
儒藏

精華編一八一册
子部儒學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八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11899-3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60287 號

書　　名:儒藏(精華編一八一)
著作責任者: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魏奕元　吴遠琴　童　祁
標準書號:ISBN 978-7-301-11899-3/B·0585
出版發行: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526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一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朱友華　楊軍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一册

子部　儒學類

經濟之屬

孔叢子

〔秦〕孔鮒 撰
〔北宋〕宋咸 注
楊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孔叢子》七卷，舊題秦漢時期孔鮒等孔子後裔相繼纂輯而成，是一部記録孔氏家族嘉言懿行的書，《隋書·經籍志》歸於論語類。孔鮒（約前二六四——前二〇八）又名甲，字子魚，孔子八世孫，魏相子順之子，博通經史。秦始皇併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遷少傅。李斯始議焚書，鮒懼遺典之滅亡，方來之無徵，冒險歸家，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舊宅壁中，成爲後來古文經學的重要典籍。後隱居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傳播儒學。陳勝起義，鮒從軍反秦，聘爲太傅，不久卒於陳。著書二十篇。（參閲《史記·孔子世家》、《漢書·孔光傳》）

《孔叢子》七卷共二十三篇，以時代先後爲序，《嘉言》以下五篇記録孔子言行，《雜訓》以下五篇記録子思言行，《公孫龍》以下三篇記録子高言行，《陳士義》以下三篇記録子順言行，《詰墨》以下四篇記録子鮒言行。殿後二篇爲《連叢子》，蒐輯兩漢時期材料，包括武帝朝太常孔臧文章，紀敘孔臧事迹之《敘書》及後世家族史之《敘世》，再下則爲家族中傑出人物子豐、子和、季彦諸人言行。時間下限爲季彦辭世之安帝延光三年（一二四）。是書作爲研究儒學不可或缺的典籍，歷來受到重視。

《孔叢子》作者，舊傳前六卷出自孔鮒之手，第七卷《連叢子》上下篇爲孔臧附焉。對此，前人多所置疑。主要理由是：《漢書·藝文志》不載《孔叢子》，而「儒家」類著録《孔臧》十篇，「雜家」類著録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顔師古注《漢書》，兩次稱孔甲爲黄帝史，或曰夏帝史。朱熹則指出：《孔叢子》文風軟弱，不類西漢，更像東漢人語。晁公武推斷《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盂》者也。黄帝史或夏帝史孔甲，即使實有其人，也不可能有著述傳世，那個時代文字未必已發展成熟，恐難著書立説。就書名言，「盤盂」作爲器物，古人多於其

上刻文紀功或自勵。司空圖《解縣新城碑》云：「竊惟自古恢揚盛業，激贊宏圖，朝則帶礪傳盟，家則盤盂著誓，必資麟筆，共振鯨鐘。」《盤盂》之作意，正是恢揚家族盛業。《孔叢子》當非成于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成書過程。孔鮒始作《盤盂》二十六篇，它構成本書的主體部分。漢武帝時代，孔臧四篇賦等材料附入，始有《孔叢子》之名。直到東漢中葉，陸續有新材料加入，並有人對全書文字加以修潤，因而文風類似東漢人語。

宋仁宗嘉祐三年（一〇五九），尚書度支郎中宋咸有感於「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删定」，並爲作注。其所校定之本遂成爲後來諸種版本之祖。五年後，門人吕逢以此本付梓。上海圖書館存宋刻本一種，《續修四庫全書》即據以影印。宋孝宗淳熙八年（一一七八），樞密使王藺再次對《孔叢子》加以整理，勘誤近六百字並删去宋咸絶大部分注文，刊行之。此本宋以後續有翻刻，《四部叢刊初編》所據明翻宋本即是。其卷端爲宋咸《進孔叢子表》及《注孔叢子序》（正文中其實無注），卷末爲王藺跋。上海圖書館存一種明刊本，附潘承弼跋。以上皆爲七卷本，卷末有《孔叢子釋文》一卷，疑爲宋咸所爲。《孔叢子》另一系統爲三卷本，今存《漢魏叢書》影明萬曆本，不録《連叢》上下篇。《四庫全書》以孔鮒所撰爲卷上、卷中，以《連叢》爲卷下。又有《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明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孔胤植刻本，皆不録《釋文》。此外，《百子全書》本分爲二卷，明人歸有光輯評本不分卷。

此次整理《孔叢子》，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宋刻本爲底本，以《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本（簡稱翻宋本）、孔胤植刻本（簡稱明刻本）、《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所據之明萬曆本（簡稱萬曆本）爲校本，並用《漢魏叢書》本等參校，由翻宋本補入宋咸《進孔叢子表》及《注孔叢子序》。此外，《宛委別藏》景鈔宋巾箱本（簡稱宛委別藏本）保留注文較多，亦有

所參考。關於該書作者及内容的真僞，校點者撰有專文辨析（載《蘇州科技學院學報》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可以參考。

校點者　楊　軍

進孔叢子表

臣咸言：准中書札子，以臣注《孔叢子》奉聖旨附遞投進者。集孔氏之遺書，方成傳釋。辱漢家之大詔，廣示甄收。退省安庸，實深震悸。臣咸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仲尼以還，子思而後，聖嗣不絶，賢才挺生。皆道被於門人，悉教施於侯氏。古今制度，曲盡於討論。禮樂綱衡，並歸於矩矱。成書雖在，歷年滋深。蓋著非一時，故語類三家。臣咸伏念上卷蓋闕里之事業，中篇乃聖人之子孫。儻絶筆而未明，則後代而何覩。因以吏隙輙然管窺，取諸史以究尋，用群經而參驗。既指歸而斯得，復删定以無繁。爲注之文，廣析其理。然小臣之學古，當真主之好儒。有所述傳，豈宜隱去。遂剡其奏，用文于天。豈謂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惟極宜慈，未嘗自聖，雖微言而必采，在介善以無遺，遽降玉音，下從人欲，臣是敢虔効編摩之制，仰塵黈纊之明。雖姓異卯金，素非於廣學。儻恩垂乙夜，特賜於詳觀，詔近侍以刊修，許善工而摹鏤。參汲冢之蠹簡，大行於時；庶郰人之緒言，不墜于地。則非獨孤生之有遇，抑亦素教之增輝。永期大忠，仰酧鴻造。臣無任干天冒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注《孔叢子》七卷，謹寫成五册，附遞投進以聞，伏候勑旨。嘉祐三年十二月十日廣南西路諸軍州水陸計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散大夫尚書度支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宋咸上表。

注孔叢子序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爲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爲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爲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爲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猥，隨亦删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説，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書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❶

臣咸注

嘉言第一

是書之第，❷乃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襧子孫之言爲之先後。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答之善言云爾。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劉文公，王卿士劉摯之子文公卷也。劉，畿内之國。「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河目言深且廣。隆，高也。顙，額也。黄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言肱長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時當敬王。而諸侯力争，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亦可正統紀而已，祖述憲章然。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惠公，陳悼太子師之子吴也，蓋楚平王立之。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監吏即監起臺之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

❶「第一」，明刻本、萬曆本作「上」，並下含第二、第三兩卷。又，此行前有頂格書「戌歲二月日臣咸謹序」九字，當爲《注孔叢子序》之殘句，今删。

❷「是書之第」至「善言云爾」，明刻本、萬曆本作「以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爲之先後」。翻宋本無此註文。

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言九州之有六州。即文王所感雍、梁、荆、豫、徐、楊之六州，餘一分冀、青、兖三州屬紂。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及靈臺，所以觀祲象。民樂其有靈德，故庶民子來，經始而不日成之。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❶「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蓋三十之男，陽之數。二十之女，陰之義。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紃織紝者，組，綬也。紃，條也。紝亦織也，又作絍。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❷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戾。赤與青謂之文，白與赤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皆九文之數。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梁丘據，齊大夫子猶也。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説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諸

❶ 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❷ 「義」，翻宋本作「美」。

有與之同疾者，❶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已，上也。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讐物而遂曰售。此欲售猶欲驗之云。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❷私謂竊訪齊之所以危亡。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爲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常殺簡公，田和遷康公于海濱，吕氏絶祀，❸卒有齊國焉。

齊東郭亥亥，齊大夫東郭賈之族。賈亦曰子方，闞止之黨也。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也。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三十斤曰鈞。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填猶墜也。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❶「諸」，明刻本、萬曆本作「猶」。

❷「其」，翻宋本作「而」。

❸「絶祀」，原作「祀」，據宛委別藏本改。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説，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謂倫類。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❶切事則足以懼之。」喻謂若比興之言。❷懼謂若強直之諫。

論書第二

論《書》者，蓋仲尼與諸侯、弟子析白《尚書》之義。然自「子張問聖人受命」洎「有鰥在下」、「子夏問《書》大義」，凡三事，舊在《嘉言》篇，臣咸今易之於此首，庶一貫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受命於天者，順天以誅惡，非湯、武而何？受命於人者，順人以歸義也，非舜、禹而何？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故《詩》、《書》、《易》、《春秋》之爲教本於是。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者。昔舜三十徵庸，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❹『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❺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己之娶

---

❶「喻」，翻宋本作「諭」。

❷「比」，原作「此」，據宛委別藏本改。

❸「者昔」，翻宋本無「者」字，宛委別藏本作「昔者」。

❹「曩」下，翻宋本有「者」字。

❺「能」，明刻本、萬曆本作「克」。

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故舜不告而娶，父頑母嚚然。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雖堯元聖，亦無如之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賢，稱讓禮樂之美。❶《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位賢運德、宅土貢賦之事。❷《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泰誓》可以觀議，謂天命之義。五《誥》可以觀仁，謂弔民之人。《甫刑》可以觀誡。謂欽慎之戒。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德脩則異變，況於人乎。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心悅於德而錫之福，以至乎大中，非發中見外而何？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❸龍子，趙岐謂古之賢者，蓋嘗有此語。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以龍子失《書》之義。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

❶「讓」，原殘泐不清，據宛委別藏本補。
❷「位」，宛委別藏本作「世」。
❸「一夫」，翻宋本作「教一」。

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❶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壤室猶穴土而居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平之狀。「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裏者，天命之極。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録也，言大録萬幾之事。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❷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宗，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也，潔也，精也。煙者，言燔柴升煙于天也。潔者，言其潔清也。精者，言其精肅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太昭，以祭四時。太，大也。昭，明也。言四時之功大而明著。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祖，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以送寒。祭暑於壇，以象陽。祭寒於坎，以象陰。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王宮主日，郊宮猶王宮，祭日壇也。言壝土爲塋域，若宮室然。夜明，所以祭月也。月主於夜，故其壇曰夜明。幽禜，所以祭星

❶「道」，翻宋本作「德」。

❷「來備」，萬曆本作「不備」，明刻本作「不悖」。

也。祭星壇曰幽禜，言星則昧於月故也幽也。❶祭者亦塋域之象。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祭水旱壇曰雩禜者，蓋雩者吁吁之辭，言祈之則爲吁差之聲。『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❷《商書·盤庚》篇之文。季桓子問曰：桓子，魯正卿季平子之子，名斯。「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❸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❹契後八世，湯之先也。於高宗時已爲毀廟。報謂祭也，以報其德。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禮，毀廟之主，藏於始祖廟中，斂以古室，祫禘大祭則出之。此制蓋當時然歟？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以此道而示於民。孔子對曰：

❶「故也」，宛委别藏本作「故曰」。
❷「之享」，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並《尚書》作「享之」。
❸「朝」，原作「廟」，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❹「上甲」至「其德」，翻宋本無此段註文，明刻本、萬曆本俱僅有「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十一字。

「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夏書・禹貢》之文。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岳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❶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❷胥附猶相附。奔輳猶賓集，亦作「湊」。以免乎牖里之害。」文王得四臣以免牖里之害，即散宜生、閎夭、南宫括、太顛也。❸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❹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非是胥附乎？❺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

❶「小」，翻宋本作「而」。

❷「胥」，原誤作「昇」，據註文及翻宋本改，下同。按，《尚書大傳》卷二述此事亦作「胥附」。

❸「太顛」，原作「大顛」，據宛委別藏本改。

❹「矣」，翻宋本作「乎」。

❺「非是」，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是非」，與下文同，是。

由也，❶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陳氏，齊大夫之家。臣有辭焉，❷爲閱實辭也。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成王既滅三監，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爲五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周書·無逸》篇之文。言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宮。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蓋赤也嘗聞晏子有是言。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哀公，魯定公之子，名將。「《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舜典》之文。言夔之作樂，感百獸相率而舞，則人神和可知焉。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

❶「由」上，明刻本、萬曆本有「仲」字。

❷「爲」，翻宋本作「焉」。

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❶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言功成則樂作,非所以爲政本。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❷知樂之本,❸以通八風。夔能若此,❹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張華《博物志》稱:「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知禮。」豈非世傳之譌,好事者之爲耶?願以孔子是言□。❺

記義第三❻

記義者,言記夫子答弟子、諸侯所問之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餼,遺也。《家語》稱:「孔子曰:『季孫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魯大夫。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

❶「且猶」,明刻本、萬曆本作「猶且」。
❷「聲」,明刻本、萬曆本作「音」。
❸「知」,翻宋本作「和」。
❹「能若」,明刻本作「若能」。
❺「□」,原字殘泐不清,疑爲「銷」字。
❻「三」,原作「二」,今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賤殊等，不爲同宮。❶ 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四人爲服，史不載其事。老聃有齡，疑熟其説，故曰「聞之」云。

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孫，公父穆伯之子，名歜。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其母敬姜也。相室諫之，相室，蓋其家老也。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❷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家語》《國語》亦載其事。母曰：「吾聞好外士死之，好內女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欲供先者祀，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撫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静，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知無若婦，男和莫若夫。❸ 公父氏之婦知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爲令德也。」其辭與此文異，未知孰是焉。《史記》所載與此義同。

衛出公出公名輒，靈公孫，太子蒯聵之子。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❹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❺ 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言舜臣事堯之

❶「宮」，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官」。
❷「夫」，原作「天」，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❸「和」，疑當作「知」。
❹「自言觀察」，翻宋本作「自言問觀」，明刻本作「自覩」。
❺「即」，翻宋本作「乃」。

時。官才任士，❶堯一從之。言一從舜所選任。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❷言舜之舉人，吾又親耳目之，則是己之用耳目無已時矣。君苟付可付，付可付，亦如堯之付舜。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孫文子，衛卿林父也。得罪於衛殤公，以戚叛而奔晉。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戚乃其所居之邑。戚，一作宿。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知也，人未知其爲知也。」❸善晉大夫二十人，謂能結其歡心。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尸，主也。攜貳，猶違忒也，言心主利而違忒。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史記》稱孫文子攻出衛獻公，獻公奔齊，遂與甯惠子共立殤公，後甯喜與文子爭寵，殤公使甯喜攻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與此文異，未知孰是。

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昭王，楚平王之子，名熊珍。以安車象飾以象牙飾其車。因宰予以遺孔子焉。遺，貺也。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而有禄，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

❶「才」，明刻本作「不」。

❷「已已也」，明刻本、萬曆本作「已時」。

❸「吾知其爲知也，人未知其爲知也」，翻宋本作「吾知其爲罪人，未知其爲知也」。明刻本、萬曆本作「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

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❶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重貺謂象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❷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❸「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天海之言，非人所能際極，故不若以行事之實。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讓登其階，故降之一等。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顔讎讎，魯人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❹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二三子，夫子弟子，皆出金與仲由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私，親也。昵，近也。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

❶「行則」，原作「則行」，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❷「予」，原作「子」，今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下「予」字同。

❸「子」上，明刻本、萬曆本有「夫」字。

❹「死」，明刻本、萬曆本作「厄」。

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辟，法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秦風》哀三良之詩。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❶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喟然，大息貌。「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浸被大王、王季、文王之化，故王迹所起焉。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雖不見用，而不忍去之心踰石焉。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卿、師長、士，以懿戒自儆。及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詩》稱切磋琢磨，猶學而成然。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忘君之惡，然終自槃樂。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投人之好，始於此焉。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大德之盛，而使人樂愛也如是。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以蠅聲爲鷄，月光爲旦，亦敬之甚。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稼則取禾，狩乃有貆，是知禄非無功而受焉。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以晉爲唐，訓亦至焉。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闇主庸相，誦此宜戒。❷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❸后稷、大王之勤，於是見焉。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非此無以見周公之聖。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躐跆之難，而終不失其正，非周公則孰能與於是。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君既將意之厚，而臣之忠也亦至。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臣非桓、文，所宜愧焉。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遂皆正直。於

❶「子」下，翻宋本有「行」字。

❷「宜」，原作「宣」，據宛委别藏本改。下「宜」字同。

❸「所」下，翻宋本有「以」字。

《節》見忠臣之憂世也。大臣誦此，安得不戒。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役若養闕，乃君爲之。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小雅·四月》章刺幽王，以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乃見孝子思祭之稟詳。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昏主則不能致是。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仲尼居常言《詩》，固多矣。子思不能盡録，但舉其略。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❶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❷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一作貍，非也。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問汝二人孰能識此。曾子對曰：「是閔子。」曾子對以爲是閔子知此。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❶「之感」，翻宋本作「感之」。

❷「孔子」，明刻本、萬曆本作「夫子」。下「孔子」同。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注

刑論第四

夫禮以先民，遂至於道，雖刑爲輔，亦自情設，故夫子之論，獨名于篇。此有論《書》者四，然皆主於刑義，故不附於前。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書・呂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禮典以教民，而斷折以法。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文子，衛卿，名彌牟。「吾聞魯公父氏公父氏，魯大夫季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轡而用策，則馬失道。去禮而任刑，則民忘生。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❶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

❶「左手執轡右手運策」，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右手執轡左手運策」。

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鄭風・太叔于田》篇，言驂服和諧中節。如組者，如織組之爲。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❶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❷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爲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❸知審此二者，則上盜先息。」❹上盜，猶大盜。

《書》曰：❺「茲殷罰有倫。」《周書・康誥》之文。言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亦當兼用之。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❻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❼遠謂能止其源，以禮教先之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❽既不先禮，復不以情，惟法爲得。能遠，則於

❶「川」，明刻本、萬曆本作「厠」。
❷「食」，明刻本、萬曆本作「服」。
❸「况」下，翻宋本有「乎」字。
❹「先」，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❺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❻「每」，明刻本、萬曆本作「國」。
❼「遠」下，翻宋本有「獄」字。
❽「怨」，原作「怨」，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矣。」《周書・呂刑》之文。言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

《書》曰：「非從維從。」《周書・呂刑》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囚辭，當差錯不可從，其僞辭必審，從所本之意。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有不語則已，語則無不聽，在審其真僞焉。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❶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周書・康誥》之文。眚，過也。災，害也。典，常也。式，用也。適，從也。既，盡也。言人有小罪過誤，乃惟終，自作不常，用犯汝，厥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過誤，雖有其害，從汝盡聽訟之道，以極其罪，是亦不可殺，必以罰宥論焉。

曾子問聽獄之術，❷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❸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夫寬則民慢，慢則姦僞生焉，故明之以察。察之之術歸於義。夫察甚則或過乎暴，故以義爲質。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夫聽大函則失於詳，故事之是否亂焉。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謂刑失其正，若私曲然。私則民怨。故善聽者，聽不越辭，❹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夫善聽者，得辭則審之以情，得情則斷之以義。《書》曰：『上下比罰，❺無僭亂辭。』」《周書・呂刑》之文。言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辭之亂以自疑。

❶「惟」，明刻本、萬曆本作「爲」。
❷此章翻宋本合上章爲一章。
❸「有」，翻宋本作「也」。
❹「聽」，原作「雖」，據翻宋本改。
❺「罰」，明刻本作「罪」。

《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當哀人之所犯而敬斷其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❶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屬，續也。若先而刑之謂之悖，❷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皐陶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是則過雖大可宥焉。此云不赦過爲逆，是逆於道矣。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一作疻，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爲小罪，亦傷乎義焉，況爲之大罪耶。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周書·呂刑》之文。言大辟死刑，疑則亦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之文。言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人。《書》曰「若保赤子」。❸《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安嬰孩赤子然，不使失其欲。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喜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險害。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❹是所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蓋以喜怒愛惡而爲之刑，非反古而何？

孟氏之臣叛，武伯之家臣。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❺子姑待之。」姑，且也。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夫禮不交則意不通，意不通則疑所以生，疑生則

❶「窮」，翻宋本作「賤」。
❷「先」，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老」，是。
❸「書曰」以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另作一章。
❹「愛民而重棄之也」，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七字。
❺「狀」，翻宋本作「將」。

去矣。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❶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李廣殺降兵，世稱其非也。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爲之復，故目而記之。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喟然，大息之聲。子思再拜請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鯉之子，年六十二。「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忝，辱也。羡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❷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以子思知大恐析薪之憂，故所以無憂。

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❸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譽己者賞之，毀己者罰之，則賢人去而佞人至矣。夫人主不可不察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❹「亟聞夫子之詔，詔，告也。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言儉法則已，何必但須禮樂。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

❶「報」，翻宋本作「執」。
❷「瞻」，翻宋本作「膳」。
❸「失」，明刻本、萬曆本作「任」。
❹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是以定法。❶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亦猶孟軻所謂「非伊尹之心則篡」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❷推數究理，不以疑，❸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雖聖人猶難，矧其下者，可不慎乎！

趙簡子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孫，景叔之子，趙鞅也。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❹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或作鳴鐸、竇犨，又作竇鳴犢、舜華，皆晉國之賢大夫也。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政。及已得志，殺之。夫鳴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陬，亦作鄹也。「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❺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言不識鳳鳥，而以梟鴟爲珍。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晉乃唐堯所都之域。黄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既傷己之道窮，復哀彼二人無辜見殺。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❻魯哀公雖迎之而終不能用。故夫子作《丘陵之歌》，《詩》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明王之道砥平矢直，故昏主之道艱且險，若丘陵然，故作是歌以託意焉。

---

❶「是」，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足」。
❷「謂」，翻宋本作「乎」。
❸「以」下，翻宋本有「物」字，且無「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之註文。
❹「鳴犢與竇犨」，翻宋本作「竇鳴犢與舜華」。
❺「師」，明刻本、萬曆本作「歸」。
❻「賞」，翻宋本作「當」，明刻本、萬曆本作「用之」。

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峛崺，猶崎嶇相屬也。丘陵既高且險，其阪又崎嶇而相屬。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❶仁道在邇，求之若遠。仁道本近，人自以爲遠而不能求之。太平可致，而昏主自以爲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時王諸侯既迷塗不反，故我所以嬰此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猶顧也。泰山，謂魯也。❷言歷諸國既無所用，乃喟然而歎，復顧魯而還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言顧魯而還，公室既鬱確而險，大夫亦亂，如枳棘之滿路，吾欲伐去之，乃無斧柯。梁甫，泰山下之小山。指三桓也。❸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❹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爲令尹子西諫而止。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❺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❻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堯欲以天下禪許由，而許由遁去。太公八十乃事文王。問二人孰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言今天下無文王，楚安能用我。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❼是時諸侯皆亂，吾將何適。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❽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經》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與此云「樵於野」小殊。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衢名也。

❶「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翻宋本無。
❷「題猶顧也泰山謂魯也」，翻宋本無。
❸「梁甫泰山下之小山指三桓也」，翻宋本無。
❹「帛」，明刻本、萬曆本作「幣」。
❺「於」，明刻本、萬曆本作「至」。
❻「志」，原作「至」，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❼「欲何之」，翻宋本有校「一作待時清」。
❽「車子曰」，翻宋本作「車卒曰子」。

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❶豈天之妭乎？」❷《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黄色，圓蹄，角端有肉。」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❸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諸侯、弟子有所請而子思訓之。非一理，故曰雜焉。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❹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年四十七。雜，謂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説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性雖誠，不加學無以極其道。目雖明，不登高無以窮其遠。

懸子問子思曰：懸子，名瑣，魯之賢人。「吾聞同聲者相好。❺子之先君見子産時則兄

❶「麕身」，翻宋本作「有麕」。
❷「妭」，翻宋本作「妖」。
❸「來」，明刻本、萬曆本作「吾」。
❹「雜所習請」，翻宋本作「請所習」。
❺「吾聞同聲者相好」，翻宋本作「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

事之，❶子產，國僑，鄭成公少子也。相鄭，爲人仁愛，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❷世稱子產乃仁愛之人，夫子乃聖人，然夫子以兄事子產，是謂以聖道事仁愛也。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言我不審其聖道仁愛之先後，故質正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季孫，季康子，魯正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名肥。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仁愛之惠，猶浸水及物，白而易知。聖道之教，猶膏雨濟時，普而難曉。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言丈夫無暇佩其玦，婦人無暇飾其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夫物得浸水則生，不得則死，故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孟子車，一作子居，即孟軻也。蓋軻常師子思焉。言孟軻嘗居貧坎軻，故名曰軻，字子居。先儒亦稱軻字子輿，乃子車之云耶。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不願，言子上不樂子思禮子車之大優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七介，大夫五擯五介，士三擯三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郯國，少昊之後。仲尼稱程子爲天下之賢士。傾蓋而語，終

❶「時」，翻宋本無此字。
❷「乎」，翻宋本作「也」。

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時子上在衛。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❶賓也。」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爲免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季康子肥。『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❷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❸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穆公，魯元公之子，名顯。「寡人不得，❹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❺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

❶「使」下，翻宋本有「人」字。
❷「子」，翻宋本作「君」。
❸「列」下，翻宋本有「之」字。
❹「得」，翻宋本作「德」。二字通。
❺「生」，原作「王」，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之大，故弗敢私之爲耳。❶言叟、鮌無善，難以私情虚揚之。責以虚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魯自悼公之時已卑於三桓之家，故無善名可述矣。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復問亦有可以利民之事乎。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毁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禄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❷縣子瑣言，夏以建寅爲正，夫子是，則商以子丑爲正，乃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爲正，得天數之全，故堯、舜亦然。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湯、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其正朔，蓋言若受天命然。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禪，故亦因其朔不改。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典有之。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❸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用權而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權者，見機而作，非可爲常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

❶「爲」，翻宋本作「焉」，明刻本、萬曆本作「云」。
❷「正」，翻宋本作「政」。
❸「嫡」，原作「婿」，據宛委別藏本改。

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脱不能順其法，違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舍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賢者而立之，亦無殊於立嫡矣。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脱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之義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弟子也。「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❶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❷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

子思久去於魯，以居于衛，中有在齊適宋之言，蓋本自衛而往，故主衛名篇。

子思居衛，言苟變一作「苟變名也」，衛人。於衛君曰：蓋衛昭公也。「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

❶「仁義」至「子思曰」，翻宋本作「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下接「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云云。

❷「則」下，翻宋本有「下」字。

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❶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傅說胥靡，高宗得之而中興。管仲射鈎帶，齊桓納之而霸諸侯。陳平盜嫂，漢高用之而有天下。是皆不以細行棄大材。嗚呼！世主有以傍缺而棄非常之士者，豈非此之謂乎？

子思適齊，❷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蓋齊平公也。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言假使人貌可以相改易，則吾不惜此嬖臣之貌而易與先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帑，乃其所資也。從縕負之列，其庸多矣。❸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奇，餘也。言八尺有餘。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望羊視。或禿骭背僂，亦聖。骭，脛骨也。不以鬚眉美鬣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❹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❺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惟志之正，則可以踰公侯之尊。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志無所累，則可驕王公，故顏子

❶「焉」，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❷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❸「庸」，明刻本作「榮」。
❹「性」，翻宋本作「先居生」。
❺「美也」，翻宋本無此二字。

之所以樂内也。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❶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❷當吾先君，周制雖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言夫子時周室雖陵遲，然諸侯尚有欲以名尊周者。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争，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周自敬王時，與子朝争立屢出。自敬王崩，當元、定主時，周已大亂，諸侯争雄。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機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其此之謂乎。

子思在齊，❸齊尹文子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三卷行於世，皆言治道。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❹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言賢父之有賢子，乃道之常。儻賢父而有愚子，蓋由乎天道，堯、舜是也。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

❶「巡守」，翻宋本作「遊」。
❷「人」，翻宋本作「各」。
❸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❹「道」上，翻宋本有「人」字。

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❶惡有不至者乎？」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焉。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❷遠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仲尼之所以不自仁聖。《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喻」，豈非此之謂乎？

申祥問曰：申祥，顓孫師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❸帝嚳次妃簡狄生契，舜命作司徒，爲商之祖。帝嚳元妃姜嫄生棄，舜命作后稷，爲周之祖。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大王，古公亶父也。王季，古公之子季歷，文王之父也。而殷人獨否。何也？」言殷獨不追封其先。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文王斷虞、芮之訟，以爲受命之年。伐崇邦，退犬夷，崇侯虎，商時諸侯，作亂，文王伐之。犬夷、玁狁猾夏，文王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❹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❺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

❶「利」，翻宋本作「相」。
❷「階」，翻宋本作「偕」。
❸「同」，原作「周」，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❹「而」，翻宋本無此字。
❺「爲民」，翻宋本作「爲」。

過梁山，止乎岐下，梁山，在扶風西北，其南有周原。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豳，在新平、漆縣之東。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羊客，未詳何許人。「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帝乙，紂之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官，七命受國，八命受牧，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❶《禮》：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納陛，五曰虎賁，六曰朱户，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圭瓚。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周、召之地，在雍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避狄，自豳始遷於此，脩德以建王業，故商王帝乙命其子季歷以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爲西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爲伯而在西也。故文王行化，而雍、梁、荆、豫、徐、楊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故《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服事殷」，惟冀、青、兖一分屬紂矣。文王受命作邑于豐，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爲采邑，施大王、王季之化於己所職之國。傳記言分陝而治者，蓋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數四篇，猶言四五篇，宋語然。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言《秦誓》《費誓》但効《堯典》《舜典》之言，而殊不如。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❷其書周矣。」❸言借使堯、舜當周公時，其二《典》亦如周書也。樂朔曰：「凡書之作，

❶「鬯」上，翻宋本有「秬」字。
❷「更」上，明刻本有「不」字。
❸「周」，翻宋本作「同」。

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奥，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國委巷閭閻中人亦有如君之言。伋答之曰：❶『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悦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其徒，樂朔之徒御者。「此雖以宋爲舊，❷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❸子思既免，曰：「文王死於牖里，❹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作《中庸》凡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禮記·中庸》篇乃其略也。

孔叢子卷第二

❶「伋」，原訛作「仍」，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❷「此」，明刻本作「魯」。
❸「駕」上，明刻本有「不待」二字。
❹「死」，翻宋本作「厄」，明刻本、萬曆本作「困」。「牖」，明刻本作「羑」。

孔叢子卷第三

臣咸注

巡守第八 莊伯之問不及他義，獨明巡守，故專其目。

子思遊齊，陳莊伯莊伯，齊大夫。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謂巡行之。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封泰山之高以報天，壇禪梁甫之厚以報地，皆刻石紀號，著己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爲壇曰墠，以其祭神，故從示。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❶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❷言以義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圻內，境內也。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親告用牲，亦作幣。史告惟用幣而已。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齋車，每舍奠焉。舍，讀爲釋。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以告至。望秩于山川。

❶「衆」，翻宋本作「義」。

❷「義」，翻宋本作「率」，明刻本作「連」。

凡岱嶽境内山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境。所過之國，其國君皆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❶問老人以求民所疾苦。然後覲方岳之諸侯。❷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賞以春夏，故爲賜之義。刑之秋冬，故爲陰之義。命史採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賈，讀爲價。言以物貴賤之直，察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蓋儉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之長短，量之等平，衡之輕重，衣服之奇衺，皆命典禮以均正協同之。入其疆，❸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掊克，猶苛克。山川社稷有不親舉，❹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岳。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其宮。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❺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問諸侯朝天子，洎與伯主盟會，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❻

❶「見」，明刻本作「問」。
❷「覲」，原作「勤」，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❸「疆」下，翻宋本有「土地荒穢」四字。
❹「舉」下，翻宋本有「者則貶秩削土」六字。
❺「乎」，明刻本、萬曆本作「于」。
❻「伯」，原作「百」，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言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與巡守禮同，故曰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❶不越封，則如在國儀。陳子曰：「古之義也。❷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言不學則爲淺鄙之人，無所知曉。

公儀第九

魯穆，國君。公儀，高人。方論於是，而以僭專其篇，❸乃知千乘之貴常詘於道矣。

魯人有公儀僭者，數本皆作「潛」。詳其行己，疑爲公儀休之昆弟。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魯穆公欲假子思召僭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禄釣餌君子，❹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❺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言君徒以高官厚禄魚待公儀子，臣不任爲君執釣以傷公儀子。

閭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温，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國惠子，而殺孺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欲割邑如温之邑以償子思。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

❶「如」下，翻宋本有「在」字。
❷「古」上，翻宋本有「旨哉」二字。
❸「僭」，翻宋本作「休」，明刻本、萬曆本句下註云：「數本皆作潛。」
❹「釣」，翻宋本作「鈎」。
❺「之」，原作「子」，今據翻宋本、宛委別藏本改。

「彼爲人臣，君將顛，❶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❷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温之姦，不忍行之。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欄氏子龐欄氏，魯人。不孝，❸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内孰敢不化。❹若夫過行，過行猶遺行。是細人所識，❺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❻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❼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時之正辭，然亦盡得其意。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子項也。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毁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毁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❽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

❶「顛」，明刻本、萬曆本作「敗」。
❷「衆」，明刻本、萬曆本作「身」。
❸「聞龐」，明刻本、萬曆本作「觀龍」。
❹「封」，明刻本、萬曆本作「方」。
❺「人」下，翻宋本有「之」字。
❻「也」，明刻本無此字。
❼「其正」，原作「正其」，據翻宋本乙正。
❽「滋滋」，翻宋本作「孜孜」。

也者，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儻修善而不欲人之知，則後世何述焉。故非詐則愚也。

胡毋豹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毁道以求容，容何行焉？❶大不見容，命也。毁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交遊之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❷將恐絶先人之祀。夫以受粟，❸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❹方乏於食，而乃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❺「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❻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能率於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

❶「容」，翻宋本作「道」。
❷「乃」，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於」。
❸「以」上，翻宋本有「所」字。
❹「則」，翻宋本無此字。
❺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❻「由勿」，翻宋本作「猶弗」，明刻本、萬曆本作「由不」。

抗志第十

夫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意脩則可驕於王侯。是篇皆子思抗志之言，大君子宜範焉。❶

曾申申，曾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言雖欲屈己以申其道，然當時王侯無能者，故不善，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❷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故邦無道，富且貴，仲尼之所耻也。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❸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❹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❺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祭祀，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❻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無列於魯，謂魯無著位。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爲魯君服，是有二君矣。縣

❶「大君子宜範焉」，宛委別藏本作「君子宜法」。
❷「如」，原誤作「思」，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宛委別藏本作「果」。
❸「弗」，明刻本、萬曆本作「不」。
❹「問」，翻宋本作「聞」。
❺「則」下，翻宋本有「不」字。
❻「寄公」，翻宋本無此二字。

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❶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❷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君。臣能强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臧，善也。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❸言事是而自善尚却去衆謀，况更和其非日長而無已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悦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亡，無噍類矣。子思謂衛君曰：❹「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言國之事當日日非壞。君曰：「何故？」答曰：❺「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夫愎諫之主、佞君之臣視此足以自戒而愧焉。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言君闇臣愚，如烏之雌雄相類，無以别而知之。

衛君問子思曰：蓋衛敬公也。「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無非，言臣下皆諂，❻無敢非君之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

❶「我未之思也」，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不重句。
❷「所爲」，翻宋本作「衛所謂」。
❸「長」下，翻宋本有「惡」字。
❹此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另一章。
❺「答」，明刻本、萬曆本作「對」。
❻「言」，原作「元」，據宛委别藏本改。

所以見疏乎？❶是故競求射君之心，射，度君之所爲而諛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❷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言口雖順而心不悦者，於事必有所疣病而不從。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文子，衛之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緦以改葬，葬訖而除，言不俟三月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吊而加麻。」非父母無服，則其叔父加麻矣。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而後葬，當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言父母之喪，未葬，則衰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葬訖而除。其虞祭則以吉服行之。

公叔木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或爲「朱」，《春秋》作「戍」。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人同己則愛之，不能知賢而敬之。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❸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譽我則隨而敬我，人之口毀我則必隨而慢我，非其心知我可敬而敬我也。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孟子稱龍

❶「疏」下，明刻本、萬曆本有「者」字。
❷「謂」，翻宋本作「以」。
❸「以人口而親敬吾」，翻宋本無。

子曰：「不知足而爲屨，❶我知其不爲蕢也。」趙岐曰：「龍子，古之賢人。」臣咸疑龍子即穆也。詳其「爲屨不爲蕢」之言，止一辨士而已，與子思所謂好飾辭説義頗協，故不當爲古之賢人。蓋見孟子舉之，謂爲賢人。孟軻亦舉易牙爲知味，又得爲賢人耶！所舉但取其近事爾。徒好飾弄辭説，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賢人。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當衛敬公時。「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誨之言爲賜。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❷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❸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言未審君以何爲賢。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用爲政之賢。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盧胡，笑之貌。「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

❶「屨」，原誤作「履」，今據《孟子》改。下「詳其爲屨」字同。

❷「達」，明刻本、萬曆本作「進」。

❸「則」，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世臣之子，謂卿大夫之子。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然魯、衛之君未必皆如其祖考之聖、之賢。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取士不以實也。❶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以聖人之道大而難明，欲學權詐之術。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❷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何害能怨？禁，或作懼。怨，或作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天下至大，脛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脛一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蓋齊簡公也。「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汩，亂也。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無驕之之心，則天下與名譽全。

❶「君」，翻宋本無此字。明刻本、萬曆本作「君之」。

❷「怨」，翻宋本作「懼」。

衛將軍文子之内子死，文子名彌牟，司寇惠子叔蘭之兄也。卿之妻曰内子。復者曰「皋媚女復」。招魂曰復。禮，人之死，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皋，美之稱。此其内子，故曰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婦人以夫氏，猶莊姜、穆姜、蔡姬之云。

費子陽魯大夫之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❶良知時也。微子啓，商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以紂淫亂，數諫不聽，終不可救，遂歸周武王，封于宋。魯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爲附庸之君，附屬齊國。酅，紀邑。季，紀侯之弟。初，齊侯、鄭伯詐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大懼，謀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遂逼之，遷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爲附庸，故分季以酅，使請事于齊。紀侯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夫附庸之君，雖無爵命，而分地建國，爲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出亂則非己所能支，身不治則亡可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❷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❸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内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

---

❶「入」，翻宋本作「之」。
❷「枯」，翻宋本作「朽」。
❸「斬」，翻宋本作「斫」。

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❶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欲師其所謂清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清高之節，乃匹夫之爲，非公子所行。蓋子思謙爲之語。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言己已安居於衛，無行志，故無以當乘馬之賜。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禮：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故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也。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陷禮之僭焉。❷若何？」言若重違盛意而受之，則有陷禮之過。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爲相。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❸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

❶ 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❷ 「僭」，翻宋本作「愆」。

❸ 「王」，翻宋本作「主」。

猶烏也，❶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切爲言之過也。」❷（又億度天下之君皆如己，是言之過。）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名少，言無所聞。）顧先談説之也。」❸（欲子思談説以譬之。）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❹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❺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❻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别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嘗聘之，不起。《孝子傳》稱老萊子至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著五彩斕褊衣，弄烏於親側。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聞魯穆公將以子思爲相。）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❼且又無所死亡，❽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❾（周公下白屋，仲尼進互鄉，豈傲夫不肖？蓋老萊無意生雲，惟冲默自柔，故子思矯之，有所激之而去爾。）夫事

---

❶「烏」，翻宋本作「鳳」。明刻本、萬曆本作「烏」。
❷「也」，明刻本、萬曆本作「矣」。
❸「顧」，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願」。
❹「有」，翻宋本作「之」。
❺「賢」，翻宋本作「善」。
❻「色」，明刻本、萬曆本作「物」。
❼「性」下，翻宋本有「惟太」二字。
❽「且又」，明刻本、萬曆本作「又且」。
❾「故」下，翻宋本有「爲」字。

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使道行言聽，則世治主立，入乃無所死亡矣。否則，鴻飛冥冥，何死亡之有？　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❶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魯受齊樂，夫子遂行。蓋亦不能爲舌爾。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暢，繹而言之，於《爾雅》爲小焉。

廣詁第一❷

淵、懿、邃、賾，深也。《法言》曰：「文王淵懿。」淵，深也。懿，美也。　封、巨、莫、莽、艾、祁，大也。封豕、莫府、祈寒，皆言大也。艾亦爲久也。　頒、賦、鋪、敷，布也。　蓋、戴、燾、蒙、冒，覆也。　鐘、崇、府、最、積、灌、聚、樸，❸叢也。《詩》「集于灌木」，言叢木也。棫樸，鄭康成云白桵相樸屬而生，亦叢義也。餘皆叢皃。　閲、搜、履、庀，具也。　攻、爲、詁、相、旬、宰、營、匠，❹治也。詁、旬未詳。餘皆常意。　蠲、祓、禋、屑，潔也。吉蠲爲饎，祓其不祥，禋于六宗，皆言潔也。　勿、篾、微、曼、末、没，無也。❺　隆、巢、岸、峻，高也。巢，取其巢居之高也。　逼、尼、附、切、扃、鄰、傅、戚，❻近也。《書》謂「鄰哉，未可以戚我先王」，皆言近也。　邵、媚、旨、伐，美也。《法言》云「之才之邵」，《詩》「旨酒」，皆言美也。　賢、裒、繁、優、饒、夥，多也。　幾、蔡、模、臬，

---

❶「雖」，明刻本、萬曆本作「齒」。

❷「第」，萬曆本無此字。下「廣言第二」條同。

❸「最」，翻宋本作「衆」。

❹「詁」，明刻本、萬曆本作「話」。

❺「曼」，翻宋本無此字。

❻「尼」，翻宋本作「昵」。

法也。幾者動之微，❶亦可爲法。蔡，取著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爰亦爲於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裒、鉤、掠、採，❷略也。❸開、徹、接、通，❹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强，❺益也。赫、戮、爽、曉、昕、著、讚、曙，明也。戮、讚，未詳。皆、附、襲、就，❻因也。封、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户、悛、格、扂，止也。户取其閡礙，悛取其改，亦皆止之義。❼幽、噎、闇、昧，冥也。最、凡、目、質，❽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孑、燼，餘也。拓、斥、啓、闢，開也。杜、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獎、率、厲，❾勸也。勸、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熸、剗、没，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騂、赬、緼，赤也。淫、溢、沉、滅，❿没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筭、麗，數

❶「幾者」至「爲法」，明刻本、萬曆本無。
❷「寒」，翻宋本作「搴」。
❸「略」下，翻宋本有「取」字。
❹「開」，翻宋本作「闓」。
❺「强」上，原衍「彌」字，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删。
❻「皆」，翻宋本作「階」。
❼「亦」，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❽「目」，明刻本、萬曆本作「自」。
❾「厲」，明刻本、萬曆本作「勵」。
❿「淫」，翻宋本無此字。

也。麗，取其數各有所麗著也。叜、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犯而不校，言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獲、干，得也。❶奚、害，何也。《詩》「害澣害否」，蓋言何也。里、度，居也。周、浹，帀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厥未詳。轓、輈，輿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❷録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道也。❸脩、杍，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勑、質，正也。褭、篾，❹末也。延、衍，散也。末、没，終也。仳、辨，❺别也。菲、凉，薄也。復、旋，還也。祖、翼，❻送也。走、卬，❼我也。姓、命、孥，子也。性，《禮》所謂子姓。命未詳。諧、籲，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撊，忿也。《左氏傳》云「今執事撊然」。奸，犯也。汩、猾，亂也。縮、續，❽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禮》「燭跋」，《易》「苞桑」，皆言本也。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❾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暵，曬也，焮也。《左氏傳》曰：「司馬司寇列居于道，行火所焮。」晞、烯，❿乾也。烯，一作熮。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

❶「獲干得也」，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四字。
❷「禁」上，翻宋本有「囚」字。
❸「道」，翻宋本作「近」，明刻本、萬曆本作「通」。
❹「褭」，明刻本、萬曆本作「商」。
❺「仳辨」，翻宋本作「辨詰」。
❻「翼」，翻宋本作「巽」。
❼「走」，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❽「續」，翻宋本作「紬」。
❾「逐」，翻宋本作「遂」。
❿「烯」，翻宋本作「熮」。

從，❶長也。荷、揭，❷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慁，患也。謫，❸責也。間，非也。人無間言，蓋非之謂也。順，退也。抗，禦也。靳，取也。蚩，❹戲也。褊，狹也。惎，忌也。❺《左氏傳》曰：「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書》云「惟先蔽志」，《周禮》亦出。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一作疾。締，❻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亦作儷。驟，數也。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韙，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暨，息也。《大雅》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話，善也。❼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史稱甚都，言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惎，心教也。亦作□。憖，願也。憖，强也。《詩·小雅》云「不憖遺一老」，憖者，心不欲，自强之辭。憖，且也。❽薄，迫也。燀，炊也。《左氏傳》曰：「燀之以薪。」資，取也。質，信也。餼，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褭，外也。❾閡，限也。廬，寄也。萃，集也。簉，

❶「從」，翻宋本作「縱」。
❷「揭」，明刻本、萬曆本作「揚」。
❸「謫」，明刻本作「譴」。
❹「蚩」，翻宋本作「蚩」。
❺「忌」，翻宋本作「教」，明刻本、萬曆本作「忌教」。
❻「締」上，翻宋本有「適閑也」三字。
❼「善」，明刻本、萬曆本作「言」。
❽「憖且也」，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三字。
❾「褭外也」，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三字。

倅也。尤，怪也。瞢，慙也。素，❶空也。素，故也。視，此也。❷徨，往也。矜，惜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憤也。一作填。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❸

諸，之乎也。❹旃，之也。❺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❻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碩，大。膚，美也。不瑕，言成王不可疵瑕。鄂不韡韡，言韡韡也。鄂，言常棣之柎鄂，得華之韡韡然，盛而光明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牝鹿曰麀。麌麌，言衆多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氂，雜彩曰繪，雜言曰哤。

廣義第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❼非分而得謂之幸。詰

❶「素」，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索」。
❷「此」，翻宋本作「比」。
❸「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下「廣義第四」至「廣獸第十」各條同。
❹「諸之乎也」，原重文，據翻宋本、萬曆本刪。
❺「旃之也」，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三字。
❻「無」，翻宋本作「不」。
❼「微」，翻宋本作「徵」。

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戁，心慙曰恧，體慙曰逡。一本作埈。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❶疾甚謂之阽。阽猶言危也。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書》云「未可以戚我先王」，戚，近也。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肂。❷肂坎謂之池。壙謂之竁。下棺謂之窆。填竁謂之封。宰，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言無其祀，猶長殤、下殤之人。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麄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麄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❸冠而敝之者也。題，由也。❹題，頟也。頟，額也。由，亦云鬼頭。顛、顏、頞，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襜褕，亦云蔽膝，又曰童容。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漢、晉人呼縫衣爲紩。❺《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

❶「大」，翻宋本無此字。
❷「肂」下，明刻本、萬曆本有註「羊至切」。
❸「太」，翻宋本作「大」。
❹「由」，翻宋本作「定」，明刻本、萬曆本作「頭」。
❺「漢晉」至「藍然」，明刻本、萬曆本無。

敝爲藍縷。謂敝衣也，言其縷破藍藍然。袴謂之褰。❶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厲，大帶也。大巾謂之幂。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牀第也。❷大扇謂之翣。❸杖謂之挺。史有白挺。鍵謂之籥。❹鈐鍵乃扃籥義，亦作鑰。棊扃謂之奕。在足謂之履。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禮》「黑履青絇，赤舄黑絇」。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凡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卿大夫布侯。言布侯者，謂不采其地，直於布上正面畫虎豹頭而已。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凡畫采謂之正，棲皮謂之鵠。方制獸皮，帖於侯中，如鳥之捿木也。畫五色於侯中，爲正，内以朱方二疋。次以白、以蒼、以黃、以玄。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鏚、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句孑戟也。❺鄭康成《周禮注》稱：戈，今句孑戟。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琫，鞞之飾也。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鞛亦作琫。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艀。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轙。轅謂之輈。軫謂之枕。較謂之幹。幹，輿後橫木。較，兩輢上出式者，一作榷。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❻纍、綆，繘也。綃，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

❶「褰」，翻宋本作「裳」。
❷「簀牀第」，翻宋本作「簀第牀」。
❸「翣」，翻宋本作「篓」。
❹「籥」下，萬曆本註文僅有「亦作鑰」三字。
❺「戟也」下，明刻本、萬曆本註文作「槷倪結切瞂房越切」。
❻「烏」，四庫本作「鳥」。

爲綍，繆而紾之爲索。❶綍，一作績，縈也。繆、繆猶揉結然。墉，城地也。墉墻謂之障。《左氏傳》：「授丘登陴。」高平謂之太原。❷汪，池也。《左氏傳》：「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❸

廣物第八

稾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芻。❹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刈禾鎌曰銍。揠猶「宋人揠苗」之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稯。秉猶握也。筥、稯，乃多少之差。棘實謂之棗。❺桑之實謂之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烏第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烏，❻鳩鴈是也。❼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烏。❽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雅烏，鸒也。鸒斯也，亦曰鵯鶋。江東烏爲鴨烏。❾

---

❶「繆」，翻宋本作「繆」。「索墉城」，萬曆本無此三字。
❷「太」，翻宋本作「大」。
❸「者」，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❹「芻」，原無，據文意補。
❺「棘」下，翻宋本有「之」字。
❻「者」，翻宋本無此字。「烏」，翻宋本作「鳥」。
❼「鳩」，翻宋本作「鴻」。
❽「不」，翻宋本無此字。
❾「江東烏爲鴨烏」，明刻本、萬曆本無。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毛萇以爲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與此大小異。❶ 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塲。❷ 兔之所息謂之窟。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爲之步。《司馬法》六尺爲步，倍跬乃其大略。四尺謂之仞。包咸以爲七尺曰仞，與此殊。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五謂之束。❸《禮》「玄纁五兩」。以兩爲束，蓋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爲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溢，滿也。謂滿一手云爾。兩手謂之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昔齊國舊四量乃豆、區、釜、鍾也。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爲釜，全六斗四升也。釜十爲鍾。鍾六斛四斗也。齊陳氏以五升爲

---

❶「此」，原作「比」，據宛委別藏本改。「大」，宛委別藏本作「又」。

❷「塲兔之所息謂之窟魚之所息謂之」十四字，原無，據翻宋本補。

❸「五」，原無，據翻宋本補。

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亦釜十爲鍾。今此豆、區、釜與齊舊量同。釜二有半謂之藪。凡一斛六斗。藪，一作籔。藪二有半謂之缶。凡四斛。二缶謂之鍾。凡八斛。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馬融亦以十六斛爲秉。

衡

二十四銖曰兩。黄鍾之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故二十四銖爲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舉三兩，鋝六兩，故六兩爲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十有五斤。秤二謂之鈞。鈞，三十斤。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臣咸注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詭辨因是而破。名書于題，所以顯子高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最賢，喜賓客，相惠文王及孝成王，[1]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公孫龍喜爲堅白之辨，平原君嘗厚待之。及鄒衍過趙，[2]言至道，乃絀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龍之學但曰馬而已，何獨以白爲，故曰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年五十一。嘗著《讕言》十二篇。「此人小辨而毀大道，以白馬爲非白馬，是猶以小人爲非小人，無乃毀道之甚。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言既悖大道，則天下當同往而正之。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3]「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4]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

[1]「王」，原作「主」，據宛委別藏本改。
[2]「鄒」，原作「邵」，據宛委別藏本改。
[3]「龍」，原重，據翻宋本删。
[4]「爲」，翻宋本無此字。

失教也，❶而後師之，❷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❸似齊王之問尹文也。尹文，齊大夫。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❹是辱，❺則寡人不以爲臣矣。』❻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鄉，讀爲嚮明之嚮。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言鬬則吏當罰，而王反賞之。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鬬則法所非，而反爲主所是。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言雖以十人黃帝亦不能治。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强以仲尼去楚言人而與己學義同。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雲夢，楚澤名。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

❶「失」，明刻本、萬曆本作「先」。
❷「後」上，翻宋本有「失教」二字。
❸「生」，原作「王」，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❹「不」下，翻宋本有「敢」字。
❺「辱」下，翻宋本有「也」字。
❻「則」，翻宋本無此字。

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❶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同己異白馬於所謂馬，是小辨矣。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❷言雖一百公孫龍不能當。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敢以己意辨。《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❸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言鷁之不可去六，猶馬之不可去白也。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舉色名質，聖賢所同。白馬去白，龍非自顯。君子之謂貴當物理，❹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稱此云云，猶言者以白馬爲非白馬云云者，則於理箴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

❶「所」，原無，據翻宋本補。
❷「前」上，翻宋本有「其」字。
❸「鷁」，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均重文，當是。
❹「謂」，翻宋本作「論」。

『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云楚人得之，欲示其廣，反乃狹之，不若云人得之人。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去楚則義廣，去白則物系。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使小辨之辭則有，合大道之理則否。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❶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人爲三耳，如達四方之成四聰也。用是爲堅異之辨，猶白馬非白馬之云。當時皆善之，而不能破，故子高曰：「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臧三耳，一説作臧三牙，皆當時説辨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言近能爲臧三耳之辨，雖實難，然理甚非。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其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李寅、曹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

❶「汜」，明刻本、萬曆本作「記」。

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患，❶國用之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言曹良居家能殖貨，必能於官，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志不存，猶言不得其志云。身不脩、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不賢而富，非盜焉至。

儒服第十三

皇極之道，皆出於儒，故所以首衆説。

子高曳長裾，❷振褒袖，方屐麤篓，❸篓，扇也。見平原君。平原君曰：❹「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❺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蓋言將相亦儒者所爲。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❻仲尼云：「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高之言，豈非所謂君子儒乎？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❼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❽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

❶「由」，明刻本、萬曆本作「猶」。
❷「曳」，明刻本、萬曆本作「衣」。
❸「篓」，明刻本、萬曆本作「翣」。
❹「平原君」，原無此三字，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補。
❺「布」，原作「而」，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❻「道」下，翻宋本有「耳」字。
❼「友」，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❽「諸」，翻宋本作「詣」。

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❶必不足矣。」言於事不能以理斷。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强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觚，飲器，受三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❷「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❸以水擊絮曰漂。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❹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❺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❻攝駕而去。攝，取也。言顧其顔色，尚問之不已，遂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史稱夫人

❶「其於敢斷」，明刻本、萬曆本作「若於取斷」。
❷「問」，翻宋本作「謂」。
❸「過」，明刻本、萬曆本作「遇」。
❹「保」，明刻本作「信」。
❺「已」，翻宋本作「在」。
❻「色不已」，翻宋本作「色不在已」，明刻本作「問不已」。

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戰國用詐，聖人道塞，故有假其醜類厚誣仲尼以行其邪心人。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秦圍趙邯鄲，魏公子信陵君無忌矯晉鄙兵以救趙，遂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歸，投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秦兵不敢出。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言祈祀以求勝。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十三人。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内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❶死而守。』❷將帥稽手再拜受命。❸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❹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❺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❻人君親征，必載廟主於齊車，有功則賞于廟主之前，示不專兼親祖之義。戮罪於社，告中於

❶「同」，翻宋本作「用」。
❷「死」上，翻宋本有「各」字。
❸「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首」。
❹「此」下，翻宋本有「古」字。
❺「人」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有「之」字。下「人」字同。
❻「弗」，明刻本、萬曆本作「不」。

土，❶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又載社主而行。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蓋社主陰陽、主殺焉。土居中，故亦曰告中於土，示聽之得中而當。

陳尫陳尫，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輒先撥捐之，❷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者。言似驕而有作體態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❸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❹假令不潔，其下滋甚。言食之上下一爾，假上可穢，則下愈甚焉。陳尫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❺以隱括自直。隱括，揉木器也。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❻若縱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尫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乂爲將於齊，司馬乂，齊人。任，謂保任之。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乂，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乂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❼『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

❶「土」，翻宋本作「主」。

❷「輒」，明刻本、萬曆本作「必」。

❸「率」，翻宋本作「啐」。

❹「如」，翻宋本作「何」。

❺「曲者」，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二字。

❻「跪」，翻宋本作「跑」。

❼「尚書」，明刻本、萬曆本作「書」。

曹子，魯將曹沫也。魯莊公與齊桓公爲柯邑之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請反魯之侵地，遂與沫三敗所亡地。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乂庸可棄乎！今燕以詐破乂，是乂不能於詐也。臣之稱乂，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乂雖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❶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乂。

對魏王第十四

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居多，故曰「對魏王」焉。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魏王，合魏安釐王，乃昭王之子也。問人主之大患者。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與謀。嬖幸者言用，則知上以疎自疑。❷大臣既不與謀，復見嬖幸者言用，則自疑上之疎己矣。孽臣以遇儌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爲人主大患無出乎此也。❸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言謀智雖異，而其所謂相揉相錯同焉。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故大臣有不由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❹公正無私者。

❶「未」，明刻本、萬曆本作「不」。
❷「上」，翻宋本作「士」。
❸此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另一章。
❹「事」，明刻本、萬曆本作「争」。

許陳事成，❶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事成則歸美於君，事敗則咎于己。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總其契，❷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❸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譽而賞及之，是至公于賢也。衆毀而罰及之，是不私乎惡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當其功，罰中其罪，俗不不化，夫何訟之有？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齊王，乃齊平公之子宣公也。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過也。」❹不欲斥王，故以爲下吏之過。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❺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❻哀樂喜怒無不過其節，❼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❽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❾言今天下之士欲規圖霸王之業，與衆大國以事之爲難得也。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

❶「許」，翻宋本作「計」。
❷「契」，明刻本、萬曆本作「美」。
❸「動」，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衆」。
❹「吏」下，明刻本、萬曆本有「之」字。
❺「民」上，翻宋本有「以」字。
❻「哀樂喜怒」，明刻本、萬曆本作「喜怒哀樂」。下句同。
❼「不」，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❽「法」下，翻宋本有「之」字。
❾「衆」，翻宋本作「諸」。

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言君意忿民犯法，故實如是也。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闇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❶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管穆，齊之賢人。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❷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❸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趙文子，晉卿。文子，趙武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❹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利，死不屬其家，此其爲有德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❺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屠商，蓋言商之爲屠人者。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之姓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曰屠商。齊王孰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爲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❶「陷」，翻宋本作「諂」。

❷「敬」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有「也」字。

❸「面狀惡」，翻宋本作「面狀醜惡」，明刻本、萬曆本作「面貌惡」。

❹「如不出」，原作「始不豈」，不成文。據正文改。

❺「諸」，明刻本作「之」。

孔叢子卷第五

臣咸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賢否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黄金束帛聘子順爲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乃子高之子。嘗相魏安釐王，年五十七。一作子慎。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爲治世也，雖蔬食水飲，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禄，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一夫，猶言一夫役人爾。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道德懿邵，邵，美也。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貺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令。」❶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季文，魏大夫。「唯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言堯豈樂四凶與鯀而用之哉，盍夫人之難知然也。今文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强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説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❷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

❶ 此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另一章。
❷ 「敦」，原作「孰」，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❶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❷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❸如割木焉。❹以示東方諸國。❺秦王乃秦昭王，得西戎利刀，以示關東諸侯。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征西戎，❻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八寸曰咫。鍊鋼赤劍，❼用之切玉，如泥焉。❽是則古亦有也。」《十州記》作「西胡獻昆吾刀，切玉如切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❾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蠻夷傳》亦作火毳。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絶之也。言戎防秦之貪，故絶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❿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若聞之於傳聞者，⓫妄也。⓬若聞之於

❶「得」，萬曆本作「德」。
❷「矣」，翻宋本無此字。
❸「割」，翻宋本作「切」。
❹「木」，翻宋本作「水」。
❺「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侯」。
❻「昔」，明刻本、萬曆本不重文。
❼「劍」，翻宋本作「刃」。
❽「如」下，翻宋本有「切」字。
❾「布」下，明刻本、萬曆本有「垢」字。
❿「信之」，翻宋本作「之信」。
⓫「若」，原作「君」，據翻宋本改。
⓬「妄也」上，翻宋本有「傳者」二字。

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❶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❷ 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言今四方之遠，假有如臣者，臣又不能通於遠。欲言誰耶？故以孔子之父爲之言。 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❸ 問陬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誨之也。孔子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輓亦作曼。 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❹ 昔鬭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楚鬭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雲夢澤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説！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❺ 必亦問臣，則臣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❻ 如此群臣更知

❶「不死者」，明刻本、萬曆本不重文。
❷「豈」，明刻本、萬曆本作「亦」。
❸「葬」上，明刻本有「孤」字。
❹「疵」，原作「疪」，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❺「疑之」，明刻本、萬曆本作「無知」。
❻「臣」下，明刻本、萬曆本有「亦」字。

由惡此，❶必聚矣。❷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❸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言李由若可用則寵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尼之事折毀由者，則由之惡名愈聚，是猶求潔而益垢，抱石而救溺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❹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燕，是時乃趙孝成王也。燕，謂享燕，亦作宴。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答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强之也。可乎？」答曰：「夫欲之市者，❺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答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味之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麋於衣食矣。麋，餈類，言散潰如之。殆可舉棰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産問子順曰：枚産，魏人。「臣匱於財，❻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本南陽人，既與越王勾踐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乃治産，十九年之中，三致千

❶「如此」下，翻宋本有「則」字。
❷「必」上，翻宋本有「惡」字。
❸「自」，明刻本、萬曆本作「白」。
❹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好」下，翻宋本有「於」字。
❺「欲」，翻宋本作「欲與」，明刻本、萬曆本作「與」。
❻「然」，翻宋本無此字。

金。後年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逐至鉅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用鹽商起。❶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産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答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❷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東里閭，魏人。子順弗下顏。❸不下顏色而禮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亮直，❹大丈夫也。《易》稱：「師貞，丈人吉。」王弼以爲丈人嚴莊之稱，大丈夫亦丈人之謂。求爲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彪，彪亦魑魅之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人，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人，❻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見子順曰：宮他，魏人。「他困貧賤，

❶「商」，原作「鹽」，據宛委別藏本改。
❷「教」，原作「殺」，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❸「弗下顏」，明刻本、萬曆本作「不下」。
❹「東」上，翻宋本有「今」字。
❺「人」，翻宋本無此字，連下文「聖人」爲讀。
❻「特」，翻宋本作「恃」，明刻本、萬曆本作「持」。

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謂趙公子勝，平原君也。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昌國君樂間洎栗腹焉。宮他曰：「將適齊田氏。」盍田和之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郈昭伯之族。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❶聞甯喜作難，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齊，孫文子、甯惠子共立殤公。甯喜與孫文子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晉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反其璧與穀臣之子。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❷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若人，如此人。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

❶「背」，翻宋本作「過」。

❷「微」，原作「徵」，據翻宋本改。

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悦，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魏人。「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孰可變更而興起其謗。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子產國僑相鄭，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❶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麛，鹿子也，其皮以爲裘，加裼衣以朝，斥夫子也。芾，小貌。投，棄也。戾、郵，罪也。及三月政成，❷化既行，❸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袞衣，公侯之服。章甫，儒冠，亦指夫子也。

魏王謂子順曰：❹「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周昭王之子，名滿。祭，畿內之國。祭公爲王卿士，謀父，字也。『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

❶ 「君」，原誤作「生」，據翻宋本、萬曆本改。

❷ 「月」，明刻本、萬曆本作「年」。

❸ 「既」，翻宋本無此字。

❹ 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❶ 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伯，長。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齊，謚。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 盍論諸侯强弱之勢云。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强，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當秦昭襄王時。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無讎秦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强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秖爲名，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須，待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❷ 雖然，取不以義，❸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皇雖并天下，財五十餘年，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項羽誅之，遂滅秦。❹ 五國約而誅秦，魏公子無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衛兵攻秦，敗之河外，蒙驁走。當秦莊襄王時也。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秦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皋。成皋，故虎牢地，屬三川郡。子順謂市丘子曰：市丘子，守市丘者，不見其名氏。「此師楚爲之主，今兵

❶「少」下，翻宋本有「矣」字。
❷「焉」，翻宋本無此字。
❸「義」，明刻本、萬曆本作「道」。
❹此下翻宋本分爲另一章。

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❶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爲矣。❷王故不卜交乎？」❸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❹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比目魚以左右分目，不比不行。南越謂之板魚。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❺側息，猶少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强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强秦，天下拙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❻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韓王，謂宣惠王也，乃昭釐侯之子。韓自宣惠始稱爲王。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申不害學本黄老，主於刑名，著書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相韓，事昭釐侯，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於昭侯二十二年死。韓與魏敵侔之國，❼而釐侯執圭見梁君

❶「之」，翻宋本作「諸」。
❷「且又」，明刻本、萬曆本作「又且」。
❸「故」，翻宋本作「何」，明刻本作「可」。
❹「今」，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❺「也」，翻宋本無此字。
❻「捷」，翻宋本作「棲」。
❼「之」，翻宋本作「肩」。

者，梁君，即魏王也。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謂策其事而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言今宣惠王弱於昭釐侯之時。魏均於始之魏，均，同也。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除有隙之小忿，全執圭之大好。吴、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❶言秦勝則我因服秦，或秦敗，則承其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常屈。❷今皆良將，何弊之承？」❸時武安君、穰侯輩爲秦將，皆良。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故曰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喣喣焉，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❹棟宇將焚，燕雀顔色不變，❺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❶「承」，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乘」。
❷「常」，翻宋本作「嘗」。「常」通「嘗」。
❸「承」，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乘」。
❹「决」，明刻本、萬曆本作「炎」。
❺「不」，原脱，據翻宋本補。

齊攻趙，圍廩丘。《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也。蓋廩丘於春秋時屬齊。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❶孔青，趙將。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産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❷死一也，歸尸與不，❸悲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悲苦與不悲苦亦無異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❹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❺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尸利也。尸利素飱，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致其國事以還君。魏王遣使入其館，❻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往也。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東諸

❶ 「帥」，翻宋本作「師」。
❷ 「窮」，明刻本、萬曆本作「困」。
❸ 「不」下，翻宋本有「歸」字。
❹ 「其」，翻宋本無此字。
❺ 「博」，明刻本作「溥」。
❻ 「王」，原作「三」，據翻宋本、明刻本改。

國當謂秦所并。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于家。❶秦急攻魏，王恐。❷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景湣王也。「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還政，寢于家矣。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❸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爲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爲易。蓋當計其勢如何爾，在棄之用之得其宜。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魏自秦昭王時嘗亡大縣數十，名都數百。洎始皇立，又拔二十城以爲秦東郡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强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湣王爲太子，嘗質秦。❹此王能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❺患而怨報矣。❻今秦四境之内執政以下固曰：❼『與嫪氏乎？與吕氏乎？』秦始皇既立，文信侯吕不韋與太后私通，後恐覺禍及，私求嫪毒，詐爲腐，侍太后於雍宫，愛幸之，事皆决於毒。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非獨四境之内執政之下皆有是言，雖門閭廊廟内外亦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❽王受以國贊嫪毒也。❾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

❶ 此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另一章。
❷ 「王」上，翻宋本有「魏」字。
❸ 「此人過也」，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四字。
❹ 「景湣」句，明刻本、萬曆本作「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於秦」。
❺ 「國卑體」，翻宋本作「卑國體」。
❻ 「而」，翻宋本作「解而」，明刻本、萬曆本作「除」。
❼ 「執」，原作「報」，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❽ 「以固嫪毒」，翻宋本作「以自嫪毒始」。
❾ 「受」，翻宋本作「又」。明刻本、萬曆本作「是」。

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❶

執節第十七

夫臣節之固莫右乎伊尹，故凡論事不詘，亦所以附焉。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王之子，立二十一年卒。「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❷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王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❸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差多，疑其未刪，舊語尚存。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❹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强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❺魏安釐王乃昭王之子，立三十四年卒。「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作鯁。有大丈夫之節。❻吾欲以

❶「則王怨必報矣」下，明刻本有註：「按此策甚疏，必非子順語。」

❷「行」，翻宋本作「可」。

❸「始」，翻宋本作「姑」。

❹「得」，明刻本、萬曆本作「俾」。

❺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❻「丈夫」，原作「夫夫」，據影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爲人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卿最爲老師，三爲祭酒。齊人或讒之，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後廢，因家蘭陵。嘗疾濁世之政，推儒墨道德之事，著數萬言。漢避宣帝諱，多稱孫卿焉。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❶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言孫卿之相法，夫體雖方而心必圜，心圜則多姦。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魏安釐王嘗使新垣衍説趙帝秦，今新垣固乃衍族。「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❷何去之速也？」蓋子順相魏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遂喟然而歎，寢于家者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秦自昭、莊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國。是時秦政始立，有吞天下之心，故曰救亡不暇。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言君昏世衰，雖伊尹、太公亦不能使夏、商治之。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爲秦乎！」始皇立二十有六年，并天下，爲三十六郡。

季節見於子順，❸季節，魏人也。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

❶「員」，明刻本、萬曆本作「圓」，相通。

❷「乎」，明刻本、萬曆本作「白」。

❸此章原與上章爲一章，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分爲二章。

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粱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挫新垣衍帝秦。又爲齊田單與燕將書，遂下聊城。田單歸而言其功，齊欲爵之，魯連乃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❶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卿，游説之士，爲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之公子，爲魏相。《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説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爲名焉。❷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晏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後著書曰《晏子春秋》，見行於世。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述無懷氏以來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二君，然有名氏可稱述者不盈於十，言切名雖同而其實自殊，無足怪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❸趙王大悦。申叔以告子順。申

❶「習與體成」，翻宋本無此四字。

❷「春秋經」，翻宋本作「經」。

❸「絲」，翻宋本作「綵」。

叔，趙人也。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令，善也。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虢公林父，乃周惠王卿士。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虢地也。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吊焉，無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兵不敢出，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魏王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以毀廢，遂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歡，竟病酒而卒。是時韓、魏爲從，故將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吊，君之主。❶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

子高以爲趙平原君霸世之士，❷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以爲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父子皆賢，爲論且異，彼哲人正士□

❶「君之主」，翻宋本作「君爲之主」，明刻本、萬曆本作「君主之」。

❷「霸世之士」，翻宋本作「霸相之」，註：「一作霸世之士。」

於邪說，❶亦可惕焉。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❷言臣得稱君之非，則君有所憚而改之。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言此乃是亡父起時之言，非禮之本意當然也。起時，謂動時之權爾。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嬰遂與羊舌肸各言其國將亂之事。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君，❸其君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答以其事也。」齊景公以晏子之宅近市，欲更之，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景公素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故景公爲是省刑。故與叔向語而稱之，非特言君之非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❹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故也？」言往日中山嘗天雨其穀，何反亡其國。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❺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大雅·生民》詩云「誕降嘉穀，維秬維秠」，注以爲天應堯以顯后稷，

❶ □，底本殘泐不清。
❷ 「欲」，明刻本、萬曆本作「使」。「使」，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❸ 「於」下，明刻本、萬曆本有「其」字。
❹ 「往」下，翻宋本有「者」字。
❺ 「嘉穀」，翻宋本作「穀嘉」。

爲之下嘉穀。今詳詩人之意，殊無天下嘉穀之義。子順之言宜是。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王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❶「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公、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孔子宋人也。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野合生孔子。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❷先生承其緒，❸作二國師，二國，謂趙與魏。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❹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❺答曰：「若先祖父竝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❻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❶「謂」，翻宋本作「問」。
❷「資」，翻宋本作「賓」。
❸「其」，翻宋本無此字。
❹「之」下，翻宋本有「家者也先生之」六字。
❺「敵」，原作「敞」，據翻宋本改。
❻「之」下，翻宋本有「福」字。

孔叢子卷第六

臣咸注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其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而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人。❶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賢聖之行也。」楚昭王卒，公子閭乃與子西、子綦迎昭王妾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吴，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白，楚之邑也。白公好兵而下士，❷後晉伐鄭，鄭告急於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刼惠王，置之高府，欲殺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共殺白公，惠王乃復位。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記》云二年，此云十年，疑子順言是。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於秋始亂，是孔子卒已十旬。墨子

❶「賢聖人」，翻宋本作「賢聖也」，明刻本、萬曆本作「賢人」。

❷「好兵而下士」，原作「好丘而下土」，據宛委别藏本改。

雖欲謗毀聖人，虚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谿。史稱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齊邑也。諸本或作雞，誤也。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❶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史稱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説乞貸，不可以爲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與此文微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桓子，嬰之父。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鴟夷形若榼，以馬革爲之。吴王夫差取五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此云樹鴟夷子皮，蓋言若皮鴟夷然。范蠡去越之齊，自號鴟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殺簡公，立平公，遂專齊政。此言夫子欲田常知己欲去而用之云。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陳常，即田常。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❷

❶「法居」，翻宋本作「倨法」，明刻本、萬曆本作「浩居」。

❷「任事」，翻宋本作「往仕」。

其然矣。❶《記》又曰：『陳常殺其君，❷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田常殺齊簡公，孔子請魯伐之，而哀公不聽。是不樹子皮，可審。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時專魯政。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❸附意謂阿意附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難結纓而死，孔悝竟立蒯聵爲莊公。孔悝乃孔圉文子之子，❹蒯聵之甥。衛之亂，子貢時不與。陽虎亂魯，陽虎欲盡殺三桓，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脱，三桓共攻，陽虎奔齊。弗肸以中牟畔，漆彫開形殘。」形殘，惡疾。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孔悝與蒯聵作亂，子路聞之而後往，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彫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

❶「然」上，翻宋本有「不」字。
❷「殺」，明刻本、萬曆本作「弑」。
❸「附意季孫」下，翻宋本有「季孫既離公室則孔子合之」十一字。
❹下「子」字，原無，據文意補。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强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❶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子所爲皆非聖賢之行，此又以爲聖相，是先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❷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靈公、莊公、景公三君，皆得順，似諂而不正，若有三心然。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景。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言孔子伐樹於宋，削跡於衛。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毁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言小人則相毁如是，君子則不然。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❸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晏子隨其君所蔽而輔拂之。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名有所蔽也。嬰事君之心非三，推正而已。孔

❶「而」，翻宋本無此字，明刻本、萬曆本作「乃」。
❷「有」，翻宋本作「爲」。
❸「整」，明刻本、萬曆本作「潔」。

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❶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悌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盈成匡之父爲孔子門人，不在七十子之列。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粮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❷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哀三年，❸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于己，❹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欲不哭，於意爲安，則終自行之，何必用晏子爲引，以同於己哉？且晏子服父禮，❺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子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年五十七。「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墨子今已死，使其復起，則子敢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禮，❻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言詰之得其禮，雖百墨子吾益明。自失其正，則雖一人之少吾亦不

❶「孔子」下，翻宋本有「賢」字。
❷「祭」，翻宋本作「登」。
❸「哀」，明刻本、萬曆本作「喪」。
❹「于」，明刻本、萬曆本作「乎」。
❺「父」下，翻宋本有「以」字。
❻「禮」，明刻本、萬曆本作「理」。

能當之。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❶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❷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高柴也，字子羔。一食血氣不休，❸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以聞於時。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❹『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❺

獨治第十九

此言行己如是，則可自抗不詘，獨治於己。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魯三桓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❻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

❶「矯」下，翻宋本有「稱」字。
❷「先君」上，翻宋本有「吾」字。
❸「一食」，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二字。
❹「子」，翻宋本無此字。
❺「妄不」，翻宋本作「不妄」。
❻「生」，原作「王」，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叔孫通，魯之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漢王定天下，以爲博士。

尹曾謂子魚曰：尹曾，未詳何許人。「子之讀先王之書，❶將奚以爲？」答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陳餘，大梁人，後爲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軍，斬餘泜水上。「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❷「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魏，❸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大梁人也。陳餘年少，父事耳，爲刎頸交。漢高祖爲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陳涉起，耳、餘謁涉，後餘説武安君武臣立爲趙王，餘爲大將軍，耳爲丞相。後有隙，卒斬餘於泜水上。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其父乃子順也。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❹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

❶「讀」上，翻宋本有「誦」字。

❷「子魚曰」下，翻宋本有「吾不爲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二十一字。

❸「魏」，原作「衛」，據宛委別藏本改。

❹「名」下，翻宋本有「稱」字。

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悦，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❶「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虚意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悦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❷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❸言僅能爲丈夫爾，然禮義則塞而不通，雖開姻婭，而不能曉達，惟幸訓誨，以免愆戾。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❹對曰：「昔唐之内親九族，❺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禮稱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是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此悉

❶「耳」下，翻宋本有「餘」字。
❷「怙」，原作「估」，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❸「可」，翻宋本無此字。
❹「奉遵」，明刻本、萬曆本作「遵奉」。
❺「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堯」。

以親配，非尚於德。德年以上，❶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服不言及，言同姓而無服者。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列猶籍也。繼之以姓而無制，❷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❸爲之免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政也。❹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别姓於弗父之廟，❺别姓猶言别宗。弗父何，宋愍公之子，孔子之始祖。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❻王跪曰：「先生之言，❼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固，猶言固陋。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涉請問軍禮，子魚答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❽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❾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❶「年」下，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有「齊」字。
❷「制」，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别」。
❸「免」，翻宋本作「兑」。
❹「政」，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正」。
❺「孔」，翻宋本作「子」。
❻「君」，翻宋本作「世」。
❼「生」，原作「王」，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❽「下」，明刻本、萬曆本作「子」。
❾「傑俊」，翻宋本作「俊傑」。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撲，❶北面而誓之，以等級授其鞭撲。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❷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❸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❹柴于郊以出。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弊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則先舍奠而後就館，示有尊也。舍當作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❺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于軍門之前，❻有司讀誥誓，使周定，❼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也。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❶「搢」，明刻本、萬曆本作「執」。
❷「太史」，翻宋本作「大師」。
❸「牲特」，翻宋本作「特牲」。
❹「類」下，明刻本、萬曆本有「于」字。
❺「于」，翻宋本作「爲」。
❻「五」，翻宋本作「伍」。
❼「定」，翻宋本作「走」。

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設奠反其主於廟、於社。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玉則弊帛焚之。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其國中之事，一於命而已。即戎師陳則忘其家。忘其家之爲，一於戎而已。故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齋盛服，❶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受所命。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❷大將受。謂受所賜節鉞。天子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遂西面而揖。亦弗御也。❸謂既揖已，則不御坐。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脤」。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❹若不幸軍敗，則馹騎赴告于天子。❺載櫜韔，《大雅》曰「載櫜弓矢」。櫜，韜也。韔，弓衣。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將亡城失則七日哭。蓋輕重之差。天子使

❶「齋」，翻宋本無此字。
❷「受」，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授」。
❸「亦」，翻宋本作「示」。
❹「父」，翻宋本作「王」。
❺「天子」，原無此二字，據翻宋本補。

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❶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也。」其人蓋言由道之人。

答問第二十一

武安軍洎陳王涉有所問，子魚得詳而答之，故以名篇。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武臣，即武安君。「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❷立教而戾夫弗犯，雖狂戾之夫，亦不能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❸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爾。❹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韓非喜刑法名術之學，本於黃老，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毁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❺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

---

❶「帥」，原作「師」，據明刻本、萬曆本改。「罪」，翻宋本作「命」。

❷「身」下，翻宋本有「歿之」二字。

❸「氏」，明刻本、萬曆本作「子」。

❹「爾」，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

❺「固」，翻宋本作「故」。

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❶好事而穿鑿也，❷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❸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魏共并知氏，❹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趙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後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又請地於趙，不與。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出奔晉陽。❺三國攻晉陽，❻群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瑤與韓、趙、魏伐鄭遇陳恒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同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救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猶在，而仲尼已卒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❼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❽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謝，施施

❶「勢」，翻宋本作「世」。
❷「穿鑿也」，翻宋本作「穿鑿者」，明刻本作「未必鑿也」，萬曆本作「未鑿也」。
❸「君」，翻宋本作「吾」。
❹「魏」，原無，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補。
❺「陽」，原作「王」，據宛委別藏本改。
❻「三」，原作「王」，據宛委別藏本改。
❼「是」，翻宋本無此字。
❽「矇」，翻宋本作「豫」。

而退。施施，猶俯傴然。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❶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❷而得南面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絶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❸抑久長之本。」❹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❺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❻備爲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以建子爲正，子時爲朔。商以建丑爲正，丑時爲朔，❼夏以建寅爲正，寅時爲朔。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❽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爲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後驪姬將立奚齊，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宫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之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傅杜原款，申生縊于城。

❶「可吞」，翻宋本作「屈」。
❷「爲」下，翻宋本有「諸侯群」三字。
❸「之」，明刻本、萬曆本作「定」。
❹「長」，翻宋本無此字。
❺「又」，明刻本、萬曆本作「別」。
❻「帝」下，翻宋本有「之」字。
❼「朔」，原無，據宛委別藏本補。
❽「吾亦自舉」，翻宋本作「吾亦自有」，明刻本、萬曆本作「吾自舉」。

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吕氏春秋》云：「申生遂以劍死。」鄭康成稱雉經。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❶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而以信入其言，謂獻公以驪姬爲信而受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説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❷內朝，則有女史。擧則左史書之，擧，動也。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❸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❹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將以誅秦。❺秦使將章邯距之。陳涉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遂殺章于曹陽。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❻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❼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

❶「惑」下，翻宋本有「亂」字。
❷「則」，明刻本無此字。
❸「掩」，明刻本、萬曆本作「揜」。
❹「風」，翻宋本無此字。
❺「將以誅秦」，翻宋本作「將以入秦」，明刻本、萬曆本作「以誅秦」。
❻「使使」，翻宋本作「使」，明刻本、萬曆本作「使章」。
❼「舍」，翻宋本作「命」。

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言常爲攻我之備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❶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❷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近事爲之議。答曰：「流俗之事，❸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不敢違，故下以梁由喻之。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捷，若骨騰肉飛然。手搏⿰足毚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❹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❺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絶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凶凶，當作哅哅，宣戾之聲。窺而見之，趣而救之。妻愈黷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後乃放。人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❻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强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譬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

❶「拾」，翻宋本作「舍」，明刻本、萬曆本作「捨」。
❷「若」，翻宋本作「弱」。
❸「事」，翻宋本作「士」。
❹「左」上，翻宋本有「由乃」二字。
❺「授」，翻宋本作「受」。
❻「人」，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夫」。「何」下，明刻本、萬曆本有「也」字。

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没，戒其弟襄曰：❶襄長九尺六寸，嘗爲漢惠帝博士，遷長沙太守。年五十七。「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叔孫通，魯之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漢王入彭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後定漢儀，拜爲奉常，尋爲太子太傅，惠帝復徙通爲奉常。

孔叢子卷第六

❶「襄」，原作「子」，據註文及翻宋本改。

孔叢子卷第七❶

連叢子上

連叢子下❷

臣咸注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紇至子順凡九世。魏城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爲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爲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❸有功，封蓼侯。言事高祖爲將。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家，❹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説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國，孔忠之子，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時爲侍中。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❺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❶「第七」，明刻本、萬曆本作「下」。
❷「連叢子下」，翻宋本無此四字。
❸「事」，翻宋本作「士」。
❹「臣世以經學爲家轉相承作訓法」，翻宋本作「臣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
❺「似」，翻宋本作「以」。

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亡，無也。諸，之也。無之大夫，言本無此大夫，假有之以爲辭，猶憑虚公子、安處先生之類也。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犴，亦作獌，音岸。貙，獌貙，虎之大者爲貙獌，文如狸。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❶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闢四封以爲藪，圍境内以爲林，禽烏育之，❷驛驛淫淫。驛驛淫淫，充牣貌。晝則鳴嚾，夜則嘷吟。飛禽起而翳日，❸走獸動而雷音。❹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虞人之侯，林苑之令也。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内懷，❺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❻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言車從之徒歡抃以稱其工。亦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❼支輪登較，支或作技，與搘同。言獲獸多，可搘其軥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

❶「如」，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知」。
❷「烏」，翻宋本作「鳥」。
❸「翳日」，翻宋本作「日翳」。
❹「走」，翻宋本無此字。
❺「怖」，翻宋本作「悕」。
❻「網」，原作「綱」，據翻宋本改。
❼「爪」，原無，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補。

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❶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❷與百姓同之謂。❸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爲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爲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楊。夭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句以逮下土，❹或擢跡而接穹蒼。緑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❺北被宏陰。❻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❼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禮。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兕光，亦兕觴、

---

❶「畋」，原作「略」，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❷「然則樂之至也者」，翻宋本作「然非樂之至也樂至者」。
❸「之謂」，翻宋本作「之之謂也」。
❹「土」，原無，據翻宋本補。
❺「太」，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大」。
❻「宏」，明刻本、萬曆本作「玄」。
❼「合」，翻宋本作「各」。

角爵。一云罰爵。並揚。❶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❷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篓，淒而涼清。内蔭我宗，❸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叙厥情。

鴞　賦❹

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飛鴞，❺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祥，❻棄常爲妖。尋氣而應，天道不踰。❼昔在賈生，有識之士。❽忌兹服鳥，卒用喪已。賈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❾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栖遲養志，老氏之疇。禄爵之來，秖增我憂。時去不索，時來不逆。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❿

❶「觥」，原無，據註文及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補。
❷「常」，翻宋本作「章」。
❸「宗」，明刻本、萬曆本作「宇」。
❹「鴞」，翻宋本作「鶚」。
❺「鴞」，翻宋本作「鶚」。
❻「祥」，明刻本、萬曆本作「常」。
❼「踰」，翻宋本作「渝」。
❽「士」，明刻本、萬曆本作「志」。
❾「脩德」二句，《藝文類聚》所引無。
❿「自令勤劇」，《藝文類聚》所引作「自令勒劇」。

蓼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遥諷誦，遂歷東園。❶周旋覽觀，憩乎南藩。覩兹茂蓼，結葩吐榮。❷猗那隨風，緑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❸惟非德非義，❹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言是蟲浸辛而弗以爲辛，猶高梁之子浸驕而不以爲驕，遂至乎大殃。

與從弟書❺

臧報侍中從弟，乃安國也。相知：❻忿俗儒淫辭冒義，❼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❽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❾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安國爲傳，邪説遂寢。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

---

❶「歷」，《藝文類聚》所引作「居」。
❷「結」，《藝文類聚》所引作「紛」。
❸「云」，翻宋本作「人」。
❹「非義」，翻宋本作「義」。
❺「與從弟書」，明刻本、萬曆本作「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❻「知」，翻宋本作「如」。
❼「忿」上，翻宋本有「深」字。
❽「衆口非非」，翻宋本於篇末註有校語：「衆口非非，一作衆非非正。」
❾「從」下，翻宋本有「之」字。

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壁書未出，好作之學遂有此言，悉以爲然。如《堯典》，説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故今《堯典》自《虞書》所録。及成王道雷風，❶周公信自在，❷道亦作導。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讎古之隸篆推科斗，❸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時安國所得壁中書皆科斗文字，遂以今讎古，凡得五十九篇。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若斯何，猶言其奈此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❹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此言古訓有之，

❶「道雷風」，翻宋本作「遇風雷」。
❷「信自在」，翻宋本作「見任」。
❸「之」，翻宋本作「以」。
❹「鑿」，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鑽」。

謂學以能踐爲善。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子國，安國字。明達淵博，雅好絶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參近待，❶見待崇禮，❷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庭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漢書》云：侍中比二千石，無員，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内，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傳學問。❸琳子黄，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徒光光字子夏。父霸，字次儒。成帝即位，舉爲博士，後爲太師，賜靈壽杖，年七十，元始五年薨。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絶，分所食邑三百户，封黄弟茂爲關内侯。茂子子國，生子卬，❹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師，與劉歆友善。劉歆字子駿，成帝召見，爲黄門郎，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時爲侍中，遷騎都尉、奉車光禄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嘗以清論譏貶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事元帝、成帝，爲上將軍，薨。有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爲是不仕，以

❶「並參近待」，翻宋本作「並居近侍」，明刻本、萬曆本作「並參侍」。

❷「見待」，翻宋本作「頗見」。

❸「傳」，明刻本作「博」。

❹「卬」，明刻本作「卯」。下「卬」字同。

《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義當作毅，崔篆之子，以疾隱身不仕。《漢書》稱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太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咸今詳《連叢》之文，其理與《漢書》同，而其名異。且《漢書》稱崔毅以疾隱身不仕，蓋後疾愈，復仕，故子建絶子。俱《漢書》誤作崔篆焉，❶何則？詳《連叢》文，毅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内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擒憲等。鮑永，字君長，初事更始，更始亡，歸光武，拜諫義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其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爲魯郡太守。永到，擊討，火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十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

❶「俱」，宛委别藏本作「但」，當是。

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漢書》無永詢子建之辭，蓋録之不詳。子建生子仁，❶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建初，乃漢孝章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❷問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黄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史作孔僖，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集，故多不書其名，然字又與史小異。

太中大夫鮑彦曰：鮑彦，史無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决，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静，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爲似若强焉而不能勝量，❸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内，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强。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❹而功成矣。即所謂寛柔内思，不報無道之强。❺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

❶「子仁」，翻宋本作「仁」。
❷「子」，原作「下」，據明刻本、萬曆本改。
❸「量」，明刻本無此字。
❹「可」，翻宋本有「足」。
❺「强」下，翻宋本有「也」字。

内荏，❶高氣亢戾，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强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❷由是論之，强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内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强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得其極，❸雖十言而不能奪者，❹唯析理即實爲得，不以濫麗説辭爲賢也。❺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説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理。故冗長溷殽之言，❻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爲口費而無得也。❼夫論辨者，貴其能别是非之理，非巧説之謂也。當要者，❽訥言得理，❾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❿辭氣文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⓫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僞，徒讚然之，⓬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而别實者也。⓭人皆欲剖析分理，⓮揆度真僞，⓯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⓰其謬惑莫之甚焉。⓱是故舉多敗事，而

❶「濟」，翻宋本作「肅」，明刻本、萬曆本作「厲」。
❷「行」下，翻宋本有「而違其貌」四字。
❸「其」下，翻宋本有「難」字。
❹「十」，翻宋本作「千」。「言」下，翻宋本有「之」字。
❺「説」，明刻本、萬曆本作「費」。
❻「冗長溷殽之言」，翻宋本作「長溷殽言」。
❼「費」，明刻本、萬曆本作「實」。
❽「當」，翻宋本作「掌事」。
❾「言」下，翻宋本有「而」字。
❿「由」，翻宋本作「猶」。
⓫「幸」，翻宋本作「弗」。
⓬「徒」，翻宋本作「從」。
⓭「之」，翻宋本作「而」。
⓮「剖」，翻宋本作「割」。
⓯「度」，翻宋本作「是」。
⓰「爲」，翻宋本無此字。
⓱「其」下，翻宋本有「爲」字。

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❶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❷故有氣勢者，❸益得之半。❹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❺

左氏傳義詁序❻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襃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孔霸字次儒，孔延年之子。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襃成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捷，弟三子喜，弟四子光。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❼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學才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❽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少從劉歆受《春秋左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後爲武都太守。弟奇，游學洛陽焉。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傳》，言刪定其義也。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爲家，❾常爲上賓，從容以論道爲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竇融字周公，更始初，融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即將家屬而西。後事光武爲大司空。及顯宗朝，年七十八薨。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

❶「亂」，翻宋本作「惑」。

❷「而世人不必聰明」，翻宋本無此七字。

❸「氣」下，翻宋本有「色」字。

❹「益得」，翻宋本作「佑德」。

❺「得」，翻宋本作「德」。

❻「左氏傳義詁序」，翻宋本無此題，正「敘作左氏傳義詁者曰」。

❼「師」上，翻宋本有「異」字。

❽「見稱當世」下，明刻本、萬曆本有註：「孔奮，字君魚，霸之曾孫。」

❾「以」，明刻本、萬曆本作「依」。

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内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禄，不願從政，遂删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❶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兹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録之焉。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彦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諸家書多才辭，❷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斷氣，猶言悶絶然。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説其最工不可及者。」彦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彦曰：「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醮，小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爲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嗣，❸世名學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

❶「詁」，翻宋本作「詰」。
❷「諸」，原無，據翻宋本補。
❸「聖」下，翻宋本有「遺」字。

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道。❶周公旦曰：「臣聞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除胥。」此言天子愛先聖而及其子孫也。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歎曰：「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爲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卦林」當作「易林」。案《後漢》崔篆嘗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篆乃駰之祖父也，故曰以其家《易林》占之。一作家林。答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所至曰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❷而九月既望，寢疾，浸而不瘳。❸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史稱薄陂令許君然勸令返魯，乃無奉車二乘之文。「載柩而返，則違父遺

❶「下」下，翻宋本有「之」字。
❷「還」，翻宋本與下「而」字互倒。
❸「浸而不」，翻宋本作「浸不」，明刻本、萬曆本作「不」。

命。❶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顧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❷父獨留此，不以劇乎？❸吾其定矣。」❹是時遂留華陰。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彦頗隨時爲今學，季彦壹其家業，兼脩《史》《漢》，不好諸家之書。隨時爲今學，言其時多爲章句學。

華陰張太常時季彦留華陰，然張太常其華陰之人歟？本無其名。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彦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❺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謂聞流言不稱倡而信之。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悌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❻欲爲之服，問於季彦。季彦曰：「有恩好其緦乎！❼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綈素，上紀先君，下録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太學崔駰字亭伯，漢肅宗巡守方岳，駰

---

❶「違父遺命」，翻宋本作「遺父違命」。
❷「猶」下，明刻本、萬曆本有「有」字。
❸「劇」，翻宋本作「極」。
❹「其」，明刻本、萬曆本作「以」。
❺「教」，翻宋本作「効」。
❻「上」，原作「之」，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改。
❼「好」下，翻宋本有「者」字。

上《四巡頌》，帝雅好文章，見駰頌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説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及憲爲車騎將軍，稱駰爲掾，後出爲長岑長，不之官，卒于家。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鄧衛尉乃鄧訓，即禹之子。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建初三年拜謁者，後拜張掖太守，護羌校尉。而未果。季彦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❶季彦曰：「公顧眄崔生，欲分禄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羸，非義，❷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海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❸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彦返魯，過梁，相曰：❹「此子當以大逆論。❺《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❻『不稱姜氏，絶不爲親，禮也。』文姜，齊女，爲魯桓公夫人。桓公與齊侯會于樂，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拉殺之。莊公即位，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以示義也。絶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絶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

❶「送」下，翻宋本有「之」字。
❷「非義」上，翻宋本有「受人以自羸」五字。
❸「海」，明刻本、萬曆本作「河」。
❹「相」上，翻宋本有「梁」字。
❺「此子」二字，原重文，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删。
❻「曰」上，原衍一「傳」字，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删。

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皇甫規，字威明，爲度遼將軍，尋爲尚書，後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侯，讓封不受，轉爲護羌校尉。年七十一卒。仲淵乃季彥族人。「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云三父之後，猶伯季叔之三宗也。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❶非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已。」答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❷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❸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❹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長孫尚書，本無其名。「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

❶「其」，翻宋本作「期」。
❷「可其」，翻宋本作「何其」，明刻本、萬曆本作「其可」。
❸「聖」，翻宋本作「性」。
❹「伯」下，原衍「霸」字，據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刪。

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彦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覩乎？離婁，古之明目者，❶黄帝時人。黄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乃離婁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彦曰：孔大夫，乃孔昱，字元世，霸七世孫。少習家學，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云大夫，蓋時以邑稱然。「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爲章句内學，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内學，以諸子雜説爲外學，故褚季孫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又東方朔以好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當季彦時，方尚辭文，乃以章句爲内學，以經術爲外學焉。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❸盍固已乎？」❹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彦曰：「君頻日頻日，猶往日。聞吾説古義，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内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子立論，必折是非。❺以是易非，何傷之如？

❶「明」，原作「名」，據《孟子·離婁》趙岐注改。
❷「念思」，翻宋本作「思念」。
❸「患」，原作「忠」，形近而譌，據翻宋本改。下文「受患」之「患」同。
❹「固」，明刻本作「姑」。
❺「折」，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析」。

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禄，貴得正義爾，❶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孔安國寔爲臨淮太守。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脩之也。今吾猥爲禄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❷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❸恨不與吾同世者。」❹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彦曰：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無不窮究。漢安帝永寧初爲司徒，後爲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譖策收太尉印綬，詔遺歸本郡，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矣。「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世不歸大儒何？」❺季彦父子和，爲臨晉令。不歸大儒，言世不以大儒歸之。答曰：「不爲禄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説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害爾。❻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彦見劉公，劉公，本無其名。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座僉曰：「誠如明公之教。」❼季彦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

❶「正」，翻宋本、明刻本、萬曆本作「其」。
❷「之」，翻宋本作「正」。
❸「真」，翻宋本作「德」，明刻本、萬曆本作「慎」。
❹「同」，翻宋本作「偕」。
❺「而」，明刻本、萬曆本無此字。「何」，翻宋本作「何也」，明刻本、萬曆本作「何如」。
❻「害」，原作「周」，據翻宋本改，明刻本、萬曆本作「用」。
❼「教」下，翻宋本有「也」字。

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犧始嘗草木可食者，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❷蚊蚋食人，蚓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蚓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永初二年，乃後漢孝安皇帝時。季彦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棬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❸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❹季彦與仲淵説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❺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❻聞是言也，孫子逸，史無其名。止謂止於仲淵所而聞是言。心善之，因見上説焉。上召季彦，季彦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矣。❼二者，謂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❽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白氣相因。❾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傷帝誕育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河東垣山崩，郡國三十七雨水。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

---

❶「可食者」，明刻本、萬曆本無此三字。
❷「之」，明刻本、萬曆本作「而」字。
❸「天」上，翻宋本有「於是」二字。
❹「假變事亟」，翻宋本作「因變事極」。
❺「大忌」，翻宋本作「之所大忌也」。
❻「時」上，翻宋本有「於」字。
❼「矣」，萬曆本無此字。
❽「各」，明刻本、萬曆本作「必」。
❾「白」，明刻本、萬曆本作「乖」。

史稱：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❶乃召季彦，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遂有此對。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彦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彦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彦憂，遂止乎家。季彦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其筆則典誥成章，❷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第七

❶「眚」，原作「青」，據《後漢書·儒林傳》改。

❷「其筆」，翻宋本作「其下筆」，明刻本、萬曆本作「舉筆」。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萇音長。安施商移切。或弛詩止切。好禮虛到切。事夫風無切。使于疏吏切。❶遇虺許偉切。後瘳丑鳩切。與在音預。爲病于僞切。夫三折上音扶，下食列切。已之已人已並養里切，下已之同。既宴伊甸切。夫死音扶。與計音預。盍姑已上轄臘切，下音以。夫以音扶。繫方胡計切，又吉詣切，下繫絶同。填之堂練切。已矣音以。難易上那干切，下以豉切。❷富説輸爇切。知者音智。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殁音以。己之音紀。彤日以中切。之惡烏各切。論事盧困切。錯行七各切。樂之音落，下同。愀然七小切。而已音以。惡覩音烏。大麓音鹿。已而音以。迷錯七各切。禋燔符袁切。❸死難奴旦切。與於音預。祇祇旨夷切。刑錯七故切。三監古咸切。❹孟長展兩切。❺所任汝鴆切。除過古郎切。❻應之去聲。之長展兩切。

❶「吏」，原作「史」，據翻宋本改。下同。
❷「難易」，翻宋本無此條。
❸「禋燔」，翻宋本無此條。
❹「古咸切」，原缺，據翻宋本補。
❺「孟長」，翻宋本無此條。
❻「除過」，翻宋本無此條。

記義第三

餼夫許記切。❶ 施人施智切。名歠舒玉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者展兩切。好人虚到切。譽己音紀。好外虚到切，下好内同。瘠色秦昔切。女知音智，下男知同。令德力正切。任臣汝鴆切，下自任同。已耳音以。已已上音紀，下音以。其知音智，下爲知同。使宰爽士切。使于疏吏切。以遺以醉切。若夫音扶。使人爽士切。舍實音捨。私昵尼質切，亦作暱。陷辟毗亦切。❷ 淇澳乙六切。苞苴子余切。好賢呼告切，下好賢同。豳公悲巾切，亦作邠。造周在早切。躐跆上力涉切，下極業切。與於音預。將意資良切。蓼莪力竹切。裳裳如字。清澈勑列切。爲施商移切。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降典古巷切。折民之烈切。弗勝詩證切，又書蒸切，下同。無別彼烈切，下同。刑重直隴切。民匱求位切。惡之烏故切。不省所景切。夫赤音扶。折獄之烈切。非從牆容切。則已音以。適爾施隻切。不中丁仲切。❸ 比罰卑履切。斷者徒玩切。之悖蒲没切。之枳諸氏切，亦作疻。惡其烏故切，下同。閒居音閑。

❶「餼夫」，翻宋本作「鍾餼」。
❷「毗」，翻宋本作「彼」。
❸「丁」，翻宋本作「陟」。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析薪先的切。負荷下可切。任賢汝鴆切。亟聞訖力切。任法汝鴆切。之知音智。難諸那干切。竇犨蚩周切。息鄹側鳩切，亦作鄒。操曰七到切。已得音以。焉師於虔切。梟鴟上堅堯切。慘焉尤虔切。所好虚到切。只且上諸氏切，下子余切。使以爽士切。峛崺上力紙切，下移爾切。自嬰伊盈切。蔓延夷然切，亦去聲。永歎他干切。涕霣羽敏切，亦作隕。使使上爽士切，下疏吏切。車子斤於切，又昌遮切。鉏商牀魚切。五父方矩切。麕身居筠切，又作麐、麇，同。今見賢遍切。應之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秖諸氏切。不與音預。相好虚到切。舍抉上音捨，下古穴切。珠瑱他甸切。子車斤於切。於郯徒甘切。而别皮列切。使以疏吏切，下同。❶當免亡運切，下同，亦作絻。疏遠音疎。爲屬珠玉切。令名力正切。之惡烏各切。已卑音以。❷受禪時戰切。舍適上音捨，下音的，下同。

居衛第七

可將即亮切，下同。百乘繩證切。君任汝鳩

❶ 「下同」，原誤倒，據翻宋本乙正。

❷ 「已卑」，原作「各卑」，據正文改。又，翻宋本於此下益出「以振」條，註「音賑」。

切。不訾即移切。適齊施隻切。相易夷益切。寄帑他曩切。❶有奇居宜切。折臂食列切。禿骭下晏切。背僂隴主切。不與音預。大牢音泰。不累力僞切。惡有音烏。其行下孟切。行行上下孟切，下户庚切。行只音止。自契私列切，亦作偰、卨。同譽枯沃切。❷追王于況切。大王音泰。不爲于僞切，下爲民同。千乘繩證切。焉得於虔切。珪瓚才贊切。秬鬯上音鉅，下丑亮切。亶父扶雨切。適宋施隻切。樂朔音嶽。

巡守第八

巡守音狩。禪泰時戰切，亦作禶。曰墠時戰切。齊車側皆切。舍奠上音釋。納賈音價。好惡上虚到切，下烏故切。墾辟音闢。日齊側皆切。

公儀第九

参音三。要利伊消切。其行下孟切。過行下孟切。胡毋音無。甚易以豉切。

抗志第十

鯀魚姑頑切。一魴音房。使乎疏吏切。和者胡卧切，下同。以長丁丈切。無已音以，下同。故使爽士切。舍所音捨。必疣音尤。期大居之切。爲人于僞切。府藏才浪切。之分扶問切。無伯如字，又音霸。汩之古忽切。不禁居吟切。適觸施隻

❶「他曩切」，翻宋本作「與孥同」。
❷「枯」，原作「祐」，據翻宋本改。

切。自累力僞切。四乘繩證切。餼焉許既切。祭膰符表切。已優音以，下同。行志户庚切。已已下爲以。重違直隴切。已言音以。談説式鋭切。屬耳之欲切。喪也四浪切。卒盡即律切。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

莽艾牛蓋切。頒賦逋還切，亦作肦。聚樸博木切。模臬倪結切。❶開徹勑列切。❷造之七到切。熸劖將廉切。

廣言

害何曷葛切。❸麗著直略切。脩杼直吕切。仳辨匹彼切。卬我俄剛切。籲和俞戌切。汩猾古忽切。焮也香靳切。烯乾欣衣切。作憯桑感切。❹勦截楚交切。辟除比激切。甚忌渠記切。❺燀之稱延切。瞢慙莫中切，又莫鳳、母亘二切。偟往胡光切。狃忕上女九切，下時制切。殿填顛甸切，下音鎮。❻

廣訓

惡乎音烏。聲稱赤證切。❼韡韡羽鬼切，亦作鞾。魴鱮上符方切，下象吕切。麀鹿於丘切。麌麌虞矩

❶「臬」，原作「梟」，據正文及翻宋本改。
❷「開徹」，翻宋本作「徹」。
❸「害何」，原作「憲何」，據正文及翻宋本改。
❹「作慘」，翻宋本作「晞慘」。
❺「甚忌」，翻宋本作「惎」。
❻「瞢慙」至「下音鎮」，原無，據翻宋本補。
❼「稱」，原缺，據正文及反切補。

切。曰哤莫江切。

廣義

曰嬛渠營切，亦作惸。曰氂陵之切，本作嫠。❶ 屬婦時欲切。非分扶問切。曰嬔乃版切。曰恧女六切。

廣名

之阽余廉切。從先牆容切。之賵撫鳳切。之襚徐醉切。❷ 之殔羊至切。之竁昌絹切，又充芮切。

廣服

織繒慈陵切。曰縞古老切。由也分物切，一作内，而隴切。頌也丁定切。紱謂分物切。襜褕上蚩占切，下容朱切。紩之直質切。之衻如廉切。❸ 冪莫狄切。牀笫壯士切。鍵謂巨偃切。

廣器

之鵠古毒切。之正諸城切。之槷倪結切，亦作臬。鏚鉞倉歷切。❹ 干戚房越切。句孑上古侯切，下吉列切。❺ 鞞鞛上布頂切，下布孔切。珌壁吉切。之弢他力切。之艇待鼎切。曰𦨍薄故切。之𨏉力公切。較訖岳切。喙吁穢切。纍力追切。繘以律切。綯他刀切，亦作絛。綪仄莖切。繆居虯切。紾章忍切，或作縝。陴頻彌切。

❶「曰氂」，翻宋本作「曰嫠」。
❷「襚」，原作「隧」，據正文及翻宋本改。
❸「如」，翻宋本作「蚩」。
❹「倉」，原誤作「食」，據形音改。翻宋本作「鎗」。
❺「孑」，原誤作「子」，據正文及翻宋本改。

廣物

之稈古旱切。之粒力入切，亦作粒。之銍陟栗切。曰揠烏轄切。曰筥居許切。❶ 曰穖於求切。之葚食荏切，又作穎椹。之橡徐兩切。

廣鳥

之鴉五下切，本亦只作雅。之燕於甸切。白脰田侯切。鸒羊茹切。鵯鶋上譬吉切，下斤於切。

廣獸

之豣古賢切。之豵子紅切。槮也桑感切。魚舍如字。

度

跬一丘弭切。之兩力讓切。

量

之盛時往切。之溢弋質切。簍郎斗切。

衡

銖慵朱切。鋝龍輟切。鍰胡關切。

❶「許」，原作「諄」，據翻宋本改。

公孫龍第十二

讕郎干切，又落干、落旱二切。盍往轄臘切。之悖蒲没切。之令力政切。兕徐姊切。而喪四浪切。其行下孟切，下同。狹之音狎。氾論音泛。幾能音機。惡得音烏。

儒服第十三

箑色洽切。而已音以，下已行同。與焉音預。獲已音以。比力卑履切。訾音紫。所喪四浪切。

對魏王第十四

與謀音預。則射神夜切。相揉忍九切。相錯倉落切。所喪四浪切。惡之烏故切，下同。吶吶懦劣切。

陳士義第十五

使者疏吏切。蔬食音嗣。一夫音膚。降節如字。夫豈音扶。欲强巨兩切。必當丁浪切。錕鋙上公渾切，下五乎切。皜然胡老切。❶少寡燒照切，下同。相好虛到切。折毁旃列切。五父音甫。❷合葬音閤。梁紇下没切。輓父無販切。大行下孟切。於郩音雲。乳轂奴斗切。於菟上音烏，下音塗。女妻七計切。横生户孟切。由惡烏各切。使相爽士切。修好虛到切。而燕音宴。强之如字。不已音以。麋於旻悲切。貲擬音資。疏達音疎。之行

❶「皜」，原作「皓」，據正文及翻宋本改。
❷「甫」，原作「父」，據翻宋本改。

下孟切。謟魃音痲。度骸度各切。稱膚赤證切。論士盧困切。宮他唐何切，又湯何切。作難乃旦切。相惡烏各切。而臨力鴆切。舍先音捨。相魏悉亮切，下同。喪職四浪切。麛裘旻悲切。而芾博蓋切，又方味切。幾乎音機。

論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切。數被色角切。好卑虛到切。惡尊烏故切。二難乃旦切。自累力縋切。質秦音致。嫪毐上郎到切，下哀改切。在喪如字。

執節第十七

義强巨兩切，下强作同。談説舒贅切。省刑所省切。問相悉亮切。其行下孟切，下以行同。卒不遵律切。學行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郎切。惡禮烏故切。苴絰子余切。菅菲古顏切。躬行户庚切。鴟夷處脂切。亦惡烏故切，下相惡同。惡疾烏各切。行己户庚切。陰重直隴切。强諫其良切。卒自遵律切。

獨治第十九

泜水陳尼切，又冒之切。易操食躁切。名鮒方遇切。塞於桑則切。媾音遘。隆殺上如字，下色戒切。之免音問。弗父音甫。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側皆切，下齊車、三日齊同。舍奠音釋。訊馘古獲切。飲至於禁切。絜齊側皆切。

答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智。庲夫風無切。當之如字。爲韓于僞切，下爲秦同。中行户剛切。説難奴丹切。度其唐落切，下度天同。知氏音智。難之乃旦切。知伯音智。施施余支切。何施商移切。三恪康落切。其娣大計切。第壯士切。累累力追切。使使上爽士切，下疏史切。霈然普蓋切。跌而田烈切。無累力縋切。决拾極業切。梟將堅堯切。扛鼎古雙切。躔獸初銜切。哅哅許拱切。戇忿陟降切，亦作惷。舍旃音捨。令圖力政切。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湘亮切。將事即亮切。❶蓼侯力竹切。轉相思漿切。繁説遄爇切。使永爽士切。方帥音率。駢闐音田。貙犴上勑朱切，下音岸。乃夸音誇。翳日於計切。苑令力政切。怔忪上諸城切，下諸容切。喪精四浪切。登較古學切。孟賁逋昆切。瞋目音軫。蹂猾柔首切。至樂郎各切，下同。猗那上於宜切，下奴何切。飲燕音宴。洗觶支義切。兕觥序姊切。鴞古堯切。喪已四浪切。鵩音服。令考力政切。蓼蟲盧皎切。蠕蟲而兖切。焉立於虔切。惡能音烏。將焉於虔切。衎衎空旱切。山霤力舊

❶「即」，原作「卿」，據翻宋本改。

切。雅好虛到切。褻事先烈切。性分扶問切。亢疏上音抗，下音疎。知足音智。謂強如字，下同。剛愎憑壁切。稱此赤證切。析理星歷切，下剖析同。溷殽上胡困切，下何交切。折其章烈切。揆度唐落切。斷氣徒管切。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下孟切。令史力政切。得與音預，下同。受釐虛其切，亦作禧。惡有音烏。盍辭轄臘切。爲人于僞切。請從才用切。燕見音宴。造其倉到切。可度唐落切。行高下孟切。別而彼列切。交燕音宴。綈素杜奚切。以好虛到切。又數色角切。葉公音歙。賑之止忍切。爲贏餘輕切。取後音娶。與殺音預。荷已音以。有分扶問切。惡乎音烏。幾於音機。已乎音以。學知音智，下同。何居音基。要祿音腰。悵然丑亮切。惡直烏故切。知得音智，下同。省宗相井切，下同。棬杯驅圓切。乘陽神陵切。

孔叢子釋文終

後序一

臣咸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與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彦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案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封夫子裔孫德綸爲褒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襲封不絶。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歟？故獻帝時國絶，此書遂已而無續焉。

後序二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未幾因領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先皇帝嘗賜金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祕閣，而天下樂聞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學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私善諸己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與樂聞道者共，使知逢之心異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一月日門人呂逢序。

跋

《孔叢子》記先聖之遺訓，與《世家》有足稽者，近世鮮所流傳。今夏官貳卿林公填江右時，取其書刊之，以惠學者。既而召去，余適繼至，得書，以此爲託，且曰挍讎之未精也。因取而閲之，譌□至多。遂訪得蜀書，意其據而脱繆乃滋甚，幸有可以互見者，又旁證遠取，凡刊誤幾六百字，今可讀矣。然前輩謂挍書如几塵，隨去隨有。故歐陽公讀韓文，得石刻，益知讎正之難。因書其末，以諗後之君子。淳熙戊申七月濡須王藺書。

新語

〔西漢〕陸賈 撰

殷偉仁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新語》二卷，西漢陸賈撰。

陸賈，西漢初期政論家、外交家，楚人，客從高祖劉邦平定天下。針對高祖因馬上得天下而輕視《詩》、《書》的傾向，提出行仁義、法先聖的政治主張，並輔以黄老「無爲而治」的思想，得到高祖認同，對西漢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又奉命出使南越，説服南越王尉佗臣服漢朝，歸報，拜太中大夫。惠帝時，吕太后用事，陸賈退居好畤（今屬陝西乾縣）。當諸吕勢力對劉漢政權造成危脅時，陸賈促成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結盟，並受陳平之託周遊漢公卿間，爲誅滅吕后、迎立文帝做出特殊貢獻。文帝時，他復以太中大夫身份出使南越，令尉佗去天子之儀，以諸侯事漢，皆如旨意。後以壽終。司馬遷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視陸賈辯才勘比戰國策士。陸賈並未進入漢朝建國功臣行列，可能與策士功成身退的傳統作風有關。班固言西漢學術，將陸賈與董仲舒、劉向、揚雄相提並論。《漢書·藝文志》著録賦有四類，陸賈賦爲其中之一。《論衡·書解》也標舉：「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陸賈實開漢代政論、辭賦之先河，在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位。有《楚漢春秋》九篇，是《史記》史料來源之一，至南宋已佚。

《新語》十二篇是奉高祖「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故」這一旨意撰寫的。作者要告訴漢統治者的是：要想不重蹈秦朝暴政取亡的覆轍，必須學習先聖湯、武的榜樣，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這才是長治久安之術。全書即圍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爲新政權建設出謀劃策這一中心展開論述。其中《道基》、《術事》歷敘古帝王順應自然之道，以仁義爲立國之本；《輔政》、《資質》論述卿相扶佐之效及質美者貴在遇合；《無爲》、《至德》論述無爲而治，爲政至德在得民心，反對嚴刑苛法；

《辨惑》、《慎微》論述當權者要遠佞人、敬小慎微，加强個人修養；《懷慮》强調執政者要以天下爲重，對職責忠誠專一；《本行》强調貴德賤財；《明誠》强調除去惡習；《思務》强調知其所止。《新語》「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禹，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漢書·藝文志》)間有道家重無爲、墨家尚節儉的思想成分。與以前諸子百家之説相比較，《新語》所宣揚的理論主張對漢初統治者來説具有更直接的現實針對性，因此也備受重視。

《新語》的論述儘管尚不夠系統完密，但在秦漢更替的歷史轉折關頭，在秦朝集權專制造成文化荒漠的背景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宣揚了儒家以仁政治國的主張，這對漢初統治者來説無疑有振聾發聵之效，使之耳目一新。本傳記載：「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在西漢政權由建立到鞏固的過程中，《新語》發揮了理論指導的作用。就漢代政論文的寫作而言，《新語》實開風氣之先。此後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之以「新」名命，顯然奉陸書爲圭臬，稱其「以一人關世運之盛衰」(畢沅語)不爲過譽。

《漢書·藝文志》著録《陸賈》二十三篇，應是《新語》十二篇兼其他論撰計之。梁《七録》著録「《新語》二卷，陸賈撰」，《隋志》、舊新《唐志》、《崇文書目》並相承皆作二卷，可見流傳有序。舊本今已不存。至明弘治間，莆陽李廷梧得十二篇足本，刻於桐鄉縣治，此後之姜思復本，胡維新本，程榮、何鏜《漢魏叢書》本等，皆祖李廷梧本。明方疑編《十三子全書》、周子義編《子彙二十四種》俱題作《陸子》一卷，《且且菴初箋十六子》題作《陸賈新語》一卷。歸有光輯評《諸子彙函》題作《雲陽子》。其餘明清刻本皆作《新語》二卷。上海圖書館藏乾隆二十九年畢沅跋並圈閲之無名氏抄本《新語》二卷，據程榮校本抄録。清道光間，宋翔鳳《浮谿精舍叢書》所收《新語》校本據《群書治要》所收録之《新語》八篇增補弘治本不少缺文，然失之校改太多。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題作《新語》三卷。以上諸刻卷數雖不同，但目次及内文則無大差異。一九八六年中華書局

出版的《新編諸子集成》所收《新語校注》爲王利器所校注，以浮谿精舍刻宋翔鳳校本爲底本，校以明清以來多種刻本，於明人選刻亦頗采獲，並有案斷，使《新語》文本更趨完善，所作注釋於研讀者大有裨益。

此次整理《新語》，以《四部叢刊》影明弘治壬戌（十五年）李廷梧刻本爲底本，用《叢書集成》影明萬曆中周子義等輯《子彙》本《陸子》一卷（簡稱「子彙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所收《新語》二卷（簡稱「四庫本」）、清乾隆二十九年畢沅跋並圈閲之抄本（簡稱「清抄本」）、乾隆五十六年金溪王氏刊《增訂漢魏叢書》本《新語》二卷周世焯校本（簡稱「周校本」）相對校，用明天啓元年朱謀瑋刻本（簡稱「朱本」）參校，參考《四部叢刊》影印日本天明七年刊《群書治要》本《新語》（簡稱「《治要》」）保存的諸多異文，並吸收了王利器《新語校注》（簡稱「王校」）的部分校勘成果。工作過程中難免有疏誤，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殷偉仁

新刊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藝文志》，又即歆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説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狹、喜縱横，而稱其「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於酈、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之説，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既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己見文飾其説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粤，調和平、勃，以平諸吕，自爲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賈友、採芝綿蕞

之徒亦豈可企哉? 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静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篇次至于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于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 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樸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皇明弘治壬戌歲日長至翰林國史脩撰

儒林郎華亭錢福序。

新語卷上

漢中大夫陸賈撰

道基第一

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故曰：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❶陰成雪霜，養育群生，一茂一亡，潤之以風雨，曝之以日光，温之以節氣，降之以殞霜，位之以衆星，制之以斗衡，苞之以六合，羅之以紀綱，改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動之以生殺，悟之以文章。

故在天者可見，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紀，在人者可相。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洿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根，暴形養精，以立群生，不違天時，不奪物性，不藏其情，不匿其詐。

故知天者仰觀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跂行喘息蜎飛蠕動之類，水生陸行根著葉長之屬，爲寧其心而安其性，盖天地相承，氣感相應而成者也。於是先聖乃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❷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

民人食肉飲血，衣皮毛。至於神農，以爲行蟲走獸難以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

❶「生」，子彙本作「成」。
❷「道」，子彙本作「别」。

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天下人民野居穴處，未有室屋，則與禽獸同域。於是黃帝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民知室居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

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害。禹乃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川谷交錯，風化未通，九州絕隔，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於是奚仲乃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殖，以備器械。

於是民知輕重，好利惡難，避勞就逸。於是皋陶乃立獄制罪，懸賞設罰，異是非、明好惡、檢奸邪、消佚亂。民知畏法而無禮義。於是中聖乃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弃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

禮義獨行，❶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❷原情立本，以緒人倫。宗諸天地，□脩篇章，❸垂諸來世，被諸鳥獸，以匡衰亂。天人合策，原道悉備，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乃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設鍾鼓歌舞之樂，以節奢侈、正風俗、通文雅。

後世淫邪，增之以鄭、衛之音。民弃本趍末，伎巧横出，用意各殊，則加雕文刻鏤，

❶「獨」，子彙本作「不」。
❷「察」，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❸「□」，王校據宋翔鳳引別本補「纂」字。

傅致膠漆丹青、玄黃琦瑋之色，❶以窮耳目之好，極工匠之巧。夫驢騾駱駞、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天氣所生，神靈所治，幽閒清净，與神浮沉，莫不效力爲用，❷盡情爲器。故曰「聖人成之」。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

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行之於親近而疏遠悦，脩之於閨門之内而名譽馳於外。故仁無隱而不著，無幽而不彰者。虞舜蒸蒸於父母，光耀於天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功美垂於萬代；太公自布衣昇三公之位，累世享千乘之爵；知伯仗威任力，兼三晉而亡。

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據德而行，❸席仁而坐，❹杖義而彊，虚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聖人王世，賢者建功，湯舉伊尹，周任呂望，行合天地，德配陰陽，承天誅惡，剋暴除殃。將氣養物，明□設光，耳聽八極，目覩四方，忠進讒退，直立邪亡，道行姦止，不得兩張，□□本理，❺杜漸消萌。

夫謀事不並仁義者後必敗，殖不固本而立高基者後必崩。故聖人防亂以經藝，工正曲以準繩。德盛者威廣，力盛者驕衆。齊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親，

❶「傅」，原作「傳」，今據子彙本、四庫本改。
❷「不」，原作「之」，王校從俞樾説改，今從。
❸「據」，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❹「坐」，子彙本作「立」。
❺「□□」，原作「缺一字」，今據子彙本改作缺二字。

夫婦以義合，朋友以義信，君臣以義序，百官以義承。曾、閔以仁成大孝，伯姬以義建至貞，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君以仁治，臣以義平，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便，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彰其名。陽氣以仁生，陰節以義降，鹿鳴以仁求其群，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絶，《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敘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

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學之者明，失之者昏，背之者亡。陳力就列，以義建功，師旅行陣，德仁爲固，仗義而彊。調氣養性，仁者壽長，美才次德，義者行方。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力相亂，賢者以義相治。《穀梁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術事第二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于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人莫覩其兆、莫知其情，校脩五經之本末、道德之真僞，既□其意，而不見其人。

世俗以爲自古而傳之者爲重，以今之作者爲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❶五穀養性而棄之於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弃黄金於嶄巖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

❶「貴寬」，王校從孫詒讓說作「不貴寡」。

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

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効，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宫商。天道調四時，人道治五常。周公與堯、舜合符瑞，二世與桀、紂同禍殃。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絶，法合而度同。故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福，挾惡者報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

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唯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吕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樸者待工，❶道爲智者設，❷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辯爲智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爲法，❸因世而權行。

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疋夫行之於田。治末者調其本，❹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沖。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

❶「樸」，子彙本作「璞」。
❷「設」，原作「譏」，今據四庫本改。子彙本作「説」。
❸「合之者善可以爲法」，王校引俞樾説：「本作『合善以爲法』。」
❹「調」，子彙本作「求」。

塞而路窮。季孫貪顓臾之地，而變起於蕭牆之內。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尔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輔政第三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爲杖，❶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昔者堯以仁義爲巢，❷舜以禹、稷、契爲杖，❸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❹乘克讓之敬，❺德配天地，光被四表，❻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❼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❽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爲杖，❾故有傾仆跌傷之禍。❿何哉？⓫所任非也。⓬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强，⓭杖讒者滅，杖賊者亡。

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

---

❶「賢聖」，《治要》作「聖賢」。

❷「昔者」，原作「者」，今據《治要》改。王校引傅增湘校本、《諸子折衷》均作「昔」。

❸「禹」，《治要》無此字。

❹「然處高之安」，《治要》作「處宴安之臺」。

❺「敬」，《治要》作「塗」。

❻「四表」，《治要》作「八極」。

❼「朽」，《治要》作「廢」。

❽「材」，《治要》作「人」。

❾「趙高李斯」，《治要》作「李斯趙高」。

❿「傾」，《治要》作「頓」。「跌傷」，子彙本作「缺覆」。

⓫「哉」，《治要》作「者」。

⓬「任」下，《治要》有「者」字。

⓭「義」，《治要》作「智」。

者爲厥速，遲重者爲常存；尚勇者爲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强。小慧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説衆；商賈巧爲販賣之利而屈爲貞良，邪臣好爲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爲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

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質者近忠，❶便巧者近亡。

君子遠熒熒之色，放錚錚之聲，絶恬美之味，疏嗌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小治大，亂度干貞。❷讒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冥。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智之君，孰能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靡不爲之傾，❸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❹遏賢君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儋亡齊而歸魯，齊有九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恥。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❺邦危民亡，❻不亦宜乎！

無爲第四

夫道莫大於無爲，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

❶「直」，子彙本無此字。
❷「干」，原作「千」，今據子彙本改。
❸「靡」，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❹「干」，原作「千」，今據子彙本改。
❺「合黨以回人君」，《治要》作「合心以傾一君」。
❻「邦危民亡」，《治要》作「國危民失」。

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❶然天下治。❷ 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内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❸

秦始皇帝設爲車裂之誅以斂姦邪，❹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❺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横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内，事逾煩，天下逾亂，❻法逾滋而姦逾熾，❼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❽

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❾行中和以統遠；❿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⓫ 民不罰而畏罪，⓬不賞而歡悦，⓭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⓮

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⓯ 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

❶ 「民」，《治要》作「天下」。
❷ 「治」上，《治要》有「大」字。
❸ 「故無爲者乃有爲者也」，原作「故無爲也乃無爲也」，上「無爲也」下有小字注「有誤」，今據《治要》改。
❹ 「設」下，《治要》有「刑法」二字。「以斂姦邪」，《治要》無此四字。
❺ 「長城」，《治要》作「城域」。「於戎境」，《治要》無此三字。
❻ 「天」，《治要》無此字。王校引宋翔鳳校語：「『天』字當是『而』字之誤。」
❼ 「滋」，《治要》作「衆」。「熾」，《治要》作「縱」。
❽ 「暴」，《治要》作「大」。
❾ 「苞身」，《治要》作「褒其身」。
❿ 「行中和以統遠」，《治要》作「行身忠和以致疏遠」。
⓫ 「政」，周校本作「禁」。
⓬ 「罪」，《治要》無此字。
⓭ 「歡悦」，《治要》作「勸」。
⓮ 「被服於」，《治要》作「而被」。
⓯ 「夫法令」至「勸善」，《治要》作「夫法令所以誅暴也」。

教化之所致也。❶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❷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氣。❸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❹小者從大，少者從多。❺

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❻百姓之所取法，❼□□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❽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王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宫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做之，設房闥、備廄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黄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財富利，❾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别。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則農夫繕甲於田。❿故君之御下，⓫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争者也。⓬孔子曰：

❶「豈畏死」至「所致也」，《治要》作「此寧畏法教而爲之者哉」。

❷「近山之土燥」，《治要》作「而近山之木長者」。

❸「山川出雲雨丘阜生□氣」，《治要》作「高山出雲丘阜生氣」。

❹「不從」，《治要》作「西行者」。

❺「小者從大，少者從多」，《治要》作「小象大而少從多也」。

❻「王者之都」，《治要》無此四字。

❼「百姓」，原作「臣姓」，今據四庫本、清鈔本、周校本改。

❽「□□」，王校引宋翔鳳校：「别本有『是以』二字，不缺。」《治要》作「則者也」三字，屬上。「法則」，《治要》作「法度」。

❾「饒」，原作「餟」，今據清鈔本、周校本改。

❿「則」，原缺，今據子彙本、《治要》補。「甲」下，《治要》有「兵」字。

⓫「君」，《治要》作「君子」。

⓬「殘」，《治要》作「賊」。「上義而下争」，《治要》作「讓行而争路」。

「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❶先之於身而已矣。❷

辨惑第五

夫舉事者或爲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❸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爲作縱横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爲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爲苟容，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

故行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❺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❻正直故不得容其間。❼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❽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❾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

❶「至之」，《治要》作「令人視之」。
❷「先之於身」，《治要》作「亦取之於身」。
❸「或」上，王校據孫詒讓説補一「言」字。
❹「爲」，子彙本作「敢」。
❺「行」，原無，今據子彙本增。
❻「借」，四庫本、清鈔本、周校本作「錯」。
❼「正」，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❽「黨輩」，原作「當背」，今據子彙本改。
❾「所」，《治要》作「相」。

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❶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❷衆邪誤之矣。

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❸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

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❹有人告其母「參殺人」，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❻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❼況凡人乎！

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❽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

❶「異」，《治要》作「殊」。
❷「然自謬」至「是非者」，《治要》作「然而目繆心惑者」。
❸「目」，原作「自」，據子彙本改。「不能自信其目」，《治要》作「不敢信其直目」。「說」，《治要》作「言」。
❹「亦名參」，《治要》作「名者」，且下有「殺人」二字。
❺「其」，《治要》作「曾子」。「參」下，《治要》有「乃」字。
❻「有人復來告」，《治要》作「有頃人復告之」。
❼「雖」上，《治要》有「衆人之所是非」六字。「真聖」，《治要》作「賢智」。「安」，《治要》作「畢」。
❽「而相欲揖」，子彙本作「而相揖」。「而」，四庫本作「兩」。

罷會，齊人使優旃儛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❶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振動，❷人懷嚮魯之意。强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而折中。而定公拘於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彊齊。❸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丘山之功，不亦惑乎！

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鄣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三家，❹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❶「河」，子彙本、清鈔本作「門」。
❷「□」，王校據宋翔鳳校引別本補「邦」字。
❸「彊」下，原誤接本篇末「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並終此篇。今據子彙本、清鈔本改。
❹「三家」，原作「王家」，今據子彙本改。

慎微第六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内，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内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温、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内，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

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己，背惡向善，不貪於財，不苟於利，分財取寡，❶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❷故不知以爲善也，絶氣力，尚德也。

夫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所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顔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别纖微，忖度天地，乃

❶「寡」，原作「寬」，王校引俞樾説改，今從之。
❷「子」，原作「以」，今據子彙本改。

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親，捐骨肉，絶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

若湯、武之君，伊、吕之臣，因天時而行罸，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强，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絶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

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

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採微善、絶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彩，❶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别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綿綿漠漠，以道制之，察之無兆，遁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俱，❷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毁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新語卷上

❶「彩」，原作「邪」，今據子彙本改。

❷「爲俱」，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新語卷下

資質第七

漢中大夫陸賈撰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❶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❷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❸仆則爲萬世之用。❹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❺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❻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尅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❼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❽閉絶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❾隔於九屼之隄，❿仆於嵬崔之山，⓫頓於窅冥之溪，⓬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⓭狹者無步檐之蹊，⓮商賈所不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

❶「能」，《治要》作「大」。
❷「柟」，《治要》作「梓」。
❸「太山」，《治要》無此二字。「宗」，《治要》作「珍」。
❹「萬世之用」，《治要》作「世用」。
❺「之下」，《治要》無此二字。
❻「於」，《治要》無此字。「文彩之好」，《治要》作「文色」。
❼「爲」，《治要》作「則備」。
❽「不」，《治要》作「而」。
❾「及隘於山阪之阻」，《治要》作「及其戾於山陵之阻」。
❿「屼」，《治要》作「派」。「隄」，《治要》作「間」。
⓫「嵬崔之山」，《治要》作「塊壘之津」。
⓬「窅冥」，《治要》作「窈窕」。
⓭「通」，《治要》作「道」。
⓮「步檐」，《治要》作「徒步」。

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僵。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纍纍詰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材器制斷，❶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❷大者治罇，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閉之則絶，❸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絶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弃，此則爲宗廟之器者，❹通與不通亦如是也。❺

夫窮澤之民，據犂接耜之士，❻或懷不羈之才，❼身有堯、舜、皐陶之美，❽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❾□□之通故也。❿夫公卿之子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⓫然在尊重之位者，⓬輔助者强，⓭飾之者巧，⓮靡不達也。

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爲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爲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

❶「斷」，子彙本作「斲」。
❷「續」，《治要》作「接」。
❸「閉」，四庫本、周校本、清鈔本作「閑」。
❹「器」，《治要》作「瑚璉」。
❺「亦如是也」，《治要》作「也人亦猶此」。
❻「接耜」，原作「嗝報」，今據《治要》改。
❼「才」，《治要》作「能」。
❽「身」，《治要》無此字。「堯舜」，《治要》作「禹」。
❾「用」，《治要》作「容」。
❿「□□之通故也」，《治要》作「無紹介通之者也」。
⓫「才」，《治要》作「能」。
⓬「在」上，《治要》有「身」字。「位」，《治要》作「處」。
⓭「助」，《治要》作「之」。
⓮「飾之者巧」，《治要》作「飾之衆也」。

也。夫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而狹弃，斯之謂也。

昔宮之奇爲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嵩廬之下，❶而不録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

凡人莫不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怠戲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爲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聽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譏歸於君。閉塞之譏歸於君，則忠賢之士弃於野。忠賢之士弃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下所以傾覆也。

至德第八

夫欲建國彊威、辟地服遠者，❷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❸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❹而功不在於身、❺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道者衆歸之，❻恃刑者民畏之。歸

❶「嵩」，王校據唐本及《鹽鐵論·毀學》改作「蒿」。
❷「建」，《治要》作「富」。
❸「立」，《治要》作「建」。「垂名流光顯榮華」，《治要》作「垂名烈流榮華」。
❹「萬乘之國」，《治要》作「千乘之衆」。
❺「在於」，《治要》作「存乎」。
❻「懷道」，《治要》作「懷德」。

之則附其側，❶畏之則去其域。❷故設刑者不厭輕，爲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❸

夫形重者則身勞，❹事衆者則心煩，❺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爲治也，塊然若無事，❻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驛無夜行之吏，❼鄉閭無夜召之征，❽犬不夜吠，烏不夜鳴，❾老者息於堂，❿丁壯者耕耘於田，⓫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小大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⓬不怒而威，⓭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⓮

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内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

❶「附」，《治要》作「充」。
❷「域」，《治要》作「城」。
❸「疏」，《治要》無此字。
❹「身勞」，《治要》作「心煩」。
❺「心煩」，《治要》作「身勞」。
❻「塊然」，《治要》作「混然」。
❼「吏」，《治要》作「卒」。
❽「召」，原作「名」，今據子彙本、清鈔本及《治要》改。
❾「烏」，《治要》作「鷄」。
❿「老者息於堂」，《治要》作「耆老甘味於堂」。
⓫「丁壯者」，《治要》作「丁男」。「田」，《治要》作「野」。
⓬「信」下，《治要》有「誠」字。
⓭「威」下，《治要》有「行」字。
⓮「恃」，《治要》作「待」。「深刑刻法」，《治要》作「深牢刻令」。

於內，❶而欲建金石之功，❷終傳不絕之世，❸豈不難哉？ 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❹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 是三君皆强其威而失國，❺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魯莊公一年之中以三時興築作之役，規固山林草澤之利，❻與民爭田漁薪菜之饒。刻桷丹楹，眩曜靡麗，收十二之稅，❼不足以供回邪之欲，❽繕不用之好，❾以悅婦人之目，❿財盡於驕淫，人力罷於不急，上困於用，下飢於食。 乃遣臧孫辰請糴於齊，⓫倉廩空匱，外人知之，於是爲宋、陳、衛所伐，賢臣出，叛臣亂，子般殺，而魯國危也。⓬ 公子牙、慶父之屬敗上下之序，亂男女之別，繼位者無所定，逆亂者無所懼。 於是齊桓公遣大夫高子立僖公而誅夫人，逐慶父而還季子，然後社稷復存，子孫反業，豈不謂微弱者哉？ 故爲威不强還自亡，立法不明還自傷，魯莊公之謂也。 故《春秋》穀缺。⓭

❶「臣下」，《治要》作「群臣」。
❷「功」，《治要》作「統」。
❸「終傳」，《治要》作「繼」。
❹「弒」，《治要》作「殺」，四庫本、周校本作「死」。
❺「威」，原作「盛」，今據子彙本、《治要》改。
❻「固」，《治要》作「虞」。
❼「收」下，《治要》有「民」字。
❽「回邪」，《治要》作「邪曲」。
❾「繕」，原作「饍」，今據子彙本、《治要》改。「不用之」，《治要》作「不足」。
❿「悅」，原缺，今據子彙本補。王校引宋翔鳳校據《治要》補作「快」。
⓫「糴」，原缺二字，今據子彙本補。王校據《國語·魯語》補作「滯積」。
⓬「國危也」，原缺二字，王校引宋翔鳳校據《治要》補作三字，今從之。
⓭「穀」下，各本皆缺。

懷慮第九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❶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内，平遠者必正近。綱紀天下、❷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役於外。❸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振山東，横説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内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爲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

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敧斜之慮，正其國如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於海内，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❹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以□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而尚道德，懷奇伎，□□□，□陰陽，合物怪，❺作乾谿之臺，立百仞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弃□□□。❻魯莊公據中土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

❶「懷異」，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❷「紀」，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❸「役」，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❹「政」，子彙本作「故」。
❺「怪」，原作「恠」，王校據孫詒讓説改，今從之。
❻「□□□」，王校據宋翔鳳校引別本補「疾之手」三字。

先人之體，尚權杖威，有萬人之力，懷兼人之强，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泗爲境。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❶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❷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翫而不可大用也。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❸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秉政圖□兩，❹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❶「□」，王校據宋翔鳳校引別本補「尊」字。
❷「乖先」，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❸「失」，子彙本作「大」。
❹「□」，王校據嚴可均説以爲不缺而刪。

本行第十

治以道德爲上，❶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❷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步之士，脩道行德，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夫子陳、蔡之厄，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緼袍，不足以避寒，倥偬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衣之士，上□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説諸侯，欲匡帝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立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授其化以序終始；❸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録以知性命；表定六藝以□□□。❹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强弱不相淩，賢與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而不絶，功傳而不衰，《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威耶？❺

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合天氣、承天功、象天容，而不與爲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泛舟，❻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

❶「治以道」，原缺二字，今據《治要》補三字。子彙本作「□以道」。

❷「德」，《治要》作「道」。

❸「序」，原作「厚」，王校據孫詒讓説改，今從之。

❹「□□□」，王校據宋翔鳳校引别本補「重儒術」三字。

❺「以」下，原缺二字，子彙本、四庫本、清鈔本、王校俱作缺三字。

❻「泛」，《治要》作「運」。

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❶然功不能自存，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天下也。❷

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❸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❹所□□□功德也。❺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夫身帶璧玉，庸環佩服，府藏珍□，□□□酌，舍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己而濟於事也。❻高臺百仞，金□□□□簾雕飾，❼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惡衣服而謹仁義，❽不損其行以增其容，❾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則翫好之物弃於下；雕刻綪畫不納於君，❿則淫伎曲巧絶於民。⓫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瑤琨，探沙谷，捕翡翠，⓬□瑇瑁，搏犀象，消筋力，散布泉，⓭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⓮豈不謬哉！未見先

❶「力」上，《治要》有「武」字。
❷「天」，《治要》無此字。
❸「財」，《治要》作「利」。
❹「事」，《治要》作「行」。
❺「所」下，原缺三字，《治要》作「廣」。
❻「夫身」至「事也」，《治要》作「夫懷璧玉、要環佩、服名寶、藏珍怪。玉斗酌酒，金罍刻鏤，所以夸小人之目者也」。
❼「金□□□□簾雕飾」，《治要》作「金城文畫」。
❽「惡衣」，原缺，今據《治要》補。「謹」，《治要》作「勸」。
❾「增」，《治要》作「好」。
❿「雕刻綪畫」，《治要》作「琱琢刻畫之類」。
⓫「民」，《治要》作「下」。
⓬「翡翠」，《治要》作「豹翠」。
⓭「泉」，《治要》作「帛」。
⓮「邪」，《治要》作「侈」。

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誡第十一

君明於德可以及遠，❶臣篤於信可以致大。❷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比德於五帝，❸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効、吉凶之徵，❹一出於身；存亡之道、❺成敗之驗，❻一起於行。❼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

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屈申不可以失度，❽動作不可以離道。❾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

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爲也，❿乃君國者有所取之也。⓫惡政生惡氣，⓬惡氣生災異。⓭蝮虫之類隨氣而生，⓮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⓯惡政流於

❶「明於」，原缺，今據《治要》補。「德」，原作「政」，今據《治要》改。子彙本此三字作「□於政」。

❷「信」，《治要》作「義」。

❸「以」下，原缺四字，《治要》「以」作「自立」，下有「三公之官」四字，疑缺字當作「三公之官」。「五帝」下，《治要》有「三王」二字。

❹「徵」，原缺，今據子彙本補。《治要》作「符」。

❺「存亡」，原缺，今據《治要》補。

❻「驗」，《治要》作「事」。

❼「行」上，《治要》有「善」字。

❽「屈申」，原缺，今據《治要》補。「度」，《治要》作「法」。

❾「道」，《治要》作「度」。

❿「亡」，《治要》作「失」。

⓫「君國」，原作「國君」，今據《治要》乙正。

⓬「生」下，原有「於」字，今據《治要》删。

⓭「生」下，原有「於」字，今據《治要》删。

⓮「蝮」，《治要》作「螟」。

⓯「度」，《治要》作「變」。

民則虫災生於地。❶賢君智則知隨變而改，❷緣類而試思之，於□□□變。聖人之理，恩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❸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六鷁之退飛，❹治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鴝鵒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也。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

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録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之於彌漫之間，❺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絶國異俗，莫不知□□□，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

夫善道存於身，❻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己，無近而不去。❼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

❶「虫災生於地」，《治要》作「螟蟲生於野」。
❷「則」，子彙本作「辟」。
❸「頸而望治」，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❹「六」，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❺「散之」，子彙本作「散見」。「彌漫」，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❻「身」，《治要》作「心」。
❼「己無近」，原缺，今據《治要》補。子彙本作「身無遠」。

應。❶殷紂無道，❷微子弃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悦，❸行惡則臣子恐。❹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鄙者可以失近。❺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絶骨肉之親，❻弃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織履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第十二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❼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❽進退循法，❾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博而行己欲敦。❿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⓫目不淫炫燿之色，耳不亂阿□之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⓬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⓭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⓮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

❶「草木緣化」，《治要》作「白雉草澤」。
❷「無道」，原缺，今據《治要》補。
❸「善」下，《治要》有「者」字。「鳥獸」，《治要》作「百姓」。
❹「惡」下，《治要》有「者」字。「臣子恐」，《治要》作「子孫怨」。
❺「失」，原缺，今據《治要》補。
❻「絶」，原作「絁」，今據子彙本、四庫本、周校本、清鈔本改。
❼「達」，原作「遠」，今據子彙本改。「利」，原缺，今據子彙本、《治要》補。
❽「廣思而博聽」，《治要》作「博思而廣聽」。
❾「循」，《治要》作「順」。
❿「博而行己」，原缺，今據《治要》補。
⓫「觀花」，《治要》作「見華」。
⓬「□之聲是故語」，原缺，今據子彙本補，缺字據文義疑當作「諛」。《治要》作「諛之詞雖利」五字。「晉楚」，《治要》作「齊魯」。「回」，《治要》作「移」。
⓭「喬松」，《治要》作「王喬赤松」。
⓮「致其事而立其功」，原缺，今據《治要》補。

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而求其所短，不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❶ 是以吴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❷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❸ 故事或見一利而喪萬機，❹求一福而致萬禍。 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弛張，性命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❺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❻轉移有所守，故道□□□□□事可法也。

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 故聖人不必同道，□□□□□□，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 日□□□□□□□□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❼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 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 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苞日，彗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星失行。 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❽ 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明之道，❾君子見

❶「不」，原無，今據《治要》補。

❷「度艾陵之可勝」，《治要》作「艾陵之可以取勝」。

❸「悟勾踐將以破凶」，《治要》作「知檇李之可以破亡」。

❹「事」，此處原缺二字，今據《治要》補一「事」字。「一」，《治要》作「可」。

❺「謬」，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❻「廢」，原無，據子彙本、周校本、四庫本補。

❼「踰」，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❽「聖人」至「其本」，《治要》作「聖人因變而立功，由異而致太平」。

❾「堯」下，《治要》有「舜」字。「明之道」，原缺，今據《治要》補。

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暴則湯、武不仁，❶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亂之於朝廷，而匹夫治之於閨門。是以接輿、老萊所以避世於窮□□□□□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虛也。

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廢，雖未爲君□□□□□□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道而行之於世，❷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爲君者則不然，治不法乎堯、舜，❸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❹爲臣者不師稷、契、周公之政，❺則曰今之民不可以禮義化也。❻爲子者不執曾、閔之賢，❼朝夕不休，盡節不倦，❽則曰家人不敦也。❾學者無回、賜之精，❿晝夜不懈，循禮而動，⓫則曰世所不行也。⓬自人君至于庶人，未有不法聖人而師賢者也。⓭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無人。」□□□□治

❶「暴」，原缺，今據子彙本補。

❷此句原缺三字，王校云：「天一閣本、傅校本、唐本作『聖人之』三字」。

❸「乎堯舜」，原缺，今據子彙本補。《治要》此句作「治不以五帝之術」。

❹「而」，《治要》作「則」。「德」，《治要》無此字。

❺「周公之政」，《治要》無此四字。

❻「禮義化也」，原缺，今據子彙本補。《治要》作「仁義正也」。

❼「賢」，《治要》作「質」。

❽「盡節不倦」，《治要》無此四字。

❾「則曰家人不敦」，《治要》作「而曰家不和」。

❿「無」，《治要》作「不操」。「回賜之精」，原缺，今據《治要》補。

⓫「循禮而動」，《治要》無此四字。

⓬「則」，《治要》作「而」。

⓭「不」，原無，今據《治要》補。「人」，《治要》作「道」。「而師賢者也」，此五字原缺，今據《治要》補。

之耳。❶

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者在朝而義士至。❷是以墨子之門多勇士，仲尼之門多道德，❸文、武之朝多賢良，❹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因而至，❺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❻禍福不妄作，❼唯心之所向、志之所行而已。

新語卷下

❶ 此句原缺四字，《治要》作「無人者，非無人也，言無聖賢以治之也」。疑所缺四字當作「言無聖賢」。

❷ 「義者」，原作「義士」，今據《治要》改。

❸ 「勇士仲尼」，原缺，今據《治要》補。子彙本「仲尼」作「聖賢」。

❹ 「文武」，《治要》作「文王」。

❺ 「因而至」，原缺，今據子彙本補。《治要》作「主而至」。

❻ 「出」，《治要》作「作」。

❼ 「妄作」，《治要》作「濫生」。

跋❶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大中大夫楚人陸賈譔。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於賈之語每奏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其書歲久殘闕，人間少有藏者。予同年李君仲陽宰潮之桐鄉，嘗得其本，鋟之於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此書殆其一也。然則李君之行之者，豈直取其文辭之古？而其失得成敗之論，固有國有家者之當鑒也。弘治壬戌九月十有一日前進士吳郡都穆記。

❶ 此題原無，爲校點者所加。

新書

〔西漢〕賈誼 撰

嚴佐之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新書》十卷，西漢賈誼撰。賈誼（公元前二〇〇——前一六八年），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年十八「能頌書屬文」，「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時召爲博士，旋遷太中大夫，建言獻策，多有採納施行；後出爲長沙王太傅，轉梁懷王太傅，卒於任所，終年三十三。遷《史》班《書》，皆爲列傳。

賈誼是西漢著名政論家、文學家、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留下的文字撰述，據《漢書·藝文志》著録，「諸子略·儒家」類有「《賈誼》五十八篇」，「陰陽家」類有「《五曹官制》五篇」，「詩賦略」有「《賈誼賦》七篇」。其《弔屈原賦》、《鵩鳥賦》、《過秦論》、《治安策》等，向稱古代文學史上的名篇。而他的政論與思想，則集中存留在「著述五十八篇」，即世傳今本《新書》十卷中。

傳世的《新書》，又有《賈子》、《賈子新書》、《賈太傅新書》、《賈誼新書》、《賈長沙集》等異名。所謂「五十八篇」之數，則自趙宋以降已稱外闕，存其目而亡其文者二篇（《問孝》、《禮容語上》），至於卷帙篇目之分合計數，各本亦稍有不同，然究其篇名、次序、内容，則大體無異。全書分「事勢」、「連語」、「雜事」三類：凡屬「事勢」諸篇，皆爲文帝陳政事者；「連語」諸篇，乃不盡以告君，蓋有與門人講學之語；「雜事」諸篇，則平日所稱述頌説者。《新書》的部分篇章内容，並見於《史》《漢》紀傳及《大戴禮記》等典籍，且相比于《新書》文本的「割裂顛倒」，反顯得「條理通貫」。故懷疑《新書》係抄撮史傳而「非誼本書」者，代不乏人，或直指「妄人僞爲」，或謂之「不全真亦不全僞」。洎近世余嘉錫先生爲之辨證，非僞之論始爲信説。

《新書》傳世既久，版本寖多。若宋槧者，有淳熙八年（一一八一）程漕使刻本、淳祐八年（一二四八）潭州重刻本和建寧府陳八郎書鋪刻本，惜皆亡佚無傳，所幸清盧文弨抱經堂刻本的校記載有潭

本、建本的部分異文，差可藉以略窺豹斑。明清二代，《新書》屢經刊印，確知流存至今的刻本多至二十餘種，或源出潭本、建本，或兼綜舊槧舊鈔，或反據《史》《漢》增刪校改，版本系統甚爲複雜。大致而言，明前期諸刊，大都淵源有自，雖仍多舛訛，但比較明後期各色刻本的逞臆謬改，仍覺勝出一籌。至於清刊諸本，則僅乾隆間盧文弨校刻本堪稱翹楚，他如光緒間諸刻，不過步武抱經而已。然盧本增刪率意，校改過度，亦爲後世學者詬病。是至清季民初，乃有俞樾、王耕心、劉師培、陶鴻慶等，爲之疏通訓詁，校訂謬誤，成績不凡。故此，近今新版之校注本，乃得充分汲取而後出轉精，如中華書局版《諸子集成》之《新書校注》。惟其所選底本（明正德吉府刻本），則未能盡如人意。故此次《儒藏》編集，重作校理，其旨乃在求《新書》傳刻初舊之貌，以與其他善本互爲參補。

按今存《新書》早期刻本計有四種，按時序依次爲：明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洛陽喬縉刻本《賈長沙集》，明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沈頡刻本《賈誼新書》，明正德八年（一五一三）李夢陽刻本《賈子》，明正德九年陸相刻本《新書》。喬縉刻本雖屬最早，卻不能稱善，蓋其實「取二家之傳，并誼平時所爲論賦，略加檃栝」而已，可謂「出身不純」；且訛奪舛亂，斷簡缺葉，比比皆是。惟其誤多屬手民無心，尚不失參校之用。其次沈頡刻本，據自序云，該本係「將洛本（即喬本）與他本三復參校」而成，經與比校，是宜源出喬本，而實勝喬本。再次李夢陽刻本，是本據「弘治間都穆京師刻本」而「略校之」，故與前二者迥然別成系統。再次陸相刻本，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正德間官長沙郡守，因「檢郡齋故櫝中」舊刊版片補刻而成，故此本實與宋淳熙八年程漕使本、淳祐八年潭州本一脈相承，源流最是「正宗」，且後世重刻者，如正德吉府刻本等，亦多取爲依據，四明刊中，誠推首善。

故此次校點整理，即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陸相刻本作底本（惟刪其夾注釋音詞訓），取上海圖書館藏喬縉刻本（簡稱喬本）、沈頡刻本（簡稱沈本）、李夢陽刻本（簡稱李本）作對校，並參校以

清盧文弨抱經堂刻本（簡稱盧本）及其校録的宋潭州刻本（簡稱盧校潭本）、建寧刻本（簡稱盧校建本）異文。底本略有闕頁，乃據李本補足。惟卷末附《賈太傅傳》，則取中華書局標點本《漢書》本傳，對校異同，勘訂正誤。

校點者　嚴佐之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藴，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乎其奇偉，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没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焉。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于長沙，去今千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傅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閲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脱落尚多，因詢於余。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余爲序。余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决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

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所擇，而其藴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正德九年菊月吉旦，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黄寶序。

新書卷第一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❶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舉爲一。❷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❸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❹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師，❺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争割地而賂秦。

❶「惠文武昭襄」，喬本、沈本無「文」字，李本及盧校潭本作「惠王武王」。
❷「舉」，喬本、沈本、李本皆作「與」。
❸「燕」下，李本及盧校潭本有「楚齊」二字。
❹「屬」，李本作「朋」。
❺「師」，沈本、李本作「衆」。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❶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❷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❸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没，餘威震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❹非有仲尼、❺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❻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干爲旗，❼天下雲合而嚮應，❽赢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鈎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亢九

❶「尸」，原作「師」，據沈本、李本改。
❷「百」，原作「北」，據沈本、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❸「池」，原作「地」，據沈本、李本改。
❹「不能」，喬本、李本作「能不」。
❺「仲尼」，喬本、沈本作「仲弓」。
❻「弊」，喬本、沈本及盧校潭本作「散」。
❼「干」，喬本、沈本、李本作「竿」。
❽「而」，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❶序八州而朝同列，❷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 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内，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❸强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❹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

❶「勢」，喬本、沈本作「權」。
❷「序」，喬本、沈本作「招」。
❸「勁」，李本作「政」。
❹「離」，李本及盧校潭本作「併」。

下莫不引領而觀其亡。❶ 夫寒者利短褐，❷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❸即四海之内，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❹ 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於衆庶，❺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

❶「亡」，盧校潭本作「政」。
❷「短」，盧校潭本作「裋」。
❸「天下」二字，盧校潭本疊。
❹「斂」，原作「歛」，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❺「卿」，原作「鄉」，據喬本、沈本改。

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❶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❷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❸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

❶「沛」，盧校潭本作「師」。

❷「當此」至「遂壞」，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無此四十六字。

❸「士」，盧校建本作「土」。

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❶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❷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❸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吴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袵，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黄帝曰：「日中必熭，❹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

❶「臣」，盧校潭本無此字。
❷「後」下，盧校潭本有「事」字。
❸「帝」，原作「弟」，據喬本、沈本改。
❹「熭」，原作「蔧」，據盧校潭本改。

天之助，常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踴躍，離今春難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籍也。竊爲陛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 事勢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爇，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娱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

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❶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繦緥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爲明帝，❷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顧成之廟，❸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❹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何以易此？爲之有

❶「尠」，原作「[酉+少]」，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王」，李本作「生」。
❸「顧成」，原作「觀成」，各本及盧校諸本皆同，案盧本據《漢書》改，玆從之。
❹「一夫者」，盧校潭本無。

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禍之所雜，❶豈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鏌鋣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❷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❸何以厚此？❹

藩彊 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彊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國北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户

❶「雜」，盧校潭本作「罹」。
❷「夫」，喬本、沈本作「夭」。
❸「白」，喬本、沈本無此字。
❹「厚」，喬本、沈本、李本作「異」。

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少攻而最完，勢疏而最忠，❶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❷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❸黥布、彭越之倫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争，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禄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❹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❺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

❶「勢」，原作「執」，據沈本改。
❷「數」，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❸「令」，原作「今」，各本及盧校諸本皆同，案盧本據《漢書》改，兹從之。
❹「折」，原作「拆」，據喬本、沈本改。又「臣聞」至「必折」，盧校潭本無此十字。
❺「雲」，原作「云」，據喬本、沈本改。

之井。爲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尰，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❶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尰也，又苦跛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尰也，又苦跛盭」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❷郎中、謁者受臈取告，❸以官皇帝之法予之；❹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❺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❻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與下，❼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❽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

❶「悲夫」至「至心」，盧校潭本無此十字。
❷「所在」二字，原倒，據沈本及盧校潭本乙正。
❸「臈」，各本同，案盧校改作「謁」，宜是。
❹「予」，原作「子」，據李本改。
❺「法」，原缺，據李本補。
❻「諸」，原作「侯」，據李本及盧校建本、潭本改。
❼「下」，原作「一」，據沈本改。
❽「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原無，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據別本補，茲從之。

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❶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性則同，❷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❸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❹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德一。」❺《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裳。」「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

❶「儀」上，沈本、李本有「令」字。「之」，李本作「令」。

❷「性」，原作「桂」，喬本、沈本作「理」，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❸「膚」，盧校潭本作「異」。

❹「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李本及盧校潭本作「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

❺「民」下，各本同，案盧本有「則民」二字，與《大戴禮記》同，宜是。

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❶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争先；厚澤疑者，是謂争賞；權力疑者，❷是謂争彊；等級無限，是謂争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争。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絶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❸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禄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使人定其心，❹各著其目。❺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

❶「類」，喬本、沈本作「述」。
❷「權」上，原衍「卿」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
❸「則爲臣例」，李本及盧校潭本作「則以爲臣」。
❹「使」，原作「季」，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❺「著」，原作「着」，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❶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益壤 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載之治安，知今之勢，豈過一傳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稾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藩扞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隣，僅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❷故皇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東門之外，❸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❹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❺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

❶「幾」，原作「及」，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天下」上，沈本、李本有「唯」字。
❸「侯」，李本作「子」。
❹「諸侯」上，李本有「兩」字。
❺「其吏民」至「欲得王」，各本皆無此三十二字。

久以爲奉地也。❶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❷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吴、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恣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闇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❸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新書卷第一終

❶「奉」，原作「秦」，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據別本作「奉」，謂「奉地，奉天子之地」，兹從改。
❷「患」，盧校建本無此字。
❸「今陛下」至「少留意計之」六十四字，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有，案盧本據本書《淮難篇》削去，宜是。

新書卷第二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憂，❶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而如意，而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❷可謂仁乎？

五美 事勢

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菹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子孫王之，❸分地盡而止，❹趙幽王、楚元王之

❶「憂」上，盧校建本有「不」字。

❷「能」，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皆作「寧」。

❸「子孫王之」，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❹「止」，原作「正」，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子孫，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吴、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❶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❷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棧奇、❸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❹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黄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勢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

❶「制」，李本作「削」。
❷「徙」，原作「從」，據沈本、李本改。
❸「棧」，原作「機」，據盧校建本、潭本改。
❹「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盧校潭本作「卧赤子衽席之上而天下安」。

反，淮南爲逆，今吴有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猥之數也。❶且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剥割，皆象理也。然至髖髀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❷勢已定，權已足矣，❸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 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一足以利天下，❹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❺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熛熛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

❶「猥」，各本同，案盧本作「猥」，宜是。
❷「權勢」至「斤斧也」，此十一字原缺，據盧校潭本補。
❸「已」下，原衍「定」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
❹「小」，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❺「善」下，原衍「一」字，據喬本、沈本删。

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陛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❶周襄王出逃伯鬭，❷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餘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❸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❹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始，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❺是樂有

❶「侯」，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❷「逃」，原作「迯」，據喬本改。
❸「孫」，原缺，據喬本補。
❹「孫」，原缺，據喬本補。
❺「不」上，李本有「令」字。

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治不過尺矣。❶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❷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令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❸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

❶「治」，喬本、沈本作「殆」。

❷「帝」，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據下文改作「上」，宜是。

❸「則」，原作「則」，據喬本、沈本改。「傌」，盧校建本作「僇」，潭本作「笞」。

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❶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之見也。❷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❸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耻，奊茍無節，❹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茍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茍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茍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❶「令」，原作「今」，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之」，喬本、沈本、李本皆無。

❸「衆人畜我我故」，此六字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❹「奊」，原作「斷」，據李本改。

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污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污穢，曰「帷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❶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❷「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忘私，利不苟就，❸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❹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❺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❻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託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❶「者不謂罷軟」五字，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❷「曰」，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❸「利」，原作「刑」，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❹「也」，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❺「誠死」至「之臣」，此十六字原缺，據喬本及盧校建本、潭本補。
❻「城」，原作「誠」，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新書卷第三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以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加刀筆之吏，❶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哉。❷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❸行義非循也。豈且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主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所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云。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醜日甚，可爲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乎不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剄父矣，❹財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❺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尤至者已。❻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也與！

❶「加」，喬本作「如」。
❷「如」，喬本、沈本作「如此」，李本及盧校潭本作「何」。
❸「相」，李本及盧校潭本作「怡」。
❹「剄」，原作「到」，據沈本、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❺「下」，原缺，據沈本補。
❻「尤」，原作「先」，據李本改。

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吏，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特適然耳。夫移風易俗，❶使天下移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持此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❷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❸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而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❹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❺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敗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乎？

時變 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懼，壯凌衰，功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轒，飾詐而相紹者爲知，❻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有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

❶「移」，原作「遺」，據沈本、李本改。
❷「四維」下，李本及盧校潭本有「而」字。
❸「僭」，原作「賤」，據李本改。
❹「定」，原缺，據李本補。
❺「楫」，原作「揖」，據沈本、李本改。
❻「詐」，原作「設」，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祭政，[1]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也，[2]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罵也，[3]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篲耳，[4]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5]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6]悲夫！[7]

---

[1]「祭」，喬本、沈本、李本皆無。

[2]「財」，原作「則」，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3]「罵」，原作「母」，據喬本及盧校潭本改。

[4]「耳」，李本及盧校潭本作「而」。

[5]「信」，原缺，據李本補。

[6]「之」，原不重，據沈本補。

[7]「悲夫」下，原有「帝者養士進取遺禮」八字，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據別本無，兹從删。

瓌瑋 事勢

天下有瓌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縣網，❶甚可瓌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乎？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❷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功，❸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❹夫奇巧末技、商販遊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❺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

❶「不知」二字，原重，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校以爲衍文刪去，茲從之。
❷「窳」，原作「瓢」，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❸「費」，原作「廢」，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❹「餘」，李本及盧校潭本無。
❺「著」，原作「者」，據沈本、李本改。

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❶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❷敢犯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形，❸奸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遏則讓，❹上位僭者誅，❺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❻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❼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不羅縣網」。❽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孽產子 事勢❾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喪資，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墻。古者以天

❶「也」，原作「中」，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巧」，原作「乃」，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❸「形」，喬本、沈本作「起」。
❹「遏」，李本及盧校潭本作「退」。
❺「位」，李本及盧校潭本無。
❻「巧」，原作「功」，據沈本、李本改。
❼「詐」，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❽「民」，原缺，據李本補。
❾「勢」，原作「業」，據李本改。

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❶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産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賈侈貴，墻得被繡；帝以衣其賤，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❷欲其無爲奸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茈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夫治可也，若爲大亂，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以鉛鐵焉，❸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

❶「下」，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❷「之欲」至「肌膚」十八字，原脱剩「飢」「膚」二字，據盧校潭本補。
❸「以」，原作「石」，各本同，案盧校曰《漢書・食貨志》作「㠯」，即古「以」字，茲據改。

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❶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争其民，則敵必懷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❷此其一也。

壹通

所爲建武關、函谷、❸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❹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❺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

❶「上」，原不重，據沈本、李本補。
❷「長太息者」，原作「太長息」，據沈本、李本補乙。
❸「關」，原作「開」，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❹「馬」，原作「焉」，據李本改。
❺「衆」，原作「重」，據喬本、沈本改。

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❶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闊大國而爲都，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❷至不得也。陛下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事勢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❸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❹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之所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❺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之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❻彊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

❶「致輸」，各本同，案盧校曰誤倒，宜是。
❷「纂」，原作「纂」，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❸「至」，原缺，據李本補。
❹「繇」，李本及盧校潭本作「力」。
❺「海上」，二字，原倒，據喬本、李本、沈本乙正。
❻「行勝」，盧校潭本作「不勝」，盧校曰「當爲行縢」。

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❶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絶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❷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❸毋以資奸人。

親疏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❹高皇帝與諸公併肩而起，❺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幸者乃得爲中涓，❻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危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

❶「不」，原作「至」，據李本改。
❷「苦」，原作「若」，據沈本、李本改。
❸「如」，原作「知」，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❹「殽」，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作「豪」。
❺「公」，原作「侯」，據盧校潭本改。
❻「乃」，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潭本作「仍」。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❶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 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 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❷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❸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 召之焉可致？ 幸而至，法安可得加？❹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 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❺匕首已陷於胷矣。陛下雖賢，誰與領諸侯？ 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齘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纚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百金。

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❻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❶「中山王王趙」，各本同，案盧校曰「《漢書》作中子王趙，此誤」，宜是。
❷「有」，沈本、李本及盧校建本無此字。
❸「帝」，沈本作「宰」。
❹「加」，喬本、沈本作「尚」。
❺「適」，喬本、沈本作「乃」。
❻「九」，原作「八」，據盧校潭本改。

今漢興三十年矣，❶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 未穫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 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 竊伏念之，愈使人悲。❷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 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❸上弗自憂，將以誰偷？ 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❹天下何以相救？ 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餽之矣？ 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乃，❺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省弗自憂，❻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 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議從丞相、御史計之。臣義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義計勿厚疏，殆無傷也，有時矣。

解縣 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 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 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

❶「三十」，各本同，案《漢書》及本書《無蓄篇》作「四十」。

❷「愈」，原作「與」，據喬本、李本改。

❸「豈」下，各本同，盧本據舊校本增「不在」二字，宜是。

❹「千」，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❺「乃」，各本同，案盧本據《漢書》校改本「及」，宜是。

❻「自」，原作「目」，據喬本、沈本、李本及盧校潭本改。「省弗自憂」，盧校別本作「弗自省憂」，宜是。

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廬躄，且病痱。夫躄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饟至難也。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介胄而睡，❶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天下倒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强，匈奴伏其辜而殘亡，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所誠宜，俛視中國，仰望四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事勢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

❶「胄」，原作「冑」，據沈本、李本改。

匈奴，竊爲陛下不足。且事勢有甚逆者焉，其義尤要。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❶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植之勢也。天下之勢倒植矣，❷莫之能理，猶爲國有人乎？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搰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新書卷第三終

❶「之」，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❷「下」，原作「子」，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據本書《解縣》篇改。

新書卷第四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❶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❷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❸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置郡。❹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内行外信，四荒悦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建隆義渠、❺東胡諸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❻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贅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

❶「控弦」，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作「扞彊」。
❷「設」，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作「彼」。
❸「延」下，原有「安」字，據沈本删。
❹「之」下，原有「其」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置」，喬本、沈本作「直」。
❺「建」，喬本、沈本、李本無此字。
❻「且」，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時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❶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忿然不承帝意？」臣爲陛下建三表，❷設五餌，以此與單于争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❸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讎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❹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❺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子之遻慈母也。❻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❼一可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此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賞薄不足以動人。❽故善賞者踔之，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

❶「彊」，李本及盧校潭本作「伯」。

❷「臣爲陛下」，原作「陛下爲臣」，各本皆同，案盧本據舊人校本改乙，兹從之。

❸「許」，原作「詐」，據沈本改。

❹「孤」，李本及盧校潭本作「圖」。

❺「戎」，原作「我」，據沈本改。

❻「若」，沈本、李本作「弱」。

❼「技」，原作「校」，據李本改。又「工」原作「二」，據沈本、李本改。

❽「賞」，原作「尚」，各本同，據盧本校改。

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緑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❶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❷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徐憚其所自，❸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懷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十三十人，❹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❺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令使者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❻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❼必令此有高堂邃宇，❽善厨處，大囷京，厩有編馬，庫有

❶「人」，各本同，案盧本疊「人」字，宜是。
❷「欲觀」二字，原倒，據喬本乙正。
❸「徐憚」，各本同，案盧本從《淮南子》作「憚悇」，宜是。
❹「十」，喬本、沈本無此字。
❺「蹈」，原作「踰」，據沈本改。
❻「令使者降者」五字，喬本、沈本作「使降者」。
❼「富」，盧校建本作「官」。
❽「此」，原作「北」，據李本改。

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京之畜，畜皆過其故王，❶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❷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入則更侍。❸上即饗胡人也，大觳抵也，❹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❺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❻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❼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❽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覲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縛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

❶「畜」，喬本、沈本、李本無此字。
❷「胡」，原作「故」，據沈本及盧校建本改。
❸「入」，原缺，據沈本及盧校潭本補。
❹「觳」，原作「穀」，據李本改。
❺「力」，原作「功」，據沈本改。
❻「胡」，原作「故」，據沈本及盧校建本改。
❼「贛」，原作「贑」，據沈本、李本改。
❽「前」，原作「胡」，據沈本改。

于寢不聊寐，飯失其口，裨劒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迮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人之見將吏，猶噩迮仇讎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❶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稽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詈，且引衆而遠去，連比有數。❷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膹炙，嘽潛多飯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❸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❹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❺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祟

❶「使」，原作「軍」，據李本改。
❷「比」，原作「此」，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❸「人」，原作「矣」，據李本改。
❹「無」，原作「吾」，「銖」原作「誅」，並據沈本、李本改。
❺「祟」，原作「宗」，據李本改。

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❶人民寃之。」❷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貊戎狄，❸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慉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❹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臣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銍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❺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❻不搏反寇而搏蓄菟，❼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

❶「怵」，盧校建本作「臨」。
❷「寃」，盧校建本作「患」。
❸「貊」，喬本、沈本作「夷」。
❹「賓」，盧校潭本作「臣」，屬下讀。
❺「國」，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❻「敵」，沈本及盧校建本作「獸」。
❼「菟」，原作「莬」，據沈本、李本改。

乎？❶繁細虞，❷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淮難 事勢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❸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譙讓，❹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黄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佗所。❺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❻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菫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❼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抑而不受，❽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❾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❿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

❶「不」，原無，各本同，案盧本從舊人校增，茲從之。
❷「繁」，盧校潭本作「玩」，盧校別本「細」下有「是」字。
❸「竊」上，原有「一」字，各本同，案盧校删去，茲從之。
❹「譙」，原作「醮」，據沈本改。
❺「徙」，原作「從」，據沈本改。
❻「王」，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❼「孰」，原缺，據沈本補。
❽「抑」，原作「聊」，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❾「金道」，各本同，案盧校曰當作「嚴道」，與《漢書・淮南王傳》同，宜是。
❿上「子」字，原作「王」，據沈本、李本改。

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❶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焉泣洽衿，❷卧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❸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主也，❹爲發憤快志爾，故欲皆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王雖小，黥布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❺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吴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❻然使鱄諸刺吴王僚；燕太子丹富故，然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❼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鱄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

❶「世」，原作「也」，據喬本改。又「以」字原脱，據喬本、沈本補。

❷「衿」，原作「矜」，各本同，案盧本據別本改，兹從之。

❸下「父」字，原缺，各本同，案盧本據《漢書》增，兹從之。

❹「伐」，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校別本作「代」。

❺「人」，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❻「富」，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❼「億」，喬本、沈本作「德」，盧校潭本作「義」。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❶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❷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大殘；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❸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❹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有之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聚，❺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横擊，❻罷矣，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故法未必通也，❼遠方之疑者並舉而争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

❶「嚮」，原作「饗」，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以戰則勝」四字，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無。
❸「祟」，原作「崇」，據李本改。
❹「爵」，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❺「十」下，原衍「日」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
❻「者聚」二字，原倒，據李本乙正。
❼「故」，李本作「政」。

以爲富安天下，而直以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也，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 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❶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❷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刑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殽鈆鐵及以雜銅也，❸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虀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弊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姦，❹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以請之，則吏隨而搒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勢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❺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

❶「廼」，原作「遷」，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少」，原作「中」，據喬本、沈本改。
❸「以」，原作「石」，參見《銅布》篇校。
❹「姦」，原作「聊」，各本同，案盧本據《漢書》改，兹從之。
❺「且弗」，原倒，據沈本乙正。

權族，而吏急而壹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❶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煩，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鬬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❷吏必議曰禁之。❸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圉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王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新書卷第四終

❶「鄉」，原作「饗」，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此」，原脱，據李本補。
❸「禁之」二字，喬本、沈本、李本重。

新書卷第五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傅職 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宣。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設，使知廢興者，而戒惧焉。教之任術，[1]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復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伐，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敬，[2]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3]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内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僩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

[1] 「之」，原作「知」，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2] 「敬」，原作「教」，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3] 「先」，原作「光」，據沈本改。

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❶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❷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❸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倜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彰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食，饑而餒，❹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户，❺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

❶「行」，原缺，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據《大戴禮記》補，兹從之。

❷「能」下，原有「而」字，據李本删。

❸「瞻」，原作「贍」，據喬本、沈本改。

❹「餒」，李本作「惏」。

❺「開」，原作「関」，據沈本、李本改。

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❶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保傅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❷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❸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❹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❺故咳唾，❻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❼猶生長楚之不能不楚言也。❽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❾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能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若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

❶「眚」，原作「清」，據沈本、李本改。
❷「古」下，原有「者」字，據喬本、沈本刪。
❸「之」，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❹「師」，李本無。
❺「太」，原作「天」，據沈本、李本改。
❻「咳唾」，沈本作「孩提有識」四字。
❼「正」上，原有「不」字，據李本刪。
❽「之」，原作「言」，據喬本、沈本改。
❾「業」，原作「素」，據沈本、李本改。

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理道得矣。此五學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❶ 天子有過，❷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

❶「勸」，各本及盧校潭本皆同，案盧校別本作「徹」，宜是。

❷「天」，李本作「太」。

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者，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讓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

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絶者，其軌迹可見也，❶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❷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矣，❸太子正而天下定矣。❹《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❺有天下而宜然。

❶「軌」，原作「執」，據沈本、李本改。
❷「諭」，原缺，據李本補。
❸「正」下，李本有「則太子正」四字。
❹「太」，原作「天」，據沈本、李本改。
❺「聖」，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苟背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 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胇，履其肝。❶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摞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 夫勢爲民主，❷直與民爲仇，❸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 羞甚！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❹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著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❺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❻牆薄

❶「肝」，原作「所」，據沈本改。
❷「勢」，原作「執」，據沈本改。
❸「與」，原作「學」，據沈本、李本改。
❹「夫」，原作「大」，據沈本改。
❺「也」，原缺，據喬本、沈本補。又，「其徑相如也」下，盧本據《新序》言當有「其澤相如也」，宜是。
❻「誼」，原作「義」，據李本改。

咫亟壞，❶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爲善則行，❷鯀、驩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雖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❸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❹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竪貂、易牙則餓死胡宮，❺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耳，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❻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❼濟濟辟王，❽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❾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

❶「咫」下，原有「尺」字，據沈本、李本删。
❷「契」，原作「羿」，據李本改。
❸「雖侈」，盧校潭本作「飛廉」。
❹「可」，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❺「易」，原作「子」，據李本改。
❻「得善佐則存」，此五字原無，據沈本及盧校建本補。
❼「槱」，原作「醮」，據沈本改。
❽「王」，原作「士」，據沈本改。
❾「練」，原作「諫」，據沈本、李本改。

要，以調天下之宜，❶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盭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正法則，領度量，❷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❸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❹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樂之正，❺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誡，身行之彊，則職以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證。出入不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迎送非其章，❻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方之君，譔之班爵、列位、軌任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

❶「下」，原缺，各本同，案盧校據後文「天下失宜」增，茲從之。

❷「領」，各本同，案盧校作「頒」，宜是。

❸「故」，原作「正」，據沈本、李本改。

❹「車」，原作「重」，據沈本、李本改。

❺「樂」，喬本、沈本作「義」。

❻「迎」，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歷天事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以掌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　孝闕

新書卷第五終

新書卷第六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❶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争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❷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内，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惠則不厲，❸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

❶「太」，原缺，據李本補。
❷「主臣」，李本及盧校潭本作「主主臣臣」。
❸「厲」，各本同，案盧校據别本作「厲」，宜是。

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❶良臣順上之志者，❷可以義矣。❸故其嘆之也長，曰「于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以節義而没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❹殽膳下浹而樂人始奏。❺觴不下徧，君不賞差；❻殽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十年之積。❼雖有凶旱水溢，❽民無飢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

❶「上」，原作「下」，據李本改。
❷「良臣順上之志」，此六字原無，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❸「以」，盧校潭本作「謂」。
❹「差」，各本皆同，案盧校作「羞」，宜是。
❺「人」，原作「入」，據沈本、李本改。
❻「賞差」，各本皆同，案盧校作「嘗羞」，宜是。
❼「而」下，李本「有」字。
❽「溢」，原作「注」，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❶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❷榭徹干侯，❸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❹《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❺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眭而不逮，❻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❼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夭，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莫多。❽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❾魚鱉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❿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徹，地富

❶「人」，原作「入」，據喬本、沈本、李本改。下同。
❷「不塗」二字，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❸「干」，原作「于」，據李本改。
❹「聞登穀則拜之」六字，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❺「之祜」，原作「子祐」，各本皆同，案盧本據《毛詩》校改，兹從之。下「祜」字同。
❻「眭」，原作「睢」，李本作「睢」，兹據沈本及盧校建本改。
❼「山」，原作「出」，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❽「莫」，李本作「蕃」。
❾「所」下，原有「以」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
❿「萬」，原作「方」，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熅，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擊之獸鮮，毒蠚猛蚄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之化也。

容經 連語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❶喪紀之志，漻然㵿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❷志色之經。❸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容經。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沭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沭垂綱。❹視經。❺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❻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❼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❽因以磬折曰肅立，❾因以垂佩曰卑立。❿立容。

---

❶「怫」，原作「惟」，據李本改。

❷「維如」二字，李本及盧校潭本無，李校曰「下缺六字」。

❸「經」，原作「淫」，據李本改。下「容經」同。

❹「綱」，沈本作「網」。

❺「視經」，原作「是淫」，據李本改。

❻「和」，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❼「言經」二字，原缺，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有，玆據補。

❽「微」，原缺，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有，玆據補。

❾「折」，原作「哲」，據沈本、李本改。

❿「卑」，原作「早」，據李本改。

坐以經立之容，❶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内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❷坐容。

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

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沵，足如射箭。趨容。

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

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

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遠無遲，❸背項之狀如屋之玄。❹拜容。

拜而未起。伏容。

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

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

禮，介者不拜，❺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若夫立而技，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趍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

❶「容」，原缺，據李本補。
❷「低」，原作「伭」，「卑」，原作「早」，併據李本改。
❸「遠」，各本同，案盧校從別本作「速」，宜是。
❹「玄」，各本同，案盧校從別本作「氐」，宜是。
❺「者」，原缺，據李本補。

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鳴玉者，❶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❷琚瑀以雜之。❸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噰噰，❹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揖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❺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顔，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❻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得

❶「鳴玉者」，此三字原缺，據李本及盧校潭本補。
❷「牙蠙」、「納」，原作「耳捍」、「細」，各本皆同，案盧校據別本改與《大戴禮記》同，兹從之。
❸「雜」，原作「額」，據沈本改。
❹「鸞」，原作「鳴」，各本同，案盧本據《毛詩》改，兹從之。
❺「儀」，原作「文」，據李本及盧校潭本改。
❻「放」，原作「敢」，各本同，案盧校據別本改，兹從之。

毋病乎？」故身之倨佝，❶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❷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❸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文若繆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人者，❹在小不寳，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惛，卒不妄，饒裕不贏，❺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爲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宿，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覩鸞和之聲，四時之運，類此輿教之道也。❻人主大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❼

❶「佝」，原作「兩」，各本皆同，案盧本從别本改，茲從之。
❷「哀」，各本及盧校潭本皆同，案盧本校改作「袞」，宜是。
❸「況」，原作「沉」，據喬本、沈本改。
❹「聖」，喬本、沈本作「至」。
❺「贏」，原作「嬴」，據李本改。
❻「類」，原作「頮」，據沈本改。
❼「聖」，喬本、沈本作「全」。

春秋連語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譴而行其誅，❶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可謂不察。

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❷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寇挾城堞矣。❸衛君垂淚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錯而不僨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僨仆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

❶「其」，喬本、沈本無此字。
❷「文繡」下，李本有「而乘軒者」四字。
❸「堞」，原作「蝶」，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墮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❶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❷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❸丈夫釋玦靬，❹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

❶「與」，原缺，據李本、盧本補。
❷「子」，原作「予」，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❸「抉」，原作「抶」，各本及盧校建本、潭本皆同，案盧本校改作「抉」，茲從之。
❹「丈」，原作「大」，據李本改。

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傴之背，斮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郳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❶

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横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❷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❸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以咎百姓，吾罪四。齊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善，以道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居三日，❹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

❶「禍」，原作「福」，據喬本、沈本改。
❷「齋宿」，原作「齊伯」，據沈本、李本改。
❸「三」，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❹「日」，李本及盧校潭本作「月」。

也，不亦羞乎？

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❶扶興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大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之棄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新書卷第六終

❶「德」，各本及盧校潭本皆同，案盧本校改作「聽」，宜是。

新書卷第七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❶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迺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❷

「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❸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矣，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

❶「然」，原在「忳忳」上，據李本改乙。
❷「有不醒者」，此四字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❸「姓」，原作「教」，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有也。❶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❷此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立，❸侍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illegible]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❹諫臣詰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粱糗。❺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

❶「亡有」，喬本同，沈本空二字，李本及盧校潭本作「已有」，盧校建本作「亡者」，盧本從別本作「亡無日」。

❷「謂」上，李本有「此之」二字。

❸「被」上，李本有「吾」字。

❹「諂諛」，李本作「謟諛」。下同。

❺「腶」，原作「服」，各本同，案盧本據《左傳》改，茲從之。

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以塊自易，❶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

「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吴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❷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不□，❸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而安之，説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吴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四境静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毁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吴。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没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

❶「易」，原缺，據李本補。

❷「一明」二字，原作「萌」，據喬本、沈本改。

❸「□」，原無，據李本及盧校潭本增。

於是履躄戴璧，號唫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吴王。吴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慍，好亂勝而無禮，谿徼而輕絶，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大夫爲臣，❶百世名寶因間官爲積，孤身爲關内諸侯，世爲忠臣。吴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争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絶吴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客臺樨而掩敗，❷犬群嗥而入淵，彘衡菹而適奥，燕雀剖而蚖蛇生，食蘆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目抉而珥東門，❸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剄夫差，❹兼吴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絜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内崩而死。

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虚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❺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❶「大」，李本作「丈」，宜是。
❷「樨」，喬本、沈本作「榭」，盧校潭本作「握」。
❸「目」，原作「自」，「抉」原作「抶」，併據沈本、李本改。
❹「襲」下，原有「邦」字，據喬本、沈本删。
❺「誅」上，原有「順」字，各本皆同，案盧本據别本删，兹從之。

諭誠 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❶「蛛蝥作網，今之人脩緒，❷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德之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❸酒二酣，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頼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昔楚昭王與吴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踦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貪，❹豈愛一踦屨哉？思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❺况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

❶「之祝」，原作「祝之」，據喬本、沈本、李本乙正。
❷「人」，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❸「饉」，李本、盧本無此字。
❹「貪」，李本作「貧」。
❺「而」，原作「不」，喬本同，據盧本改。

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剺面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❶ 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而三易臥，❷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麋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衣，餡吾以鼎實，舉被而爲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非冗言也，故在主而已。❸

退讓 連語

梁大夫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講怨分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誨莫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此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聞之，怩然醜以志自惛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乎？」說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

❶「五」，原作「正」，據沈本、李本改。

❷「三」，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作「五」，與本書《階級篇》同，宜是。

❸「故曰」至「而已」，此二十三字原缺，據盧校建本補。

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説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乎。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❶使者曰：❷「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絫，茆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❸居之者大佚，❹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❺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嚮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乎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説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磨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

---

❶「退讓」至「翟國亦有此臺乎」一段原缺，據盧校建本補。

❷「使」上，原有「大」字，據李本删。

❸「王」，原缺，據喬本補。

❹「者」，原缺，據喬本、李本補。

❺「羑」，原作「姜」，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去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❶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新書卷第七終

❶「鵠」，原作「銘」，據沈本、李本改。

新書卷第八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官　人連語❶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❷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脩身正行不悠於鄉曲，道語談説不悠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❸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

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

❶「連語」，此二小字原缺，據李本補。

❷「知足」以下，原逐段提行，沈本及盧校潭本連行，兹從之。

❸「眦」，原作「吡」，各本皆同，案盧本據别本改，兹從之。

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❶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❷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❸子女不褋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門治聽，❹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連語❺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僶俛而加志，我儃僈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黱黑，榆鋏陂，褋芷若，❻虻虱視，益口笑，佳能佻志，從容爲説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悇憛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

❶「聲樂」，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李本乙正。
❷「俳」，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❸「侍」，原作「持」，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❹「清門治聽」，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作「清門治德」，李本作「清晨聽治」。
❺「連語」，此二小字原缺，據李本補。
❻「芷」，原作「芒」，據李本改。

跦醜聖道之忘乎己，❶故步涉山川，坌冒楚棘，❷彌道千餘里，足重繭，❸而不敢久息。既過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❹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禄不重。

道術 連語❺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道接物也，❻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諸也；❼術也者，所從制物也，❽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

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❾虛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釁和之，有端隨之，物鞫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

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

❶「跦」，原作「趺」，各本及盧校建本皆同，盧校潭本作「佚」，案盧本據《莊子》改，兹從之。下同。
❷「冒」，原作「買」，據李本改。
❸「里」，原作「百」，「足」，原作「合」，各本皆同，據盧校潭本改。
❹「天」，原作「夫」，據沈本、李本改。
❺「連語」，此二小字原缺，據李本補。
❻「道」，沈本作「從」。
❼「諸」，沈本作「施」。
❽「所」下，原有「以」字，據沈本、李本删。
❾「正而」，李本作「而正」，屬上讀。

「人主仁而境内知矣，❶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内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❷人主有禮而境内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内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❸人主公而境内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❹人主法而境内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❺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則必令行。❻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❼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者。其爲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術也。」

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爲嚚。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爲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爲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爲囚。❽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爲⿱癶⿶凵㐫。弟愛兄謂之悌，反悌爲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爲媟。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爲慢。言行抱一謂之貞，❾反貞爲僞。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爲趽。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爲險。行善决菀謂之清，反清爲䱀。❿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

❶「知」，各本同，案盧本校改作「和」，宜是。

❷「其」，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❸「也」，原作「矣」，據沈本、李本改。

❹「其」，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❺「故」，原作「則」，據李本改。

❻「順」下，沈本及盧校潭本有「而」字。又「則必令行」，盧校潭本作「必令則行」。

❼「者」，原作「則」，據李本改。

❽「囚」，李本作「困」。

❾「一」，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❿「䱀」，喬本及盧校潭本同，沈本缺字空格，盧校建本作「魰」。

爲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爲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静謂之行，反行爲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爲戟。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爲懜。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爲盭。❶懷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爲阨。包衆容易謂之裕，❷反裕爲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鷙。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當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❸反儉爲侈。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爲靡。眑𩚵勉善謂之慎，❹反慎爲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窕察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過謂之順，反順爲逆。動静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僩，反僩爲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圂。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輭。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伏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惔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

❶「盭」，原作「盩」，各本皆同，案盧本據别本改，兹從之。

❷「包」，原作「色」，案盧本校改作「包」，兹從之。

❸「較」，李本及盧校潭本作「較」。

❹「眑𩚵」，沈本缺字空格，李本及潭本作「眑□」。

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❶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六　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❷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流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❸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志。❹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❺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法六法，❻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

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

❶「知道者謂之明」，此六字原無，據喬本補。
❷「天」，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❸「與」，沈本作「興」。
❹「志」，喬本、沈本作「至」。
❺「爲」，原缺，據沈本補。
❻上「法」字，原缺，據沈本補，盧校潭本作「度」。

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内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宫、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❶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❷從曾祖昆弟又有子，❸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别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有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别，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以爲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也。❹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居，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

❶「子從父」至「從父昆弟」二句，原作「子爲從父而爲昆弟故爲從父從父父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兹據李本改。

❷「子從曾祖」至「從曾祖昆弟」二句，原作「子從祖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又有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兹據李本改。

❸「從」，原脱，據李本補。

❹「王」，原作「生」，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所言六尺以效事之，❶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節，可謂天地之六法，❷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連語❸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❹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❺各有狀，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腒如竊膏之理謂之德，❻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濼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礐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❼通之以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❽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❾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❿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⓫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美者德之理也，⓬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⓭德之所

❶「尺」，各本同，案盧校以爲衍字，宜是。
❷「之」、「法」，此二字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❸「連語」二小字，原缺，各本皆同，案盧本有，兹從之增。
❹「象人」，此二字原倒，據李本乙正。
❺「見於」，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乙正。
❻「之理」二字，李本無。
❼「德」，原作「理」，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❽「德」，原作「得」，據沈本改。
❾「曉」，原疊，據李本删。
❿「明」，原缺，據李本補。
⓫「有道」上原有「有德」二字，「有信」二字原缺，併據沈本、李本删補。
⓬「美」，依文意當作「義」。
⓭「理」，原作「德」，據喬本、李本改。

以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者法也。❶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

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❷摸貫物形，❸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褋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腒然濁而始形矣，❹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冰疑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❺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

❶「者」，原缺，「也」，原作「記」，據沈本、李本及盧校潭本補改。
❷「鑑」，原作「監」，據沈本改。
❸「摸」，原作「摱」，據盧校潭本改。
❹「腒」，原作「倨」，據盧校建本改。
❺「爲德」至「變化而爲」，此三十二字原缺，據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補。

畢離狀」。❶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濼流不可物效也。❷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濼流謂之神」，❸「理生變，通之以化」。❹明者，神氣在内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❺外内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礐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形，❻故曰「礐堅謂之命」，❼「命生形，通之以定」。

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❽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

❶「離」，原作「雖」，據沈本、李本改。
❷「濼」，原作「樂」，據李本改，下同。
❸「康」，原缺，據沈本及盧校潭本補。
❹「之以」二字，原倒，各本皆同，案盧校據本篇上文乙正，兹從之。
❺「有」，盧校潭本作「神」。
❻「性」下「形」字，「明」下「命」字，各本皆同，案盧校以爲衍文去之，宜是。
❼「曰」，原缺，據喬本補。
❽「仁行」，原作「行仁」，據喬本、沈本改。

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畜養，❶養其不仰恃德，此德之高，❷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❸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

《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❹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之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讙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❺齊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内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❻辯議以審

❶「畜養」，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作「養畜」。
❷「高」，喬本、沈本作「得」。
❸「之謂」，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乙正，下同。
❹「與」上，原衍「而」字，據喬本、沈本删。
❺「其」，各本同，案盧本據别本作「具」，宜是。
❻「垂」下，原有「人」字，據沈本、李本删。

察之，以轉於告。❶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❷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❸微細難識。夫玉者，真德寫也。❹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新書卷第八終

❶「於」，李本作「相」。
❷「故」，原作「議」，「博」，原作「傳」，併據李本改。
❸「之」，原作「知」，據李本改。
❹「寫」，原作「舄」，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新書卷第九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❶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❷君以民爲强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也，❸民無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❹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可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❺非粹在天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

❶「民爲」，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李本乙正。
❷「以」下，原有「爲」字，據喬本、沈本、李本删。
❸「也」，原作「曰」，據沈本、李本改。
❹「民」上，原有「吏」字，據李本删。
❺「福」，原作「細」，據沈本、李本改。

戒之！❶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爲菑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菑，則亦毋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❷天有常菑，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❸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者自爲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行之如争，聞惡而改之如讎，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無有毋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❹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

❶「戒之」，此二字原不疊，據李本補。
❷「有德」，盧校潭本作「有明德」。
❸「夫狂」，此二字原倒，據沈本、李本乙正。
❹「之」，原缺，據喬本及盧校潭本補。

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功君理之。❶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戒之哉！❷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知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菑。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❸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駡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

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❹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戒

❶「功」，盧校潭本作「共」，盧本從別本作「助」。
❷「戒之哉」，原不重，李本疊此三字，據補。
❸「言」，原作「行」，據喬本、沈本、李本改。又句下，李本有「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九字。
❹「愛」，原缺，據李本、盧本補。

之哉！❶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失然協，❷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❸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

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❹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

❶「戒之哉」，原不重，李本疊此三字，據補。
❷「失然」，盧校潭本作「佚佚然」。
❸「日」，原作「曰」，據李本改，下同。
❹「士」上，原有「故」字，據李本删。

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❶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❷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❸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❹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僞，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

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没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内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

❶「故」，原缺，據李本補。
❷「必至民」三字，原缺，據李本補。
❸「水」，原作「木」，各本同，案盧校據下文「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改，兹從之。
❹「治」，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❺「以僞」，喬本、沈本作「以爲」，李本作「不爲」。

居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❶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❷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

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❸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❹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而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

❶「北」，原作「比」，各本同，案盧本據别本改，兹從之。
❷「吏能爲善」，此四字原缺，據李本補。
❸「舉」，原作「譽」，各本同，案盧本從别本改與《鬻子》同，兹從之。
❹「去」，原作「與」，據喬本、沈本改。

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也；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

國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❶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内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不得民而不

❶「臣」，原無，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有，兹據補。

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❶能言而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

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❷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❸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

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❹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❺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爲虛也。故黄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

❶ 下「能」字，原脱，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❷ 「也」，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❸ 「去」，原作「出」，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❹ 「惟其」，李本作「其惟」。
❺ 「山」，喬本、沈本作「人」。

後濟東海，入江内取緑圖，西濟積石，❶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居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矣，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爲已，❷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❸而彊於行，❹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

❶「西」，原作「而」，據喬本、沈本改。
❷「緣」，原缺，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有，茲據補。又盧本「爲」下有「道」字。
❸「還」，李本作「逮」。
❹「而」，李本無此字。

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歸樂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❶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❷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侯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汰耶，❸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鬟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❹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

❶「吾得之以敬也」，此六字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❷「者」，喬本作「也」，且下有「故欲明道」四字。

❸「之汰」上，喬本、沈本有「之驕」二字。

❹「士民」，此二字原倒，據沈本乙正。

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❶然後福可必歸，❷菑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❸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❹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❺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修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❻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暵暵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

❶「其」，原缺，據李本補。
❷「福」，原作「細」，據沈本改；「歸」，原作「細」，據喬本、沈本改。
❸「上」，盧校潭本作「主」。
❹「者」，原缺，據李本補。
❺「治」，各本同，案盧本下有「安」字，宜是。
❻「其於」，原作「於其」，據喬本、沈本改。

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暵暵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❶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❷仁於治，陳於行。❸其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守有必存乎？」❹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❺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論之以愛，然後能有

❶「勝」，盧校别本作「戰」。
❷「治」，李本及盧校潭本無。
❸「行」，喬本、沈本作「刑」。
❹「守」上，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有「而」字。
❺「能」下，原有「之」字，據李本删。

有也。」❶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忘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❷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❸曰：❹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❺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喻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❶「有有」，沈本作「有右」，案盧本作「有存」。
❷「六」，盧校建本作「二十」，宜是。
❸「政」，喬本、沈本作「道」。
❹「曰」上，李本有「政」字。
❺「入」，喬本、沈本作「人」。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鬩，❶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道，❷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夭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❸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❹故聖人在上，則使盈境内興賢良，❺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新書卷第九終

❶「鬬鬩」，原作「鬧閲」，據李本改。
❷「君」，原作「臣」，據沈本、李本改。
❸「而」，原無，據沈本、李本補。
❹「而」，原無，據沈本、李本補。
❺「興」，原無，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新書卷第十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禮容語上 雜事❶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❷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❸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婼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❹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

❶「禮容語上雜事」，此六字原缺，據李本補。
❷「君」，李本及盧校潭本作「茲」，屬下讀。
❸「樂哀」，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乙正。
❹「動」下，原有「其」字，據沈本、李本删。

居儉動敬，德讓事資，❶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❷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❸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❹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絫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祟，❺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犨、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加陵，周單襄公在會。❻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

❶「德」，原作「禮」，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昊」，原缺，據李本、盧本補。
❸「謐者」，李本、盧校潭本作「宥謐」。
❹「有成」，原缺，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❺「祟」，原作「崇」，據喬本、李本改。
❻「公」，原作「王」，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人故也？」❶對曰：「吾非諸史也，❷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❸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絶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侯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❹日監在兹。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❺忘敬而怠，❻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❶「意人」，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盧校建本乙正。
❷「諸」，李本及盧校潭本作「瞽」。
❸「民」，李本作「國」。
❹「士」，原作「止」，各本同，案盧本改與《毛詩》同，兹從之。
❺「不」，原作「必」，據李本改。
❻「忘」，原作「志」，據李本改。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❶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蔞室。❷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❸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❹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❺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

❶「有」，李本及盧校潭本作「由」。
❷「七」，原作「十」，據喬本改。
❸「持」，原無，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❹「聲音」，此二字原倒，據喬本、沈本、李本乙正。
❺「某」下，李本有「律」字。

以㲋，㲋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❶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❷下毋取於土，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之道也。」

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姙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𧩙，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繦之，❸四賢傍之。成王有智，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吴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宫；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以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宫。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❹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❺任李兑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

❶「射中央」，喬本、沈本及盧校建本作「高射」二字。
❷「於」，原無，據李本補。
❸「者」，原無，據喬本、沈本、李本補。
❹「以」，原無，據李本、盧本補。
❺「靈王」，各本同，案盧本據别本作「武靈王」，與《大戴禮記》同。

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❶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

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遺久處而吴人服，❷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桓公，❸七十言説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忠之，❹數言蘧伯玉而不聽。❺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❻於禮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

---

❶「名安危」，此三字原無，據李本補。

❷「遺久處」，各本同，案盧本據别本作「頽舊塜」，與《大戴禮記》同。

❸「己而進之」，此四字原無，據李本補。

❹「忠」，李本作「患」。

❺「玉」下，李本有「賢」字。

❻「而」，原作「不」，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狂；❶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❷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❸則未有以異，何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❹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聖帝壇執禮辭，❺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❻太宰以告州伯，❼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

❶「佯」，原作「狴」，據喬本、沈本、李本改。
❷「族」，原作「疾」，據李本改。
❸「其所安存」，李本作「於其所以安存」。
❹「於」，原缺，據喬本、沈本補。
❺是句各本同，案盧本從别本作「帝執禮稱辭」。
❻「告」，原缺，據沈本、李本補。
❼「州伯」二字，各本同，案盧本據别本重，從下讀。

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争也。今以爲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❶其道莫經於此。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❷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争，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争，亦惟學王宫國君室也。❸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❹以强凌弱，衆暴寡，智治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産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❺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古，❻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❶「明」，原作「開」，據沈本、盧校建本改。
❷「死」，原作「此」，據喬本、沈本、李本改。案是句，盧本從別本作「疾死置後以嫡長子」。
❸「宫」，原作「官」，據沈本改。
❹「至治其道之下當」七字，李本及盧校潭本作「至秦爲不道」五字。
❺「不亡」，各本同，案盧本從別本作「必亡」，宜是。
❻「古」，喬本、沈本作「書」。

傳雜事

梁太傅賈誼，❶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吴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吴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

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説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説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毁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

❶「梁太傅」，此三字《漢書》本傳無。

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❶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一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❷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❸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可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❹遙增擊而去之。❺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誼既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崒，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

❶「苦」，原作「若」，據《漢書》本傳改。
❷「兮」，原作「焉」，據《漢書》本傳改。
❸「犬」，原作「太」，據《漢書》本傳改。
❹「徵」原作「微」，據《漢書》本傳改。
❺「增」，原作「繒」，據《漢書》本傳改。

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吴彊大，夫差以敗；粤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説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❶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汜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❷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

❶「識」，原作「失」，據《漢書》本傳改。
❷「至」，原無，據《漢書》本傳補。
❸「好」，原作「詩」，據《漢書》本傳改。

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

臣竊惟今之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娱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❶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没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

❶「衰」，原作「襄」，據《漢書》本傳改。

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吴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治。❶

黄帝曰：「日中必熭，❷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❸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

❶「能」，《漢書》本傳無。
❷「熭」，《漢書》本傳作「𤎕」。
❸「又知」，《漢書》本傳作「臣又以知」。

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有布衣昆弟之心，❶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❷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❶「有」上，《漢書》本傳有「皆」。

❷「辠」，原作「皋」，《漢書》本傳作「罪」。

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慉，身慮亡聊。失今不

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❶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毉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娱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❶ 「之子」，《漢書》本傳無。

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❶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盗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❷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説，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

❶「胡」，《漢書》本傳作「不」。
❷「壯則出分」至「母取」，此二十一字原無，據《漢書》本傳補。

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❶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户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❷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虚。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

❶「義」，《漢書》本傳作「誼」。
❷「夫」，原作「人」，據《漢書》本傳改。

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❶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孩提有識，❷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❸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❶「少」，原作「傅」，據《漢書》本傳改。
❷「孩提」，此二字原倒，據《漢書》本傳乙正。
❸「語」，《漢書》本傳作「言」。

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❶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

❶「忍」，《漢書》本傳作「食」。

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風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❶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

❶「者」，《漢書》本傳無。

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❶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❷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

❶「主」，《漢書》本傳無。
❷「辠」，原作「皐」，據《漢書》本傳改，下同。

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❶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奊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

❶「讓」，原作「藂」，據《漢書》本傳改。

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❶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❷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❸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❶「辠」，原作「皐」，據《漢書》本傳改，下同。
❷「俱」，《漢書》本傳作「皆」。
❸「仗」，原作「伏」，據《漢書》本傳改。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虚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

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❶ 唯陛下財幸！

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❷ 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

❶「也」，《漢書》本傳無，但下有「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二十二字。

❷「耳」，原作「矣」，據《漢書》本傳改。

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❶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新書卷第十終

❶「三」，原作「二」，據《漢書》本傳改。

鹽鐵論

〔西漢〕桓寬 撰
竇炎國 校點

目録

鹽鐵論卷第十

校點説明

《鹽鐵論》十卷，西漢桓寬撰。桓寬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嘗治《公羊春秋》，博通善屬文。宣帝時舉爲郎，官廬江太守丞。

《鹽鐵論》是一部記録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八一年）鹽鐵會議内容的著名典籍。劉邦建漢後，實行分邦建國之策，以求維持大局的統一和穩定。他在位七年，實行「與民休息」的方針，對内建制治吏、力農抑商，對外忍辱和親、整備邊防。繼任者惠帝、文帝、景帝大體沿襲了高帝的方針。經過五六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日漸富强。公元前一四〇年，漢武帝繼位，憑藉前期積累的財富和已達成的政治統一，在五十多年時間中對外用兵、擴張疆土，對内興作、多所創建，造就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盛時期。但是，漢武帝時期的繁盛是以「海内虚耗、人口減半」爲代價的。由此就形成了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即應當如何評價漢武帝時期的内外政策，以及漢武帝之後又該如何治國安邦。漢昭帝劉弗陵繼位後的第六年，經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策劃，由丞相田千秋主持，在年幼的昭帝殿前召開鹽鐵會議，問治亂對策。群臣爭辯對訟，各執一詞，互不相讓。這場爭辯和對策的言論被記録下來，便成爲後來流傳的《鹽鐵論》的基本内容。至漢宣帝時（公元前七三至公元前四九年），桓寬在鹽鐵會議記録的基礎上推衍增廣，設爲問答，成一家之言。

鹽鐵會議期間，賢良、文學六十餘人以周公、孔、孟之論爲依據，倶稱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則以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有利於邊防爲由，堅決反對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雙方的不同主張充分展示了西漢上層社會兩種對立的治國思路。這兩種對立的主張，在中國歷史上很長一段時期中一直被判定爲是王、霸之争。其實，這兩派雖從言辭和旨趣上看判若水火，但本質上都是站在

維護西漢王朝的立場上來應對策論，都力圖成功地解決威脅西漢王朝生存的棘手難題。事實上，雙方的主張均有其相對合理之處，同樣也存在各自的缺陷和盲區。因此，在爭執過程中雙方幾乎是誰也説服不了誰。但是，從當時的政治現實狀況和民族利益的立場來判斷，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爲代表的政治主張無疑具有更强的針對性和現實性。賢良、文學們針砭時弊十分敏鋭，但他們的政治主張則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缺少現實可行性。所以，鹽鐵會議的策劃者霍光和主持者田千秋一方面聽取並採納了賢良、文學的一些主張，另一方面則繼續秉持和實行漢武帝時期的大政方針。

《鹽鐵論》，《漢志》著録凡六十篇，唐宋以來官私書目著録皆爲十卷，篇數亦相合。「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寖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明弘治十四年刻本吴郡都穆序）明弘治十四年（公元一五〇一），江陰令新淦涂禎據宋嘉泰壬戌刻本翻刻，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自明以來，以此刻本爲最善（丁日昌《持静齋書目》所稱之宋本，傅增湘考其爲正嘉本。江建霞所藏《新刊鹽鐵論》號稱爲元本，傅增湘考其爲「麻沙坊市陋刻，減工射利，任意删落，毫不足取信」）。其後各本多源於涂禎翻刻本，如明攖寧齋鈔本、錫山華氏活字本、太玄書室藏本、胡維新《兩京遺編》本、嘉靖倪邦彦校本等。涂刻本世所罕見，清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取涂本重刊，附以考證，以廣其傳。《四部叢刊初編》所收《鹽鐵論》，係借長沙葉德輝藏本影印，並據葉氏所説自注乃明涂禎本。是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傅增湘《雙鑒樓藏書續記》已辨其非，斷爲明正德、嘉靖間刻本。以上諸本皆爲十卷本。明嘉靖間，雲間張之象有《鹽鐵論》注本，析爲十二卷。清王謨輯《增訂漢魏叢書》重刻之，《四庫全書》所收亦爲此本。張之象注本變動舊式，竄易字句，前人多有所譏。清盧文弨《群書拾補》曾以《永樂大典》所載《鹽鐵論》文字及涂刻本校張之象注本，頗有是正。

此次校點，以《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家圖書館藏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爲底本，以《四部叢刊初

編》影印葉德輝所藏明正德、嘉靖間刻本(簡稱正嘉本)、明嘉靖三十二年張氏猗蘭堂刻張之象注《鹽鐵論》十二卷本(簡稱張注本)、中華書局據抱經堂叢書本排印清盧文弨《群書拾補》(簡稱《拾補》)及其中所收《永樂大典》本《鹽鐵論》的相關文字(簡稱大典本)爲校本,參考張敦仁《鹽鐵論考證》(簡稱張校)、王先謙《鹽鐵論校勘小識》(簡稱王校)以及《通典》(中華書局據原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十通本重印)、《群書治要》(中華書局據連筠簃叢書本排印)、《太平御覽》(中華書局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等典籍中有關《鹽鐵論》的文字,參校本還有胡維新《兩京遺編》本、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本等。同時參考和吸取了中華書局《鹽鐵論校注(定本)》(王利器先生校注,一九九二年版《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的成果。校勘遵循通例,主要出示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希望能給讀者提供一個較爲可靠的文本。

校點者 竇炎國

鹽鐵論卷第一

漢桓寬撰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❶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争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❷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爲寇暴於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爲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内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飢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

❶ 「道德」，《通典》作「教道」。
❷ 「淫」，《通典》作「侈」。

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厲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鋭，❶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❷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飢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以罷之爲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工、師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❸商不出則寶貨絶。農用乏則穀不殖，❹寶貨絶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

❶「縱然」，王校以「縱」爲衍文，王利器本改「然」爲「難」。
❷「憂」，王利器本改作「擾」。
❸「乖」，大典本作「乏」。
❹「用乏」，張注本作「不出」。

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兖、豫之漆絲絺紵，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檝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巵，山海不能贍溪壑。是以盤庚萃居，❶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況上之爲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❷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❸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爲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

❶「萃」，大典本作「莘」。
❷「雜」，《拾補》作「難」。
❸「貿」，張注本作「牟」。

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1]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2]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3]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萬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民。豐年歲登，則儲積以備乏絕；凶年惡歲，則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也。[4]昔禹水湯旱，百姓匱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歷山之金，湯以嚴山之銅，鑄幣以贈其民，而天下稱仁。往者財用不足，戰士或不得祿。而山東被災，[5]齊、趙大飢，賴均輸之畜，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飢民以賑。故均輸之物，府庫之財，非所以賈萬民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賑困乏而備水旱之災也。」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

[1]「功」，《拾補》作「織」。
[2]「恣」，原無，據《拾補》補。
[3]「平」，原作「乎」，據《通典》、《拾補》改。
[4]「調」，《通典》作「極」。
[5]「而」，《通典》作「今」。

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末之利，❶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

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❷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霸，而紀氏以強本亡。❸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爲庖。故善爲國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輕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虛蕩其實。今山澤之財，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汝、漢之金，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贏驢馲駞銜尾入塞，驒騱騵馬盡爲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瑠璃咸爲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文學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僞。故君子耕稼田魚，❹其實一也。商則長詐，工則飾罵，內懷闚闟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樂充宮室，文繡衣裳，故伊尹高逝遊薄，而女樂終廢其國。今贏驢之用不中牛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錦綈之實。美玉珊瑚出於昆山，珠璣犀象出於桂林，此距漢萬有餘里。計耕桑之功，資財之費，是一物而售百倍其價也，一揖而中萬

❶「末」，原作「味」，據《拾補》、王校改。

❷「室」，《拾補》疑作「術」，王利器本改作「寶」。

❸「紀」，原作「范」，「本」，原作「大」，據張校改。

❹「田魚」，張注本作「佃漁」。

鍾之粟也。❶夫上好珍怪則淫服下流，貴遠方之物則貨財外充。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不愛其貨以富其國。❷故理民之道，在於節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故聖人因天時，智者因地財，上士取諸人，中士勞其形。長沮、桀溺無百金之積，蹠蹻之徒無猗頓之富，❸宛、周、齊、魯商徧天下。故乃萬賈之富或累萬金，❹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學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績，河水泛濫而有宣房之功，商紂暴虐而有孟津之謀，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樸而貴本，安愉而寡求。當此之時，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無以充虛，織不强者無以掩形。雖有湊會之要，陶室之術，無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報、不勞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丘、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❺富冠海内，皆爲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衝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

❶「揖」，張注本作「挹」。

❷ 上「其」字，張注本作「奇」。

❸「蹻」，張注本作「耒」。

❹「萬賈」，張注本作「賈」，《拾補》作「商賈」。

❺「滎」，《拾補》作「熒」。「丘」，王校作「陳」。「三川之二周」，張注本作「二周之三川」。

者家富。富在術數，不在勞身；利在勢居，不在力耕也。」

文學曰：「荆、陽南有桂林之饒，❶內有江湖之利，左陵陽之金，右蜀、漢之材，伐木而樹穀，燔萊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廣而饒財。❷然後呰窳偷生，❸好衣甘食，雖白屋草廬，歌謳鼓琴，日給月單，朝歌暮戚。趙、中山帶大河，纂四通神衢，當天下之蹊，商賈錯於路，諸侯交於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務本，田疇不脩，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鳴琴在室。是以楚、趙之民，均貧而寡富。宋、衛、韓、梁，好本稼穡，編户齊民，無不家衍人給。故利在自惜，不在勢居街衢；富在儉力趣時，不在歲司羽鳩也。」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阯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尸；江、湖之魚，萊、黄之鮐，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藜藿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

文學曰：「古者采椽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硎，鑄金爲鉏，埏埴爲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遠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怪，鑽山石而求金銀，没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

❶「陽」，張注本作「揚」。
❷「財」，張注本作「材」。
❸「呰」，原作「紫」，據張注本改。正嘉本作「呰」，通。

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徙邛、筰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財，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褐夫匹婦勞罷力屈，❶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輿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孫叔敖相楚，❷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管子》曰：『不飾宫室，❸則材木不可勝用；不充庖厨，則禽獸不損其壽。無末利則本業所出，❹無黼黻則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也。自古有之，非獨於此。弦高飯牛於周，五羖賃車入秦，公輸子以規矩，歐冶以鎔鑄。《語》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❺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澤處，蓬蒿墝埆，財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饉。若各居其處，食其食，則是橘柚不鬻，朐鹵之鹽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財不用也。」❻

文學曰：「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田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若則飾宫室，增臺榭，梓匠斲巨爲小，以圓爲方，上成雲氣，下成山林，則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爲末，雕文刻鏤，以象禽獸，窮物究變，則穀不足食也。婦女飾微治

❶「褐」，原作「揭」，據正嘉本、張校改。
❷「孫叔敖相楚」，張注本作「季文子相魯」。
❸「宫」，張注本作「公」。
❹「末」，原作「味」，據王校改。
❺「致」，正嘉本、張注本均作「成」。
❻「財」，張注本作「材」。

細，以成文章，極伎盡巧，則絲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殺胎卵，煎炙齊和，窮極五味，則魚肉不足食也。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糠糟也。」

錯幣第四

大夫曰：「交幣通施，民事不及，❶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調，民有相妨之富也。❷此其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不厭糟糠也。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大彊，則不可以威罰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齊。故人主積其食，守其用，制其有餘，調其不足，禁溢羨，厄利塗，然後百姓可家給人足也。」

文學曰：「古者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三王之時，迭盛迭衰。衰則扶之，傾則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讓之禮，粲然可得而觀也。及其後，禮義弛崩，風俗滅息，故自食祿之君子違於義而競於財，大小相吞，激轉相傾。此所以或儲百年之餘，或無以充虛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智同功，不相傾也。《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大夫曰：「湯、文繼衰，漢興乘弊。一質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❸非務變古也，

❶「及」，王校作「給」。
❷「妨」，王利器本改作「萬」。
❸「家」，王利器本改作「更」。

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故山澤無征則君臣同利，刀幣無禁則姦貞並行。夫臣富相侈，下專利則相傾也。」

文學曰：「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後世即有龜貝金錢交施之也。❶幣數變而民滋僞。夫救僞以質，防失以禮。湯、文繼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興。漢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變幣，欲以反本，是猶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禮則民闇飾，上好貨則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吴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咸聚吴國，秦、雍、漢、蜀因鄧氏，吴、鄧錢布天下，故有鑄錢之禁。禁禦之法立而奸僞息，奸僞息，則民不期於妄得，而各務其職，不反本何爲？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

文學曰：「往古幣衆財通而民樂，其後稍去舊幣，更行白金龜龍，民多巧新幣。幣數易而民益疑，於是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輕重。農人不習，物類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姦真。商賈以美貿惡，以半易倍。買則失實，賣則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鑄僞金錢以有法，而錢之善惡無增損於政。❷擇錢則物稽滯，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蠻、夷則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澤以便民用，內不禁刀幣以通民施。」

❶「交」上，張注本有「刀布之幣」四字。
❷「政」，王利器本據孫詒讓説改作「故」。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寶器，尚函匣而藏之，況人主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❶皆鹽鐵初議也。吴王專山澤之饒，❷薄賦其民，賑贍窮小，❸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夫不蚤絶其源而憂其末，若決吕梁，沛然，其所傷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諸侯，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於權利，❹罷鹽、鐵以資暴彊，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强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也。」

文學曰：「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故民人以垣牆爲藏閉，天子以四海爲匣匵。天子適諸侯，升自阼階，諸侯納管鍵，執策而聽命，示莫爲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於民，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民化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世，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傾，貴賤有平而民不疑。縣官設衡立準，人從所欲，❺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

❶「人君有」，原作「朐邴人」，據張注本、《通典》改。
❷「吴王」上，原有「君有」二字，據張注本删。
❸「小」，《通典》作「乏」。
❹「今」，張注本作「令」。
❺「人從所欲」，《拾補》作「而人得其所」。

賤無常，端坐而民豪，是以養强抑弱而藏於跖也。彊養弱抑，則齊民消，若衆穢之盛而害五穀。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也。❶鐵器者，農夫之死士也。❷死士用則仇讎滅，仇讎滅則田野闢，田野闢而五穀熟。❸寶路開則百姓贍而民用給，民用給則國富。國富而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工商不相豫，人懷敦樸以自相接而莫相利。❹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異勢，巨小之用，居局之宜，❺黨殊俗易，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墼而草萊不辟。草萊不辟，則民困乏。故鹽冶之處，大傲皆依山川，❻近鐵炭，其勢咸遠而作劇。郡中卒踐更者，❼多不勘，責取庸代。縣邑或以户口賦鐵，而賤平其準。良家以道次發僦運鹽、鐵，煩費，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愚竊見一官之傷千里，未覩其在朐邴也。」

復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寧歸，言：『鹽、鐵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縣官，作鑄鐵器，給用甚衆，無妨於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煩苦之。』令意總一鹽、鐵，❽

❶「路」，原無，據張校補。
❷「士」，原作「生」，據《拾補》、張校改。下「士」字同。
❸「而」，張注本作「則」。「熟」下，張注本有「而寶路開」四字。
❹「自」，《拾補》無此字。
❺「局」，張校作「句」。
❻「傲」，張注本作「校」。
❼「卒」，張注本無此字。
❽「令」，張校作「令」。「鐵」，原作「錢」，據《拾補》改。

非獨爲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絶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❶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司農，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❷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衆。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衆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鹽。一家聚衆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僞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爲非亦大矣。❸今自廣進賢之途，❹練擇守尉，不待去鹽、鐵而安民也。」

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師旅數起，糧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錢，入穀射官，救急贍不給。今陛下繼大功之勤，養勞勸之民，此用麋鬻之時。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輔明主以仁義，修潤洪業之道。明主即位以來，六年于兹，公卿無請減除不急之官，省罷機利之人。人權縣太久，❺民良望於上。陛下宣聖德，昭明光，令郡國賢良、文學之士乘傳詣公車，議五帝三王之道、六藝之風，册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議，未有所定，此所謂守小節而遺大體，抱小利而忘大

❶「下」，張校作「地」。
❷「豪」，張校作「奇」。
❸「大」，大典本作「殆」。
❹「自」，《拾補》作「日」，王利器本據郭沫若説改作「者」。
❺「人」，張校作「者」，從上讀。

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鷰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猗頓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濱山海以屬長城，北略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曹沬棄三北之耻而復侵地，管仲負當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離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絶胡、貉，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録拘儒之論。」

文學曰：「鷰雀離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鼃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況翺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趙高没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大夫，未聞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夫之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鹽鐵論卷一

鹽鐵論卷第二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税，國富民强，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❶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❷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❸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絶，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❹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❺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❻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吴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於内，吴起之兵用於外，行者

❶「征敵伐國」，《通典》作「征伐敵國」。
❷「而」，《通典》作「軍」。
❸「利」，原脱，據《通典》及《拾補》補。
❹「蓋」，《拾補》、王校作「昔」。
❺「者」，《通典》無此字。
❻「有」，《拾補》、王校作「代」。

勤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强，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亡。《春秋》曰：『末言爾，❶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椎車之蟬攫，❷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裨諶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吕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❸善基者致高而不蹷。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絶。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内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説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❹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産，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効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

❶「末言爾」，原作「未言介」，《拾補》、張校據《公羊傳》改，今從。

❷「椎」，原作「推」，據張校改。

❸「疲」，張校作「拔」。

❹「狐」，《拾補》作「觚」，張校作「弧」。

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飾素循也。❶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戀朐之智而愚人之計也，❷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雖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妬也。賢知之士，闒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説，封之於商安之地，❸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交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縱連横，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

❶「備飾素循」，王利器本據孫詒讓、姚範説改作「備飭素脩」。

❷「戀」，張注本、《拾補》作「攣」。

❸「安」，王利器本據陳遵默説以之爲衍文。

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强吴，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説，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强諫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誠，心動於内，忘禍患之發於外，❶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晁錯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故臣罪莫重於弒君，子罪莫重於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咸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❷使謀叛逆，❸誅及宗族。晁錯變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族，❹侵削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親，吴、楚積怨。斬錯東市，以慰三軍之士而謝諸侯。

❶「禍患之」，原作「患之禍」，據《拾補》改。
❷「不臣」，張注本無。
❸「使」，原在「誅及宗族」下，據張校移改。
❹「族」，張校作「室」。

斯亦誰殺之乎?」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之,而況爲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傳曰:『君子可貴可賤,可刑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若夫外飾其貌而內無其實,口誦其文而行不猶其道,是盜,固與盜而不容於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衆。』誅絶之義有所止,不兼怨惡也。故舜之誅,誅鮌;其舉,舉禹。夫以璵璠之玼而棄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衆,則天下無美寶信士也。鼂生言諸侯之地大,富則驕奢,急即合從。故因吴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所以均輕重,分其權,而爲萬世慮也。弦高誕於秦而信於鄭,鼂生忠於漢而讎於諸侯。人臣各死其主,爲其國用,此解楊之所以厚於晉而薄於荆也。」

刺權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區、楚之雲夢、宋之鉅野、齊之孟諸,❶有國之富而霸王之資也。人君統而守之則强,不禁則亡。齊以其腸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榦,以專巨海之富而擅魚鹽之利也。勢足以使衆,恩足以卹下,是以齊國内倍而外附。權移於臣,政墜於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轉轂游海者蓋三千乘,失之於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澤之原,非獨雲夢、孟諸也。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姦猾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姦。乘利驕溢,敦樸滋僞,則人之貴本者寡。大農鹽鐵丞咸陽、孔僅等上請:

❶「夫」,張校作「吴」。

『願募民自給費，因縣官器，煮鹽予用，以杜浮僞之路。』由此觀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慮亦遠矣。」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❶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塗，轂擊於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國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六卿，富累於陶、衛，輿服僭於王公，宫室溢於制度，并兼列宅，隔絶閭巷，閣道錯連足以遊觀，鑿池曲道足以騁騖，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鬭雞，中山素女撫流徵於堂上，鳴鼓巴俞作於堂下，❷婦女被羅紈，婢妾曳絺紵，子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弋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百姓冰釋而懈怠。何者？己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孫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廣者魚大，父尊者子貴。傳曰：『河海潤千里。』盛德及四海，況之妻子乎？故夫貴於朝，妻貴於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編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孫，是以跛夫之欲及樓季也，無錢而欲千金之寶，不亦虚望哉？」

文學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❸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禄以養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一人失職，一官不

❶「而」，原作「有」，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俞」，張注本作「歈」。「作」上，《太平御覽》有「交」字。
❸「而」，原作「禹」，據張注本改。

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❶行其義，非樂其勢也。受祿以潤賢，非私其利。見賢不隱，食祿不專，此公叔之所以爲文，魏成子所以爲賢也。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周公功成而後受封，天下不以爲貪。今則不然。親戚相推，朋黨相舉，父尊於位，子溢於內，夫貴於朝，妻謁行於外。無周公之德而有其富，無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編戶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復第十

大夫爲色矜而心不懌，❷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憂。方今爲天下腹居郡，諸侯並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鬱大道，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❸御史案事郡國，察廉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能以亂實耶？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書》位冠九卿，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未見絕倫比，而爲縣官興滯立功也。」

文學曰：「輸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則改規矩，

❶「仕」，原作「士」，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夫」下，原衍「曰」字，據張校刪。張注本「曰」作「乃」。
❸「邵」，張注本作「召」，下同。「子高」，王利器本據陳遵默說改作「高子」。

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剌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❶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之師匹夫，❷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椒之意，❸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矣。」

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歎息焉。

御史進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位，猶龍得

❶「之」，張注本作「人」。
❷「之」，正嘉本、張注本作「而」。
❸「椒」，原作「叔」，據張注本改。

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説先帝，遽即三公，❶處周、邵之列，❷據萬里之勢，爲天下準繩，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❸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覩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

文學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糜弊，縣官用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渠以通漕運，❹東郭咸陽、孔僅建鹽、鐵，❺策諸利，富者買爵販官，❻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爲者徇私，上下兼求，❼百姓不堪，抏弊而從法，故僭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論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學祖述仲尼，稱誦其德，以爲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魯、衛之

❶「遽」，正嘉本作「據」。
❷「邵」，正嘉本作「召」。
❸「非」下，張注本有「特」字。
❹「淮」，王利器本改作「渭」。
❺「咸陽」，原作「偃」，據張校改。
❻「販」，正嘉本作「敗」。
❼「兼」，原作「無」，據張校改。

間，❶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爲變，當世不爲治，魯國之削滋甚。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當此之時，非一公孫弘也。弱燕攻齊，長驅至臨淄，湣王遁逃，死於莒而不能救。王建禽於秦，與之俱虜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國尊君，未始有効也。」

文學曰：「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❷雖舜禹不能治萬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故軺車良馬無以馳之，聖德仁義無所施之。齊宣之時，❸顯賢進士，❹國家富强，威行敵國。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南舉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國，西摧三晉，却彊秦，五國賓從。鄒、魯之君，泗上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❺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内無良臣，故諸侯合謀而伐之。王建聽流説，信反間，用后勝之計，不與諸侯從親，以亡國。爲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説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就功。鄒子以儒術干世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飢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有乏匱，言以爲非，困此不行。❻

❶「魯衛」，張注本作「齊魯」。
❷「世」，張注本作「勢」。
❸「宣」上，張校補「威」字。
❹「顯」上，原衍「不」字，據張校删。
❺「儒」，原作「侯」，據《拾補》改。
❻「困」，正嘉本、張注本作「因」。

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參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躄者能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雖革法改教，志存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今硜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恥辱以存亡不足稱也。」

文學曰：「伊尹之干湯，❶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王，其冊素形於己，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飢居於陋巷，安能變己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赤，叔眄退而隱處，❷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聞正道不行，❸釋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論語》：❹『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從也。季氏爲無道，逐其君，奪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禮》：『男女不授受，❺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❻且貶道以求容，惡在其釋事而退也？」

❶「干」，正嘉本作「于」，張注本作「於」。
❷「眄」，《拾補》作「肸」。
❸「不」，張注本作「而」。
❹「語」下，張注本有「云」字。
❺「受」，原脱，據張注本補。
❻「氏」下，張注本、《拾補》均有「出」字。

文學曰：「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煩亂，賢聖之憂也。是以堯憂洪水，伊尹憂民，管仲束縛，孔子周流，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負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今民陷溝壑，雖欲無濡，豈得已哉？」

御史默不對。

憂邊第十二

大夫曰：「文學言：『天下不平，庶國不寧，明王之憂也。』故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則謂之不樂。故民流溺而弗救，❶非惠君也，國家有難而不憂，非忠臣也。夫守節死難者，人臣之職也。衣食飢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遠勞於外，❷人主爲之夙夜不寧，群臣盡力畢議，册滋國用。故少府丞令請建酒榷，以贍邊、給戰士，拯救民於難也。爲人父兄者，豈可以已乎？內省衣食以卹在外者，猶未足，今又欲罷諸用，減奉邊之費，未可爲慈父賢兄也。」

文學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諸侯力政，故國君不安，謀臣奔馳。何者？敵國衆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陛下優游巖廊，覽群臣極言，至內論《雅》、《頌》，外鳴和鑾，純德粲然，並於唐、虞，功烈流於子孫。夫蠻、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煩慮而有戰國之憂哉？若陛下不棄，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內向，款塞自至，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❸即匈奴没齒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聖主思念中國之未寧，北邊之

❶「流」下，原衍「沉」字，據王校删。
❷「勞於」，原作「於勞」，據張注本改。
❸「胡制於」，王校疑此三字爲衍文。

未安，故使廷尉評等問人間所疾苦，拯卹貧賤，周贍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❶安宇內者，未得其紀，故問諸生。諸生議不干天則入淵，乃欲以閭里之治，而況國家之大事，亦不幾矣！發於畎畝，出於窮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與言也。」

文學曰：「夫欲安民富國之道，在於反本，本立而道生。順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勞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無本以統之，雖竭精神、盡思慮，無益於治。欲安之適足以危之，欲救之適足以敗之。夫治亂之端在於本末而已，不至勞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學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聞爲人臣者盡忠以順職，爲人子者致孝以承業。君有非則臣覆蓋之，父有非則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變君之政。父没，則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譏毀泉臺，爲其隳先祖之所爲，而揚君父之惡也。今鹽、鐵、均輸，所從來久矣，而欲罷之，得無害先帝之功而妨聖主之德乎？有司倚於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於文學之謀也。」

文學曰：「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故聖人上賢不離古，順俗而不偏宜。魯定公序昭穆，順祖禰，昭公廢卿士，以省事節用，不可謂變祖之所爲，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緒，趙高增累秦法以廣威，而未可謂忠臣孝子也。」

鹽鐵論卷第二

---

❶「君」，張校引華本作「群」。

鹽鐵論卷第三

園池第十三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内。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脩溝渠，立諸農，廣田收，❶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❷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絶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兼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❸《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飢民，廄有肥馬，路有餧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秣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國家也。夫男耕女績，❹天下之大業也。故古者分地而處之，利田畝而事之。是以業無不食之地，國無乏作之民。今縣官之多張苑囿、公

❶「收」，王校作「牧」。下「收」字同。
❷「任」，原重文，據張注本删。
❸「嗜」，原作「者」，據張校、王校改。
❹「績」，張注本作「織」。

田、池澤，❶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歸權家。三輔迫近於山、河，地狹人衆，四方並臻，粟米薪菜，不能相贍。公田轉假，桑榆菜菓不殖，地力不盡。愚以爲非。先帝之開苑囿、池籞，可賦歸之於民，縣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實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盡於南畝，匹婦之力盡於麻枲。田野闢，麻枲治，則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大夫默然，視其丞相、御史。

輕重第十四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爲彊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彊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❷民不困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

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❸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隳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鋭，❹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

❶「之」，王校以爲衍文。
❷「足」，張校以爲衍文。
❸「管仲專於」，張注本無此四字。
❹「耕谷」，張校作「楊可」。

設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崇仁義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國有强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豐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繩天下，誅姦猾，絶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❶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覩，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❷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腠、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鍼石，❸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御史曰：「周之建國也，蓋千八百諸侯。其後，彊吞弱，大兼小，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數百年，内拒敵國，外攘四夷。由此觀之，兵甲不休，戰伐不乏，軍旅外奉，倉庫内實。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財，百郡之貢，非特齊、楚之畜，趙、魏之庫也，計委量入，雖急用之，宜無乏絶之時。顧大農等以術體躬稼，則后稷之烈，軍四出而用不繼，非天之財少也。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❹

❶「建」，張注本作「達」。

❷「之」，正嘉本、張注本作「乏」。

❸「鍼」，原作「鐵」，據張注本改。下「鍼」字同。

❹「亦非」下，王校斷有奪文：「妄刺而無益於疾。」

上大夫君與治粟都尉管領大農事，灸刺稽滯，開利百脉，是以萬物流通而縣官富實。當此之時，四方征暴亂，車甲之費，克獲之賞，以億萬計，皆贍大司農。此皆扁鵲之力，而鹽、鐵之福也。」

文學曰：「邊郡山居谷處，陰陽不和，寒凍裂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地勢無所宜。中國，天地之中，陰陽之際也。日月經其南，斗極出其北。含衆和之氣，産育庶物。今去而侵邊，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猶棄江臯河濱，而田於嶺坂菹澤也。轉倉廩之委，飛府庫之財，以給邊民。中國困於繇賦，❶邊民苦於戍禦。力耕不便種糴，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蓋形，夏不失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内藏於專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鵲何力，而鹽、鐵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内郡人衆，水泉薦草，不能相贍，地勢温濕，不宜牛馬。民蹠耒而耕，負擔而行，勞罷而寡功。是以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負輅於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車。孝武皇帝平百越以爲囿圃，❷却羌、胡以爲苑囿。是以珍怪異物充於後宫，騊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夫莫不乘堅良，而民間厭橘柚。由此觀之，邊郡之利亦饒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於計也。」

文學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膏

❶「賦」，張注本作「役」。

❷「囿」，張校、王校作「園」。

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聞往者未伐胡、越之時，❶繇賦省而民富足，温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群。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當此之時，却走馬以糞。其後，師旅數發，戎馬不足，牸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六畜不育於家，五穀不殖於野，民不足於糟糠，何橘柚之所厭？傳曰：『大軍之後，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不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民井田而耕，什而藉一。義先公而後己，民臣之職也。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墮民不務田作，飢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種而欲獲，鹽、鐵又何過乎！」

文學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勤，❷己不獨衍；民衍，己不獨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梁糲而寡取之，❸凶年飢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飢寒遂及己也。築城者先厚其基而求其高，❹畜民者先厚其業而後求其贍。《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諸侯争强，戰國並起，甲兵不休，民曠於田疇，什一而藉，不違其職。今賴陛下神靈，甲兵不動久矣，然則民不齊出於南畝，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空倉廩而

❶「聞」，張注本無此字。
❷「勤」，張注本作「饉」。下「勤」字同。
❸「梁糲」，正嘉本、張注本作「狼戾」。
❹「求」上，王利器本據文例補「後」字。

賑貧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縣官也。爲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勞民，民猶背恩棄義而遠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倣傚，田地日蕪，❶租賦不入，抵扞縣官。君雖欲足，誰與之足乎？」

文學曰：「樹木數徙則矮，蟲獸徙居則壞。故『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樂流亡也。往者軍陣數起，用度不足，以訾徵賦，常取給見民，田家又被其勞，故不齊出於南畝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爲之色出，❷後亡者爲先亡者服事。録民數創於惡吏，故相倣傚，去尤甚而就少愈多。❸傳曰：『政寬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離。』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虛。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是以百姓勸業而樂公賦。若此，則君無賑於民，民無利於上，上下交讓而頌聲作。❹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爲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若荼。今陛下哀憐百姓，寬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賦，❺五十六而免，所以輔耆壯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

❶「蕪」，原作「無」，據張注本改。
❷「色」，王利器本改作「絶」。
❸「多」，張校以爲衍文，王利器本據郭沫若説於其上補「者」字。
❹「議」，張校作「讓」。
❺「賦」，王利器本據楊樹達説改作「傅」。

其唐園，儉力趣時，無飢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訟縣官，亦悖矣。」

文學曰：「十九年已下爲殤，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從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於家，❶不從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鄉飲酒之禮，耆老異饌，所以優耆耄而明養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飽，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與子孫服輓輸，並給繇役，非養老之意也。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❷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之喪乎！今或僵尸，棄衰絰而從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順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内，澤被四表，矧惟南面，❸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於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輔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議也。」

御史默不答也。

鹽鐵論卷第三

❶「家」，張注本作「鄉」。
❷「居」，《拾補》作「君」。
❸「南」，張校作「人」。

鹽鐵論卷第四

地廣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没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爲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却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强則中國安，中國安則晏然無事，❶何求而不默也？」❷

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内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内足，然後卹外。故群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爲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

❶「中」，原脱，據張注本、張校補。
❷「默」，張注本作「可得」。

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爲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已矣。」

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❶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爲縣官計過也。」

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❷非爲厮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

文學曰：「夫賤不害智，❸貧不妨行。顏

❶「洮」，王利器本據黃侃說改作「屯」。
❷「仲」，《拾補》作「晏」。
❸「害」，原作「周」，據《拾補》改。

淵屢空不爲不賢，孔子不容不爲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甯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爲窮變節，❶不爲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爲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争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貧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獲禄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禄賞賜，一二籌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❷子貢之三至千金，❸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文學曰：「古者事業不二，利禄不兼，然

❶「爲」，張注本作「以」。下「爲」字同。
❷「白圭」，張注本、《拾補》作「子貢」。
❸「子貢」，張注本、《拾補》作「陶朱公」。

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也。夫乘爵禄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入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争澤，商賈不能與之争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況以勢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饒，然後百姓贍焉；河、海有潤，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❶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資而假物者也。❷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❸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鍾，而不能自爲壺鼎盤杅，❹無其用也。君子因人主之正朝，❺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著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贍焉。

❶「遠」下，《群書治要》有「道」字。
❷「因」下，《群書治要》有「於」字。
❸「屋」，張注本作「室」。
❹「壺」，原作「一」，「杅」，原作「材」，據《群書治要》、王校改。
❺「子」下，《群書治要》有「能」字。

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稱其仁。原憲、孔伋，當世被飢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於窟穴，拘於縕袍，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

文學曰：「孔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謗毀不能傷也。故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軾段干木之閭，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第十八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此非士之情也？❶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今内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不足貴者也。」

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謂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

❶「此非」，原作「非此」，據張注本改。

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❶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宮之奇見之而歎，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虞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穽，❷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❸南方有鳥名鵷鶵，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鴟俛啄腐鼠，仰見鵷鶵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鴟嚇鵷鶵乎？」

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❹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

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❺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

❶「於」，王校作「如」。
❷「蹈」，張注本作「陷」。
❸「伏」，張注本作「具」。
❹「冤」，《拾補》作「怨」。「冤尤」，張校引錫山華氏活字本作「怨惡」。
❺「任」，張注本作「養」。

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鴟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鴟乎？」

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嫗不擇遠近，❶商人不媿耻辱，❷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内貪外矜，往來游説，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闒茸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鶩，過九軼二，翱翔萬仞，鴻鵠華騮且同侶，況跛牂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内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厦，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

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徇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❸夫郊祭之牛，養食朞年，❹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上峻坂，❺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吴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囹圄，車裂於雲陽之市，❻亦願負薪入鴻門，❼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吴起以權勢自殺，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滅，皆貪祿慕榮以没

---

❶「嫗」，張校作「姬」。
❷「媿」，張注本、《拾補》作「醜」。
❸「遠」上，王利器本據明初本補「患」字。
❹「養食」，張注本作「食養」。
❺「上」，原作「止」，據《拾補》改。
❻「裂」，原作「制」，據《拾補》、《太平御覽》改。
❼「鴻」，《太平御覽》、王校作「東」。

其身。從車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褒賢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飢，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蘇秦、張儀，智足以强國，勇足以威敵，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萬乘之主，莫不屈體卑辭，幣請交，❶此所謂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與謀，而權不能舉當世，民斯爲下也。今舉亡而爲有，虚而爲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遺亡，非立功成名之士，而亦未免於世俗也。」

文學曰：「蘇秦以從顯於趙，張儀以横任於秦，方此之時，非不尊貴也。然智士隨而憂之，知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退，不以義得者必不以義亡。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爲之曰『微』。爲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禄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後求名，仁者先辟害而後求禄。故香餌非不美也，❷龜龍聞而深藏，鸞鳳見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爲烏鵲魚鱉，食香餌而後狂飛奔走，遜頭屈遰，❸無益於死。今有司盗秉國法，進不顧罪，卒然有急，然後車馳人趨，無益於死。所盗不足償於臧獲，妻子奔亡無處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視。方此之時，何暇得以笑乎？」❹

大夫曰：「文學高行，❺矯然若不可卷；

❶「幣」上，《拾補》疑當有「重」字。

❷「故」，張注本作「夫」。

❸「頭」，張注本作「身」。

❹「以」，《拾補》作「一」。

❺「學」下，原衍「節」字，據張注本、《拾補》删。

盛節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陳勝釋輓輅，首爲叛逆，自立張楚，素非有回、由處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奮於大澤，不過旬月，而齊、魯儒墨縉紳之徒，❶肆其長衣，長衣官之也。❷負孔氏之禮器、《詩》、《書》，委質爲臣。孔甲爲涉博士，卒俱死陳，爲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學曰：「周室衰，禮義壞，不能統理天下，諸侯交争，相滅亡，并爲六國，兵革不休，民不得寧息。秦以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戰國以爲郡縣，伐能矜功，自以爲過堯、舜而羞與之同。棄仁義而尚刑罰，以爲今時不師於文而決於武。趙高治獄於内，蒙恬用兵於外，❸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陳王赫然奮爪牙爲天下首事，道雖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爲無王久矣，道擁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復重禁之，故發憤於陳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庶幾成湯、文、武之功，爲百姓除殘去賊，豈貪禄樂位哉？」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絜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況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❹

❶ 「縉」，張注本、《拾補》均作「薦」。

❷ 「長衣官之也」，《拾補》斷此五字衍。「官之」，張校作「容衣」。

❸ 「用」，張注本作「治」。

❹ 「可」，張注本作「足」。

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閨門之内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秣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説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❶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囂囂，非患儒之雞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鴟咽，❷於求覽無所子遺耳。」

鹽鐵論卷第四

❶ 「疾」上，原衍「此」字，據王校删。王利器本據黄侃説改作「矣」，屬上讀。

❷ 「鴟」，張注本、《拾補》均作「嗌」。

鹽鐵論卷第五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經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疇，女子治其麻枲，無曠地，無遊人。故非商工不得食於利末，非良農不得食於收穫，非執政不得食於官爵。今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曠日彌久而無益於理，往來浮游，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巧僞良民，以奪農妨政，此亦當世之所患也。」

文學曰：「禹躄洪水，❶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墮不掇，冠挂不顧，而暇耕乎？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説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載之後，❷天下折中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傳曰：『君子當時不動，而民無觀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當不耕織爲匹夫匹婦也。君子耕而不學，則亂之道也。」

大夫曰：「文學言治尚於唐、虞，言義高於秋天，有華言矣，未見其實也。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思、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孟軻居梁，兵折於齊，上將軍死而太子虜，西敗於秦，地奪壤削，亡河内、河外。夫仲尼之門，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負荷而隨孔

❶「躄」，王校作「慼」。

❷「載」，張注本作「世」。

子，不耕而學，亂乃愈滋。故玉屑滿篋不爲有寶，詩書負笈不爲有道。❶要在安國家，利人民，不苟文繁衆辭而已。」

文學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❷孟子適梁，惠王問利，益以仁義。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❸故有粟不食，無益於飢；覩賢不用，無益於削。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❹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諫而不聽，雖賢，惡得有益於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❺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

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❻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❼殷有三人而商滅。❽故不患無由余、夷吾之論，❾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❿屈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

---

❶「詩」上，原衍「誦」字，據張注本删。
❷「不」，《拾補》斷衍。
❸「夫」，王校斷衍。
❹「棘」，張校引錫山華氏活字本作「諸」。
❺「夷吾」，張校作「子臧」。下同。
❻「諫諍」，《群書治要》作「善言」。
❼「亡夏」，《群書治要》作「夏亡」。
❽「殷」，《群書治要》作「紂」。「人」，張注本、《群書治要》作「仁」。
❾「故」，原無，據《群書治要》補。「論」，原作「倫」，據《群書治要》改。
❿「適」，《群書治要》無此字。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❶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言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❷猶辰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合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

文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夫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者非、聽者過也。❸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讒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飢於巖穴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萬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調也？」

大夫曰：「所謂文學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術，而姿質足以履行其道。❹故居則爲人師，用則爲世法。今文學言治則稱堯、舜，道行則言孔、墨，❺授之政則不達，懷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之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於鄉曲而實無以異於凡人。諸生所謂

---

❶「終非」至「不合者也」，《群書治要》作「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❷「文」，張注本作「人」。
❸「者」，原作「也」，據張注本改。
❹「姿」，正嘉本、張注本、《拾補》作「資」。
❺「言」，張注本作「稱」。

中直者，遭時蒙幸，❶備數適然耳，殆非明舉所謂，固未可與論治也。」

文學曰：「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任，❷下有遂聖化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閎夭九卿之人。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

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

文學曰：「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過，文侯改言行，稱爲賢君。袁盎面刺絳侯之驕矜，卒得其慶。故觸死亡以干主之過者，忠臣也；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違。方今人主，穀之教令，❸張而不施，食禄多非其人，以妨農商工，市井之利，未歸於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墮壞而不脩，《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可政事者冉有、季路，❹言語宰我、子貢。宰我秉事，有寵於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於檀臺。子路仕衛，孔悝作

❶「幸」，原作「率」，據王校改。
❷「任」，張注本作「事」。
❸「穀」，王校作「彀」。
❹「可」，原作「云」，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亂，不能救君出亡，身葅於衛。子貢、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難。食人之重禄不能更，處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於己而薄於君哉？同門共業，自以爲知古今之義，明君臣之禮。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學曰：「宋殤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❶故身死。魯莊知季有之賢，❷授之政晚而國亂。衛君近佞遠賢，子路居蒲，孔悝爲政。簡公不聽宰我而漏其謀。是以二君身被放殺，而禍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與其謀，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義一也。晏嬰不死崔、慶之難，不可謂不義。微子去殷之亂，可謂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飾也。至賢保真，僞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❸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鈆刀，飾嫫母、畫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則沮矣。夫重懷古道，枕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雞，雞亦無黨也。」

文學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❹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己之愚而荷負巨任，❺若無檝舶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没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

❶「殤」，原作「襄」，據《拾補》、張校改。
❷「有」，《拾補》作「友」，張校作「子」。
❸「金」，張校作「全」。
❹「鑑識」，張校作「礛諸」。
❺「荷負」，張注本作「負荷」。

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無其質而外學其文，❶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

文學曰：❷「蒙以不潔，鄙夫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爲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則爲宗廟器，❸否則斯養之疊才。干、越之鋌不厲，❹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醜者自以爲姣，故飾。❺愚者自以爲知，故不學。觀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過也。」

訟賢第二十二

大夫曰：「剛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殺。使二子不學，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收，欲人之從己，不能以己之從人，莫視而自見，莫賈而自貴，此其所以身殺死而終菹醢也。未見其爲宗廟器，覩其爲世戮也。當此之時，東流亦安之乎？」

文學曰：「騏驥之輓鹽車，❻垂頭於太

❶「質」，《太平御覽》作「實」。
❷「曰」，原無，據正嘉本、張注本補。
❸「人事」，原作「事人」，據張校改。
❹「干」，張注本作「于」。
❺「故」下，張注本有「不」字。
❻「驥」，原作「驎」，據張注本改。

行，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窮困，負販於朝歌也，蓬頭相聚而笑之，當此之時，非無遠筋駿才也，非文王、伯樂莫知之賈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不賢也。」

大夫曰：「今之學者，無太公之能，騏驥之才，有以蜂蠆介毒而自害也。東海成顒，河東胡建是也。二子者以術蒙舉，起卒伍，爲縣令，獨非自是，無與合同。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狂狷不遜，忮害不恭，刻轢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强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軌，果没其身。未覩功業所至而見東觀之殃，❶身得重罪，不得以壽終。狡而以爲知，❷訐而以爲直，不遜以爲勇，其遭難故亦宜也。」

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强禦，不阿所親，不貴妻子之養，不顧私家之業。然卒不能免於嫉妒之人，爲衆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測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則法令不行，股肱不正則姦邪興起。趙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國治而兩家全。故君過而臣正，上非而下譏，大臣正，縣令何肯不反諸己？❸而行非於人，執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淵，遭子椒之譖也，❹管子得行其道，鮑叔之力也。今不覩鮑叔之力，而見汨羅之禍，雖欲以壽終，無其能得乎！」❺

❶ 「東」，張注本作「兩」。
❷ 「狡」，張注本、《拾補》作「徼」，張校作「絞」。
❸ 「肯」，《拾補》疑作「有」。
❹ 「椒」，原作「柳」，據張注本改。
❺ 「無」，張注本、《拾補》作「惡」。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御史未應。謂丞相史曰：「文學結髮學語，服膺不舍，辭若循環，轉若陶鈞。文繁於春華，無効於抱風。飾虛言以亂實，道古以害今。從之，則縣官用廢，虛言不可實而行之。不從，文學以爲非也，衆口嚻嚻，不可勝聽。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當世，今將何從而可矣？」

丞相史進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所由不同，俱歸於霸。而必隨古不革，襲故不改，是文質不變而椎車尚在也，❶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後法令調於民，而器械便於用也。孔對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異道，非苟相反，所務之時異也。公卿既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願無顧細故之語，牽儒、墨論也。」

文學曰：「師曠之調五音，不失宮商。聖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通之實。❷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❸故没而存之，舉而貫之，貫而行之，何更爲哉？」

丞相史曰：「説西施之美，無益於容；道堯、舜之德，無益於治。今文學不言所爲治，而言以治之無功，猶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倉也。夫欲粟者務時，欲治者因世。故

❶「椎」，原作「推」，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通」，《拾補》疑作「道」。
❸「也」，原無，據王校補。

商君昭然獨見存亡不可與世俗同者，爲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聞。故舟車之治，使民三年而後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後民信之。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權。』文學可令扶繩循刻，非所與論道術之外也。」

文學曰：「君子多聞闕疑，述而不作，聖達而謀大，❶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頓。小人智淺而謀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廢，蘇秦、商鞅是也。無先王之法，非聖人之道，而因於己，故亡。《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勸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獨智之慮，世不獨見之證。❷文學不足與權當世，亦無累負之殃也。」❸

論誹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迂而難遵，稱往古而言訾當世，❹賤所見而貴所聞。』此人本狂，以己爲拭。❺此顔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爲負其累而蒙其

❶「大」，原作「小人」，據正嘉本、張注本改。《拾補》、張校均作「小」。
❷「不」，王利器本改作「乏」。
❸「累負」，張注本作「負累」。
❹「言」，王校斷衍。
❺「拭」，大典本作「栻」。

殃乎？」

文學曰：「禮所以防淫，樂所以移風，禮興樂正則刑罰中。故隄防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民無亂患。故禮義壞，隄防決，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禮之所爲作，非以害生傷業也；威儀節文，非以亂化傷俗也。治國謹其禮，危國謹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禍，廢古術，隳舊禮，專任刑法，而儒、墨既喪焉。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爲政，必先誅之，僞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夫公卿處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色順風，疾小人淺淺面從，以成人之過也。故知言之死，不忍從苟合之徒，是以不免於縲紲，悲夫！」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鄉，萑葦而有藂，❶言物類之相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故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聖之道以臨海内，招舉俊才賢良之士，唯仁是用，誅逐亂臣，不避所親，務以求賢而簡退不肖，猶堯之舉舜、禹之族，殛鯀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則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學曰：「臯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獨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寧。故雖有堯明之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無臣。先帝之時，良臣未備，故邪臣得間。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❷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

❶「萑」，原作「藿」，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鯀殛」，原作「殛鯀」，據張注本改。

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丞相史曰：「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人君用之齊民。而顏異，濟南亭長也，先帝舉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爲漢議臣，處舜、禹之位，執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詘上。故驩兜之誅加而刑戮至焉。賢者受賞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學何怪焉？」

文學曰：「論者相扶以義，相喻以道，從善不求勝，服義不耻窮。若相迷以僞，相亂以辭，相矜於後息，期於苟勝，非其貴者也。夫蘇秦、張儀，熒惑諸侯，傾覆萬乘，使人主失其所持，非不辯，然亂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❶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今子不聽正義以輔卿相，又從而順之，好須臾之説，不計其後，若子之爲人吏，❷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丞相史曰：「蓋聞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勝身，食飲足以供親，内足以相卹，外不求於人。故身修然後可以理家，家治然後可以治官。故飯蔬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備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養第二十五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

❶「君子」，張注本作「子」。
❷「若」，張注本作「君」。

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爲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❶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悌。閨門之内盡孝焉，閨門之外盡悌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❷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顔色，承意盡禮義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飽，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無端綣，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❸無肴膳，雖閔、曾不能以卒養。❹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爲之父子。❺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糲，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文學曰：「周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晳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❻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美不食焉。故禮：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是饋輕而禮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國養，次禄養，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賢子者當路於世者，高堂邃宇，安車大馬，衣輕暖，食甘毳。無厭

❶「其」，原無，據張注本補。
❷「理」，《兩京遺編》本、《漢魏叢書》本均作「禮」。
❸「以」下，原有「養」字，據張注本、張校刪。
❹「卒養」，原作「養卒」，據張注本改。
❺「父子」，王利器本據黄侃説改作「文」。
❻「其父母」，張校以爲衍文。

者，❶褐衣皮冠，窮居陋巷，有旦無暮，食䔍糲葷茹，❷膢臘而後見肉。害老親之腹非唐園，❸唯菜是盛。夫䔍糲，乞者所不取，而子以養親，雖欲以禮，非其貴也。」

文學曰：「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禄，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職，財入而患從之，身且死禍殃，安得膢臘而食肉？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禮菲而養豐，非孝也。涼困而以養，非孝也。」❹

丞相史曰：❺「上孝養色，其次安親，其次全身。往者，陳餘背漢，斬於泜水，❻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軌而誅滅，吕步舒弄口而見戮，行身不謹，誅及無罪之親。由此觀之，虚禮無益於己也。文實配行，禮養俱施，然後可以言孝。孝在於質實，不在於飾貌。全身在於謹慎，不在於馳語也。」

文學曰：「言而不誠，期而不信，臨難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順其惡。』❼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亂政，導諛以求合。若此者，不容於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職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詔

❶「厥」，張校以爲衍文。
❷「糲」下，原有「者」字，據《拾補》、張校删。
❸「害」，正嘉本、張注本作「審」。
❹「涼」，王利器本據黄侃説改作「掠」。
❺「史」，原無，據張注本補。
❻「泜」，原作「沍」，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❼「逢」，原作「達」，據張注本改。

公卿與斯議，而空戰口也？」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林不讓椒桂，❶以成其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衆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議，何況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爲宰士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與聞諸。』❷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齊句指，受業徑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非，雖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今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説上。上所言則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終無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也。葶歷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異類。子非孔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也。冉有爲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爲智，爲桀斂者不爲仁。」

丞相史默然不對。

❶「林」、「桂」，張校作「陵」、「跬」。
❷「諸」下，原衍「侯」字，據《拾補》删。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使使者舉賢良、文學高弟，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策，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策，抱枯竹，❶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詾詾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殊路同歸，指在於崇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亶用，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隋議，計慮籌策，❷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❸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❹文學褒衣博帶，❺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❻心卑卿相，志小萬乘。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詔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禄。』❼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吴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鶡鴠夜鳴，無益

❶「抱」，原作「明」，據《拾補》改。
❷「慮」，張注本作「利」。
❸「利」，原無，據張注本、張校補。
❹「者」，原無，據張注本補。
❺「褒」，原作「哀」，據《拾補》改。
❻「竊」，原作「過」，王利器本據文例改，今從。
❼「超」，原作「趨」，據張注本、《拾補》改。

於明。主父鳴鴟，無益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桎梏於舊術，牽於間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梏於舊術，有司桎梏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爲相不能用。故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爲司寇，然後悖熾。驥，舉之在伯樂，其功在造父。造父攝轡，馬無駑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肖，皆可與言至治。故御之良者善調馬，相之賢者善使士。今舉異才而使減騶御之，❶是猶梔驥鹽車而使責之疾。❷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

大夫曰：「嘻！諸生闒茸無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盜，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於魯君，曾不用於世也。何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顏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國疾第二十八❸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恥。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聖主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

❶「減」，王利器本據孫詒讓說改作「臧」。

❷「使責之疾」，王校作「責之使疾」。

❸「疾」，原作「病」，據卷目改。

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無德序於民，❶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葅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❷

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

丞相史曰：「夫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訚訚爭鹽、鐵，亦非爲己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❸必有以易之。諸生有能安集國中，❹懷來遠方，❺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爲諸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❻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❼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故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石。」

---

❶「序」，張校作「厚」。
❷「儒」，原無，據張注本補。
❸「夫」，原作「去」，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❹「有」上，原衍「莫」字，據王校删。
❺「懷」下，原衍「臧之」二字，據《拾補》删。
❻「今」，原作「命」，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❼「而」，原無，據張注本、《拾補》補。

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謂賢良曰：❶「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溟涬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覩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願分明政治得失之事，❷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爲輔，雖即異世，亦既閎夭、太顛而已，❸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❹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止作鋤耘，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山海，内興諸利。楊可告緡，❺江充禁服，張大夫革

❶「謂」，原無，據張校補。「賢良」，張注本作「丞相史」。

❷「願」，原作「顧」，「得」，原無，據王校改、補。

❸「既」，張注本作「即」。

❹「所」，張注本作「者」，《拾補》疑「所」在「以」下。

❺「可」下，原有「勝」字，據《拾補》、張校删。

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然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賊之政，❶而强宰尚有强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朞，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机席緝蹭，❷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粺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蹹鞠，❸秉耒抱插，躬耕身織者寡，聚要歛容、傅白黛青者衆。❹無而爲有，貧而强夸，文表無裏，紈袴枲裝。❺生不養，死厚送。❻葬死殫家，❼遺女滿車。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❽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急之徵，❾即生前不足疾矣。」

鹽鐵論卷第五

❶「賊」，正嘉本、張注本作「疾」。
❷「机」，正嘉本、張注本作「几」。「蹭」，《拾補》作「蹀」。
❸「蹹」，張注本作「蹋」。
❹「聚」，原作「娶」，據張校改。「容」上，原衍「從」字，據張校删。「傅」，原作「傳」，據《拾補》改。
❺「袴」，原作「跨」，據張校引華本改。
❻「送」，張注本作「葬」。
❼「葬」，張注本作「送」。
❽「減」，正嘉本、張注本、《拾補》作「藏」。
❾「急」上，原有「不」字，據《拾補》删。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爲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

大夫默然。

丞相曰：❶「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傚，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

『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驅殲罔罝，掩捕麑鷇，躭湎沉猶鋪百川。❷鮮羔䍜，幾胎肩，❸皮黃口。春鵝秋

❶「相」下，張注本有「史」字。
❷「猶」，王利器本改作「酒」。
❸「幾」，原作「𢐒」，「肩」，原作「扁」，據張校改。

鶉，冬葵温韭，浚茈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

『古者采椽茅茨，陶桴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棱楹，士頴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楯，❶堊憂壁飾。❷

『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黄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鬬虎，唐銻追人，奇蟲胡妲。

『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桅，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古者庶人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褘，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❸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❹中者素綈冰錦。❺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縑之用倍紈也。

『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軨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苙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❻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軨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黄華左搔，結

❶「楯」，原作「脩」，據張校改。
❷「憂」，《拾補》作「夔」。
❸「紬」，大典本作「細」。
❹「縟」，《太平御覽》作「綺」。
❺「冰錦」，原作「錦冰」，據王校改。
❻「複」，張注本作「椱」。

綏韜杠。中者錯鏕塗采，珥靳飛軨。❶

『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麑豹祛。庶人則毛絝衳彤，樸羝皮傳。今富者韗韶，狐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鴼代黃。

『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薦而已，❷及其後，革鞍氂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鞼耳銀鑷䩞，❸黃金琅勒，罽繡弇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

『古者汙尊抔飲，❹蓋無爵觴樽俎。❺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❻唯瑚璉觴豆而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❼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古者燔黍食稗，而熚豚以相饗。❽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綦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臑鼈膾腥，麑卵鶉鷃撜抅，❾鮐鱧醯醢，衆物雜味。

『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膢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

❶「軨」，原作「鈴」，據張校改。
❷「薦」，原作「廌」，據《拾補》改。
❸「鞼」，正嘉本、張注本、《拾補》作「鞻」。
❹「抔」，原作「坏」，據《拾補》改。
❺「爵觴樽俎」，《太平御覽》作「爵樽觴豆」。
❻「竹」，張注本作「行」。「匏」，原作「瓠」，據《拾補》改。
❼「舒玉」，《太平御覽》作「野王」。
❽「熚」，《太平御覽》作「捭」。
❾「撜抅」，張校作「橙枸」。

醒什半，❶棄事相隨，慮無乏日。

『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膢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佰，❷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儛像。❸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

『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

『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頟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

『古者無杠樠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籧蒢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獏皮代旃，闒坐

❶「折醒」，《拾補》疑作「析酲」。
❷「縣佰」，張校作「懸宿」。
❸「像」，《拾補》作「隊」。

平莞。

『古者不粥飪，❶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❷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膠馬朘，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❸胹羔豆賜，鷇膹鴈羹，自鮑甘瓠，❹熱粱和炙。

『古者土鼓凷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其後，❺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儛趙謳。

『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楩椁，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

『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醯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楺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❻桐人衣紈綈。

『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閤，垣闕罘罳。

『古者隣有喪，舂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

❶「飪」，原作「絍」，據張校改。
❷「施」，張校作「旅」。
❸「庸」，王利器本據孫詒讓説改作「胃」。
❹「自」，王利器本據孫人和説改作「臭」。
❺「其」，原無，據張注本補。
❻「貌」，《拾補》作「完」，張校作「繞」。

而責辨，❶歌舞俳優，連笑伎戲。

『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内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佩。❷中者長裾交褘，璧端簪珥。❸

『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❹

『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

『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

『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

『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産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❶「辨」，張注本作「辦」。

❷「露」，原作「路」，據張注本改。

❸「端」，王利器本據陳遵默説改作「瑞」。

❹「發」，張注本作「廢」。

婢垂拱遨遊也。

『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蠻、夷交脛肆踞。❶

『古者庶人鹿菲草芰，❷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禨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争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❸親近忠良，欲以絶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

『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❹魚肉之蠹

❶「蠻」上，原衍「今」字，據王校删。

❷「鹿」，張校作「麤」。「鹿菲草芰」，王校作「麄扉草履」。

❸「宣帝」，張注本作「陛下」，張校作「皇帝」。

❹「從」，張注本作「縱」。

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❶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語孝，躄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

❶「極」，大典本作「窮」。

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産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争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不耻爲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横暴掣頓，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爲工。」

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❶「吾聞諸鄭長孫曰：❷『君子正顔色，則遠暴嫚；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❸立權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爲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論之爲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争，争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耻矣。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而況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吴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

❶「相」下，張注本有「史」字。

❷「孫」，張校作「者」。

❸「秦」，王利器本據孫詒讓説删此字。

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莅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内。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職任然後爵而禄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❶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❷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强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禄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

❶「壅」，《拾補》作「雍」。
❷「繩」，《拾補》疑作「綬」，張校作「純」。

殘百姓也。夫傅主德，❶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禄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士足以優身及黨，❷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禄。今小吏禄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相遣，❸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❹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内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産非不正鄧皙之僞也。夫内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産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❺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

❶「傅」，原作「傳」，據張注本改。
❷「士」，原無，據張校補。
❸「使」，正嘉本、張注本作「吏」。
❹「上府下求」，王校作「上下府求」。
❺「一二」，王利器本改作「一一」。

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産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悦。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況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❶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别苗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❷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

❶「教」，張校作「敎」。
❷「罔」，《群書治要》作「罪」。

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悦爾，行刑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悦爾，❶行刑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安予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❷昏暮叩人門户，求水火，貪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❸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税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

❶「日」，張注本作「曰」。
❷「則」下，原衍「民」字，據張校删。
❸「窮」下，原衍「乏」字，據《群書治要》、《拾補》删。

焉？曰：教之。』教之以德，❶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❷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禮，❸難與適道。」❹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滀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爲；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爲旱，在陰爲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❺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行於内，❻聲聞於外，爲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❼

❶「教之」，原無，據《群書治要》補。
❷「徙」，原作「從」，據《群書治要》改。
❸「民」上，《群書治要》有「富」字。
❹「難與適道」，《群書治要》無此四字。
❺「有德」，《群書治要》作「得」。
❻「循行」，《群書治要》作「行修」。
❼「載記」，《群書治要》作「在上」。

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❷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❸爲民父母，民饑而死，❹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❺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爲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褊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揔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

❶「所」下，《群書治要》有「以」字。
❷「餓」，《群書治要》作「死」。
❸「檢」，《群書治要》作「斂」。
❹「民」，《群書治要》作「見」。
❺「養」，《群書治要》作「食」。

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❶或時貰民，❷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賈，器多堅𥕐，善惡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鎮生。❸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❹鐵官賣器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❺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商人不耕田而足乎粟米，❻百姓各得其便，而上無事焉。是以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燿，除雕琢，湛民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而不營於末。」

鹽鐵論卷第六

❶「易」，張校作「貿」。
❷「時」，張注本無此字。
❸「鎮」，張校作「鉎」。
❹「啖」，張校作「淡」。
❺「呈」，張注本作「程」。
❻「商人」，原無，據《拾補》補。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況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❶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絶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❷不可棄也。』今萬方絶國之君奉贄獻者，❸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❹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❺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❻執禮以治天下，❼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❽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❾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内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

❶「明」下，王利器本據陳遵默説補「盛」字。
❷「蠻貊之邦」，《群書治要》作「之蠻貊」。
❸「者」上，《群書治要》有「見」字。
❹「盛」，《群書治要》作「威」。
❺「以」，原無，據《群書治要》補。「諸」，《群書治要》作「之」。
❻「處謙以卑士」，《群書治要》作「處謙讓以交卑士」。
❼「禮」下，《群書治要》有「德」字，「治」下，原有「下」字，據《拾補》删。
❽「讓」，《群書治要》作「敬」。
❾「清」，《群書治要》作「升」。

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馲駞，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户，崐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❶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罇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

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刼其君，亂其國，靈公國圍，❷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宫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爲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衆而歸齊也。❸伍子胥挾弓干闔閭，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吴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宫之奇，晉獻不寐。夫賢臣所在，❹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害』也。」❺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

❶「世」，原無，據《群書治要》補。
❷「國」，原作「同」，據張校改。
❸「恃」，張校引華氏活字本作「持」。
❹「賢」，原無，據王校補。
❺「害」，大典本作「割」。

採。❶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吴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刼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嶲唐、昆明之屬，❷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震懼中外，❸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

❶「採」上，原衍「不」字，據張校删。
❷「僰」，原作「棘人」，據《拾補》改。
❸「震懼中外」，原作「中外震懼」，據王校改。

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强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内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則小國之君悦。❶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

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鋭而牧罷極。❷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内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邊郡者，絶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

❶「則」上，張注本有「衛弱扶危」四字。

❷「牧」，張校作「收」。

侮士卒，與之爲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獨西宮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

大夫默然不對。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❶「先王之道，軼久而難復，❷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絶，信義大行，著于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

❶「相」下，張注本有「史」字。
❷「久」，原作「人」，據《拾補》改。

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❶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静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兹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❷若此，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

❶「行」，張注本、《拾補》作「往」。
❷「蟲螟」，張注本作「螟螣」。

也；無一者，烏獲、逢須也。❶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❷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群意，君子雖貧，勿爲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强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橈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乎，❸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諫曰：❹『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❺我何不寒

❶「烏獲」，王利器本據俞樾說改作「牧童」。
❷「施」，張校作「尸」。
❸「公乎」，張注本作「公事」，張校作「上公」。
❹「海」，張注本作「宛」。
❺「天寒哉」，《群書治要》作「天下寒乎哉」。

哉？』人之言曰：❶『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厦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瘤也；❷繫馬百駟、貨財充内、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❸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粱齧肥者，❹不知短褐之寒、糖粝之苦也；❺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難也；❻同牀旃席、侍御滿側者，❼不知負輅輓船、登高絶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温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❽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❾不知老母之顦顇、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亡也；❿東嚮伏几、振筆如調文者，⓫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⓬坐旃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⓭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

❶「人」上，《群書治要》有「海春曰」三字。
❷「瘤」，《群書治要》作「痛」，張校作「病」。
❸「也」，原無，據《群書治要》、張校、王校補。
❹「搏」，張注本、《拾補》作「摶」。
❺「粝」，張校作「秳」。
❻「擔」，原作「檐」，據正嘉本、張注本、《群書治要》改。「難」，《群書治要》作「勞」。
❼「同牀旃席」，《群書治要》作「匡牀蒻席」。
❽「邊」，《群書治要》作「長」。「飄」，《群書治要》作「眺」。
❾「者」，原無，據《群書治要》補。
❿「死亡」，原作「死者」，據《群書治要》改。
⓫「調文」，原作「文調」，據《群書治要》、王校乙正。
⓬「木」，原作「求」，「痛」下，原有「者」字，據《群書治要》改、删。
⓭「易」，張注本重文。

也，刑人若刈菅茅，❶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❷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内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

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❸請且罷郡國榷沽、關内鐵官。」

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文學既拜，❹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被其苦。先帝絶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爲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❺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

❶「茅」，原作「芳」，據《群書治要》改。
❷「輦」，《群書治要》作「輜」。
❸「爲」上，原衍「而」字，據《拾補》删。
❹「文」上，原衍「曰」字，據《拾補》、張校删。
❺「郡」，張校作「群」。

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臿，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❶累世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❷兵强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❸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間。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❶「違」，張校作「遺」。

❷「得」，張注本作「德」。

❸「據」，《群書治要》作「搏」。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内，藏於記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文學所不覩。」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外内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數年之稸，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爲蠻、貊所紿，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❶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❷反

❶「權」，《拾補》作「摧」。

❷「長城」上，王校有「於」字。「長城」下，王校有「之外」二字。

賂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怒也。」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强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内，❶執脩箠以笞八極，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箠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内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暤、蚩尤而爲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爲王。黄帝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内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强，東滅朝鮮，西定舟、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❷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爲黎民遠慮。」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强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罷極而主不恤，國内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雍鳴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吴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

❶「衡」，《太平御覽》作「衘」。下「衡」字同。

❷「李牧」，王校以爲衍文。

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爲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絶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男君。❶秦既并天下，東絶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八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相侵，搆兵争强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萴之充腸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爲國者若江、海，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爲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絶。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爲助也。脣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憯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

❶「男」，《拾補》作「南」。

❷「海」，大典本作「湖」。

害。昔者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内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菑。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爲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爲秦擊走匈奴，若鷙鳥之追群雀。匈奴勢慴，不敢南面而望十餘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

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❶簞食壺漿以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强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匈奴稍强，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氏，❷因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强，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强弩潰癰疽。越之禽吴，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爲寇，則句注之内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群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群羌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❸建張掖以西，隔絶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内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

❶「若」，正嘉本作「者」，張注本作「者若」。
❷「氏」上，原衍「支」字，據張校删。
❸「讓」，張校作「攘」。

用，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❶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吴，才地計衆非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

文學曰：「吴、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以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絶之勞，此所謂食於厨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況負重羸兵以求之乎？❷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皐，未知所止；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❸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利，以爲役不可數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不順上意，❹未爲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人主不遂忿，❺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强。先帝絶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爲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墝埆之地，壯者死於祁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群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

❶「放」，正嘉本作「故」。
❷「羸」，張校作「羸」。
❸「皓」，王校作「浩」。
❹「雖」，張校作「摧」。
❺「故」，張校作「欲」。

强敵也。輟幾沮成，❶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權，❷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❸乃大興師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此之時，將卒方赤面而事四夷，❹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❺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寖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内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絶，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

❶「沮」，原作「且」，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激」，張校作「徼」。
❸「水」，張校作「心」。
❹「卒」，《拾補》作「率」。
❺「修」，王利器本據陳遵默説改作「循」。

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强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民人，❶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爲禮，❷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❸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飇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蹻而扶猛虎也。」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交也。❹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戈閉藏而不用。❺老子曰：『兕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跖、蹻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

❶「詰」，張注本作「詰」。「民人」，《拾補》作「人民」。

❷「不與夷狄中國爲禮」，張注本作「不與中國爲禮」，《拾補》作「不與夷狄與中國爲禮」，張校作「不與夷狄之執中國」。

❸「狼」，張注本作「狠」。

❹「交」上，原衍「受」字，據張校删。

❺「閉」，張注本作「蔽」。

市側，❶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哥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❷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❸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絶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鬬，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

❶「市」，張校作「司」。
❷「王行」，原作「行王」，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❸「梁」，張校作「市」。

之内皆爲兄弟也。故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詰鼬之會書公，紿夷狄也。匈奴數和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絶國殊俗，臻於闕庭，鳳皇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群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仁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爲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强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義。故畫地爲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黄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爲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願爲之臣。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大夫曰：「《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戎驪未至豫禦之。❶故四支强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

❶「譏」，《拾補》作「大」。

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争强，大小相凌。是以强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内不安，徭役遠而外内煩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群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❶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猖有介，❷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

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陘隧，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

---

❶「超」，張注本作「招」。

❷「龜猖」，張校作「鼈猬」。

狼顧之憂矣。夫何妄行而之乎？」❶

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困於阻險，❷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嶔崟是也。❸故曰：『天時不如地利。』❹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❺必爲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而爲强吴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吴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❻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阺、崤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❼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亳，❽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吴不内定其國，而西絶淮山，與齊、晉争强也。越因其罷，擊其虚。使吴王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海崖，何謀之敢慮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

❶「夫何妄行而之乎」，正嘉本、張注本均作「夫何妄行之有乎」。

❷「困」，原作「固」，據張校改。

❸「師」，《拾補》作「帥」。「崟」，張注本作「巖」，張校以爲衍文。

❹「不如」，原無，據張校補。

❺「敢」，張校以爲衍文。

❻「難」，《拾補》作「險」。

❼「九河」，張校作「九門」，王利器本據《太平御覽》改作「阿」。

❽「於」，張注本作「有」。

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絶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關梁者，邦國之固，❶而山川社稷之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拓，❷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爲强，高城不足爲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❸秦王憚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强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内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强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吴、楚之士，舞利劍，蹶强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❹力不支漢，其勢必降。

❶「關梁」，原作「梁關」，據張注本改。
❷「拓」，張注本作「柝」。下「拓」字同。
❸「三尺」，《拾補》作「尺八」。
❹「貉」，原作「谿」，據《拾補》改。

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❶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劒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劒，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備，❷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强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劌之負齊桓公，❸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❹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❺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刼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

❶「鑿地而深池也」，《拾補》作「鑿池而深地也」。
❷「備」，張注本無此字。
❸「負」，《拾補》作「脅」，張校作「質」。
❹「管仲」下，張注本有「甯戚」二字。
❺「由余」下，張注本有「百里奚」三字。

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脩戟强弩之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嫚易，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廗爲蓋，❶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興戎狄，❷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

文學曰：「匈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脩戟强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❸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强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

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

❶「廗」，大典本作「席」。
❷「狄」，原作「狐」，據《拾補》改。
❸「木」，原作「衣」，據大典本改。

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

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脩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脩聖緒，❶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脩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亡者，吴王是也。」

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爲氣，因時而行者易爲力。文、武懷餘力，不爲後嗣計，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晉取郊、沛，❷王師敗於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爲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爲一州，倔强倨敖，自稱老夫。先帝爲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爲縣官也。七國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爲敵國累世，❸然終不免首係虜於

❶「主」，正嘉本、張注本作「王」。
❷「沛」，張校作「柳」。
❸「珩」，張校作「衡」。

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

文學曰：「秦滅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爲蚩尤不能害，黃帝不能斥。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嬰係頸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爲戰，❶固未亡也。❷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爲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❸中國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❹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爲九州。❺絶陵陸不通，❻乃爲一州，有八瀛海圜其外。❼此所謂八極，而天下際焉。❽《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遥。❾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知天下之義也。」

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

❶「戰」下，《拾補》有「國」字。
❷「固」，王校作「國」。
❸「王公列士」，張校作「王公先列」。
❹上「一」字，原無，據張校補。
❺「川」，張校作「州」。
❻「絶」上，張注本有「谷阻」二字，張校以「陵」字爲衍。
❼「八」，《拾補》作「大」。
❽「下」，張校作「地」。
❾「遥」，《拾補》、張校、王校作「逕」。

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❶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説。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菑異之變，夭壽之期，陰陽之化，四時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則默，無苟亂耳。」

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邇，故内恕以行。❷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以事無用，罷弊所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蠃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爲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爲亂耳。人無夭壽，各以其好惡爲命。羿、敖以功力不得其死，❸智

❶「誤」，張校作「迂」。
❷「内」，張注本作「由」。
❸「功」，張校作「巧」。

伯以貪狼亡其身。天菑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賢受諫，❶敬戒不始，純德上休，神祇相況。❷《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盛於上，❸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叙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大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❹《易》明於陰陽，《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

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❺《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爭壤土。❻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之子，若絶草木，刑者肩靡於道。以己之所惡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❶「周文武」，大典本作「周文王」。
❷「況」，張注本作「貺」。
❸「先」，《拾補》作「光」。
❹「五」，張注本作「互」。
❺「陽」，張注本作「揚」。
❻「血流」，張注本作「流血」。

大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蔞，以順天令。』文學曰：「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此，則鷹隼不鷙，猛獸不攫，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也。」

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爲陽佐輔。陽剛陰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五穀猶成。雹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臻其末，❶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❶「反」，《拾補》作「及」。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❶法夫徼倖；❷誅誡，❸蹠、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

文學曰：「道德衆，❹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❺室女童婦，❻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僞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❼『宜犴宜獄，❽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之屬甚衆，上殺下殺，❾而服不過五。五

❶「不」，正嘉本、張注本作「下」。
❷「法」，王利器本改作「怯」。
❸「誡」，張校作「誠」。
❹「德」，《群書治要》作「徑」。
❺「折手知足」，《群書治要》作「折乎知之」。
❻「室女」，《群書治要》作「愚夫」。
❼「禁」下，《群書治要》有「滋多」二字。
❽「宜犴」上，張注本有「詩云」二字。
❾「上殺下殺」，原作「上附下附」，據張校改。

刑之屬三千，上附下附，❶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❷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絶輕疾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法之徵者，❸固非衆人之所知也。」

文學曰：「《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穽也。罻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飾而加其上，❹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張，雖皋陶不能爲士。』故德教廢而詐僞行，禮義壞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宜也。故君子愛仁以及物，❺治近以及遠。傳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

❶「上附下附」，原作「上殺下殺」，據張校改。
❷「之」，原無，據《群書治要》補。
❸「徵」，張注本作「微」。
❹「矯」，正嘉本作「蹻」，張注本作「繳」，王利器本據孫詒讓説改作「矰」。
❺「仁」，張注本作「人」。

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❶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❷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無非其至意與？」

大夫俛仰未應對。

御史大夫曰：❸「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絶水。韓子疾有國者不能明其法勢，❹御其臣下，富國强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衘橛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況無法乎？其亂必也！」

文學曰：「轡衘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吴使宰嚭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吴、秦之事也。夫爲君者法三王，爲相者

❶「騎」，張注本無此字。「馳行」，張校作「行馳」。

❷「面」，王利器本據楊沂孫説改作「而」。

❸「大夫」，《拾補》以爲衍文。

❹「疾」上，原衍「曰」字，據張校删。「國」，原作「固」，據張注本改。

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❶身幽囚，客死於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辯，❷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

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吴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及其卒氾濫爲中國害。菑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稸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菑，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

❶「卒蹈」，原作「舉陷」，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❷「夫」上，原衍「秦」字，據張校删。

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

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多，其爲菑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❶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强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濘，❷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❸痛

❶「從」上，張校斷脫「不」字。
❷「濘」，《群書治要》作「漫」。
❸「胥」，原作「骨」，「鋪」，原作「輔」，據張注本、《群書治要》改。

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❶患其舍草而去苗也。❷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絶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❸命不軌之民，❹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内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内解怠，輟耕而隕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耻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恒於苟生。何者？一日下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奉禄，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耻之有？廢其

❶「耨」，《群書治要》作「鉏」。
❷「去」，《群書治要》作「芸」。
❸「始」，王利器本據郭沫若説改作「耻」。
❹「命」，王利器本據郭沫若説改作「今」。

德教，❶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❷『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❸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❹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❺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❻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❼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

御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賁、育之勇，莫不震慴悼慄者，❽知墜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彼以知爲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爲善。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

❶「廢」上，《群書治要》有「今」字。
❷「傳」，原無，據《群書治要》補。
❸「相」，原作「小」，據《群書治要》改。
❹「誅及」，原作「及誅」，據張注本改。《群書治要》作「反誅」。「無罪」下，《群書治要》有「反誅無罪則天下之」八字。
❺「民」，《拾補》疑爲衍文。
❻「豈」，《群書治要》作「猶若其」。
❼「弟」下，《群書治要》有「能」字。「免」，《拾補》作「逸」。
❽「悼」，張注本作「悚」。

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敗子，則惑矣。」

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❶晉厲以幽，二世見殺，❷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❸聖人知之，是以務知而不務威。❹故高皇帝約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❺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❻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❼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

❶「民」，《群書治要》作「臣」。
❷「見殺」，《群書治要》作「以弑」。
❸「悍虜」，《群書治要》作「格虜」。
❹「知」，《群書治要》作「和」，張注本作「恩」。
❺「没」，《拾補》作「殺」。
❻「才」，張注本作「裁」。
❼「三章」，原作「一卒」，據正嘉本、張注本改。

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

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静，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静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争止。❶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❷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❸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内潰，不能禁，峻法不止。❹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❺

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難三刃，❻陵夷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蹻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❼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

❶「贍」，原作「澹」，據本書卷六《授時第三十五》「富則仁生贍則争止」及《群書治要》改。

❷「何事而理」，《群書治要》作「何事而可理乎」。

❸「拙御馬」，張注本作「御拙馬」，《群書治要》作「拙御之御馬」。

❹「不能」上，王利器本據郭沫若説補「严刑」二字。「止」上，《拾補》有「能」字。

❺「亡」，《群書治要》作「有」。

❻「難」，原脱，據張注本補。

❼「可」，正嘉本、張注本作「敢」。

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

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❶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❷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❸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内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❹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❺窮鼠齧貍，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吴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攻秦，❻聞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國也？」❼

御史默然不對。

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❽

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

❶「以」，《群書治要》無此字。「虐」下，《群書治要》有「民」字。
❷「嚴法峻刑」，《群書治要》作「嚴刑峻法」。
❸「厲」，《群書治要》作「斂」。
❹「任」，原作「往」，據張注本、《群書治要》改。
❺「死不再生」，《群書治要》作「知死不再」。
❻「方」，王利器本改作「四」。
❼「能」下，《群書治要》有「長」字。
❽「所」上，張注本有「之」字。

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蔂，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文，❶殷、周以武，❷異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抏弊之民，❸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蹻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者難，❹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

❶「文」，張注本作「質」。
❷「武」，張注本作「文」。
❸「抏」，原作「抗」，據卷二《刺復第十》「抏弊而從法」改。
❹「無」，原無，據張注本補。

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應少、伯正之屬潰梁、楚，昆盧、徐穀之徒亂齊、趙，山東、關内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豎欲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説跖也。」

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❶絶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説，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❷

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❸是以嫫母飾姿而夸矜，❹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

❶「湊」，正嘉本、張注本作「腠」。

❷「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張校作「以因進見而不以能往非賢才」。「不以」，大典本作「以不」。

❸「合」，《拾補》作「令」。

❹「夸矜」，《拾補》作「矜夸」。

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❶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毁聖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❷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大夫憮然内慚，四據而不言。

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舉舌而不下，闇然而懷重負而見責。

大夫曰：「諾。膠車倐逢雨，❸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❹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説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

❶「靈公圍陽虎謗之」，張注本作「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蔡」。
❷「狡」，原脱，據張注本補。
❸「倐」，張校作「倏」。
❹「湊」，正嘉本、張注本均作「輳」。

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❶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熮，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强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❷大能自解，❸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❹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❺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説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筭哉。」❻

鹽鐵論卷第十

❶「雍」，張校作「推」。
❷「惡」，張校引華本作「悪」。
❸「大」，張校作「不」。
❹「性」，正嘉本、張注本作「姓」。
❺「丞相」，張校作「丞相史」。「御史」下，《拾補》有「兩府之士」四字。
❻「筭」，張注本作「選」。

書新刊鹽鐵論後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召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設爲問答，以成一家之言。其書在宋嘗有板刻，歷世既久，寖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具興，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裨國家之政者，則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固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十月朔旦，吴郡都穆書。

跋

禎游學宫時，得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所著《鹽鐵論》，讀之，愛其辭博。其論覈，可以施之天下國家，非空言也。惜所抄紙墨，歲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遺恨焉。廼者承乏江陰，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於薦紳家，如獲拱璧，因命工刻梓，嘉與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禎識。

新序

〔西漢〕劉向 撰

戈春源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新序》十卷，西漢劉向（約前七七—前六）撰。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蘇沛縣）人。漢皇族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年十二，以父任爲輦郎。既冠，擢諫大夫，講論五經於石渠閣。元帝初，因「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用陰陽災異之象，劾奏外戚宦官專權，「以救今事」。成帝即位，拜中郎，遷光禄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上書諫陵制奢侈，不聽。任中壘校尉，常譏刺外戚王氏與在位大臣，「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然終因外戚與丞相御史不扶，官職不陞，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其事迹見《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

劉向「專積思於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悉心鑽研。校閲群書，撰成《别録》，爲我國目録學之祖。今存著作除《新序》外，尚有《説苑》、《列女傳》、《洪範五行傳》等。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輯有《劉中壘集》。所著《五經通義》，《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成一卷行世。

《新序》成書於漢元帝河平四年（前二五）或陽朔元年（前二四），是陳古刺今的史論之作。劉向採集舜、禹至秦、漢史實，纂輯成章。其中記春秋事尤多，漢事僅數條而已。大抵採摘百家傳記，按「雜事」、「刺奢」、「節士」、「義勇」、「善謀」諸類排列。每叙一事，或從儒家立場加以評斷，或直借古事，微露己志。劉向崇符瑞災異之説，以天道聯繫人事，强調天意明察，信賞必罰。他繼承孟子學説，主張尊重民意，體恤民情。認爲統治者必須知人善任，奉公守法，正身而愛民；也必須謙虚謹慎，忠恕孝悌，改過從善，以挽天心。《新序》大旨在於「正綱紀，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弘揚儒家理念，故歷代目録書多將其置於子部儒家類。又因《新序》叙事多雜，以類相從，亦有置於雜家者。

《新序》之作「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與否。所採之文，雖或時代牴牾，或

一事而兩説三説兼存，或名氏不合，然取「惟善以爲寶」之意，恃事以申其説，故而不必廢。且劉向廣採衆家，所依文本及傳注，或已湮没，與慣習之言有徑庭之處，亦所難免。儘管《新序》有上述缺失，所記史事與《左傳》、《戰國策》、《史記》等頗多出入，但仍不失爲研究古代歷史與漢儒思想的重要材料。

《新序》，《漢書·藝文志》著録，謂「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説苑》、《世説》、《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作三十卷，録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作三十卷。宋以後均爲十卷，不知其爲合併，爲殘缺。查今本第六、第八兩卷，篇幅短小，不及其餘各卷的三分之一，以此準之，可合三十卷之數。且歷代所引《新序》之文多在今十卷本之内，各家所輯佚文又可置於今本各卷之中，故以合併之可能性爲大。自宋曾鞏校定十卷本之後，今傳《新序》版本有二十餘種之多。其中南宋初刻十卷本（錢謙益在卷一後有小跋，黄丕烈校閲，今存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黄本），是爲現存最早之本。清蘇州陽山顧大有所藏宋本，爲黄本的復刻本。流傳中，一般認爲較精善的《漢魏叢書》本與《鐵華館叢書》本，均爲上述兩本的傳承。另有明翻宋刊本亦較近古，然舛漏較多。近代石光瑛撰有《新序校釋》，可資參考。今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影印黄本作底本，以明翻宋刊本（簡稱明翻本）、清陳用光校《漢魏叢書》本（簡稱陳本）、清蔣杲校《鐵華館叢書》本（簡稱鐵華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等作校本，並參酌《新序》所引原書及歷代考據成果，進行校點。他校用書，除《元豐類稿》用明隆慶五年邵廣刻本、《列女傳》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外，其餘均爲北京中華書局所出。凡有改動，均出校説明。底本首有刻板硃印温公訓子語一紙，因與本書無涉，故予删除。

校點者　戈春源

新序序❶

南豐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❷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説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❸百家衆説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又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❹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❺故人奮其私意，❻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

❶「新序序」，原作「新序」，據《元豐類稿》補一「序」字。

❷「劉向所集次新序」至「因爲其序論曰」，原無，今據《元豐類稿》補。

❸「之時」，原漫漶不清，據明翻本、鐵華本及《元豐類稿》補。

❹「王之」，原漫漶不清，據明翻本、鐵華本及《元豐類稿》補。

❺「其一」，原漫漶不清，據明翻本、鐵華本及《元豐類稿》補。

❻「意」，《元豐類稿》作「智」。

絶殘脱之餘世，❶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❷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説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説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絶學之後也。

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亦足以知臣之志者」，《鞏集》作：「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

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❶ 「絶」，《元豐類稿》作「斷」。

❷ 「先王」，原作「先生」，據明翻本及《元豐類稿》改。「以一之者」至「故先王之道」，原缺，據《元豐類稿》補。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

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❶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

❶「市」，陳本作「氏」。

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❶「賢相爲誰？」王曰：「爲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

❶「樊」，原作「楚」，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❶覺來世，猶愈没身不寤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吴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

❶「開」，明翻本作「聞」。

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爲？」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爲人臣侮其主。爲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爲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爲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爲上客。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

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黄，黄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黄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

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内。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廪，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絶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

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絶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❶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斂爲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

❶「眹」，原作「朕」，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❶

新序卷第一終

❶ 卷末原有錢謙益手書小跋：「舊本《新序》、《説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年□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鑱刻之佳惡，一開而可辨者可也。辛丑夏五謙益題。」

新序卷第二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内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一有以字。亡。❶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鬲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

❶「而」下，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均有「以」字。

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録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譖愬不行，斯爲明也。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魏許。❶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

❶「魏」，明翻本、陳本、四庫本無此字。

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答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兵甲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一本作「下民多飢」。）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

民：皆失君人之道。故一有「厨」字。庖有肥魚，❶廄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悦，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爲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悦，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内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内，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

❶「故」下，明翻本有「厨」字，鐵華本有小注云：「一有『困』字。」

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㡘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犧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殺蛇，❶曰：「何故當聖君道爲？❷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

❶「天」，明翻本作「大」。
❷「君」，明翻本作「之」。

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譬，❶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❷外失禮於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

❶「譬」，明翻本、鐵華本、陳本、四庫本作「言」。
❷「固」，原作「周」，今據上文及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❶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而有悦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盗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❷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悟歟？安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

❶「居」，明翻本、陳本、鐵華本作「君」。

❷「火」，原作「大」，今據《韓非子》改。

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絶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❶自以爲無患，與民無争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争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奮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麃摇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争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麕麞鹿，彍谿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❷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

❶「時」，陳本作「待」。
❷「小」下，陳本、四庫本有「者」字。

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一有「而」字。襄王大懼，❶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强。』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爲非，❷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莅政，❸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

❶「襄」上，明翻本有「而」字。
❷「以」下，原衍「爲」字，今據陳本、四庫本删。
❸「政」下，原衍「事」字，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删。

言亦死，願聞其説。」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悦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喜，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内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玉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悦，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肚大節，❶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於是宣

---

❶「肚」，明翻本、四庫本作「壯」。

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彊楚之讎，❶外有三國之難，❷内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彊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内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黄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終

❶「讎」，原作「難」，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❷「三」，據文意，似應作「二」。

新序卷第三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雜　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吴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

「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繞沸，❶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没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鋋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鋭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説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答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耳。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❶「指繞」，原作「脂澆」，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者，爲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騖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説，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云：「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宫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争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筴，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

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脱，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❶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内

❶「願」下，四庫本有「望」字。

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毁，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毁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❶諺曰：『仁不輕絶，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絶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報」字。曰：❷「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説。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禄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

❶「天」上，《戰國策》通行本有「遍」字。

❷「曰」上，明翻本有「報」字。

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鋭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吕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史》作「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説聽於闔閭，吴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絶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説，❶不察疏

❶「交」，陳本作「左右」。

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一有「而」字。將欲殺之。❶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爾！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❷傾蓋而故。』❸何則？知與不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❹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

❶「繫」下，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均有「而」字。
❷「而」，明翻本、四庫本作「如」。
❸「而」，四庫本作「如」。
❹「文侯」，原無，據四庫本及《史記》、《漢書》補。

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於宋，❶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宦於朝，❷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説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不説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猒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虚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吴，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

❶「者」，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均無此字。
❷「宦」，明翻本作「官」。

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秪足以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❶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❷以信荆軻之説，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吕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弒，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申徒狄蹈流之河，「流」字《史》作「雍」字。

新序卷第三終

❶「游」，《史記・鄒陽傳》作「談」。

❷「嘉」，原作「恬」，今據陳本、《史記・鄒陽傳》改。

新序卷第四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雜　事

管仲言齊桓公曰：❶「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爲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顔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爲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爲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爲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彊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

❶「言」下，四庫本有「於」字。

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爲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爲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

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爲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爲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爲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絶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爲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温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温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温之盟。❶ 後南破强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

❶「土」，原爲墨丁，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❶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犇走，欲渡而北。卒争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

❶ 「下也」，原爲墨丁，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❶「子無辭。」郄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❷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愁然愧，以意

❶「公」下，原衍「子」字，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删。

❷「爲」上，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均有「嘗」字。

自閔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❶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

---

❶「爲」，原漫漶不清，今據明翻本、鐵華本補。

謂子産曰：「何不毁鄉校？」子産曰：「胡爲？ 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 是吾師也，如之何毁之？ 吾聞爲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 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 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❶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 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 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 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 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❷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 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

❶「由」，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以」。
❷「一」，陳本、四庫本作「其」。

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

❶「然」，《荀子·哀公篇》、《孔子家語·五儀解》無此字，盧文弨《群書拾補》以爲衍文。

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以語管仲。曰：「其人爲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❶：「虢之爲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説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❷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

❶「田」，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老」。
❷「其」，陳本、四庫本作「以」。

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爲公家隸，臣得而爲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❶昨日爲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❷

❶「睹」，原作「賭」，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下「睹」字同。

❷「損」，陳本、四庫本作「益」。

《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爲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

猶魯之有鸜鵒，爲黑祥也，❶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新序卷第四終

❶「黑」，四庫本作「異」。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黄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緑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吕子曰：「神農學悉老，黄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吴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❶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❷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

❶「其」，明翻本無此字。

❷「里鳧須」至「此之謂也」，原另爲一章，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與上章合爲一章。

皃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皃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皃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皃須矣。君謂赦皃須，顯出以爲右。如皃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皃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❶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説桓公以合境内。明日復見，説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悦，將任之。群臣争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

❶「撫」，陳本、四庫本作「執」。

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慠爵禄者，固輕其主；其主慠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慠爵禄，吾庸敢慠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禄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❶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食。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

---

❶「敵」，《荀子》作「愨」。

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爲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謳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爲人上也如此，❶何爲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❷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爲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

❶「也」，原無，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❷「折」，明翻本、四庫本作「析」。

者，爲大王無取焉。」荆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陣，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荆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荆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❶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

❶「君」，陳本作「吾」。

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吴君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忝則一作「而」。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内，廣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禄而不極諫，近臣畏罰

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❶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士也。❷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衞，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居衞，容貌充盈，顔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衞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不止。閔王亡走衞，衞君避宫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衞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

❶「於」，陳本作「其」。

❷「士」，原作「人」，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閔王。淖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燕共分齊地。❶ 悲夫！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奪於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虚，身亡逃竄，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謟佞甚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❷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内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謟諛者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❸

秦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揩，視群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

❶「燕」，原作「之」，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❷「吏」，賈誼《新書》作「事」。
❸「蓋」，陳本作「卒」。

亂於望夷。閻樂，趙高之壻也，爲咸陽令，詐爲逐賊，將吏卒入望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此久矣。」❶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毚，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毚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顔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説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

❶「如」，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知」。

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爲？」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爲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

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黄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❶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槖，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黄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

❶「有」，陳本作「者」。

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❶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況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五終

❶「屬」，陳本作「續」。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檝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趨，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❶殷王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❷高既如是，其趾須方

❶「官」，陳本作「夏」。
❷「千」，原作「阡」，今據陳本、四庫本改。

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户，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荊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荊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

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爲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

「南家，工人也，爲輓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輓，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輓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兹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爲富。❶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第六終

❶「畜」，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養」。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節士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争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❶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

❶「野處」，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處野」。

之命矣夫！」❶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❷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

❶「末之命」，原作「未之念」，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❷「下」下，原衍「不」字，今據《左傳》刪。

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❶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吴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悦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受爾國，❷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脱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吴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僞心，廉者不爲也。」遂脱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

❶「諸」下，原衍「其」字，今據《公羊傳》删。
❷「受」，原作「授」，今據四庫本、《公羊傳》改。

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餰粥，嗌不容粒，痛己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爲哉？」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

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己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絶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吴敗楚兵於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吴爲無道，行封豕長虵，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吴，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❶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絶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

❶「世」上，陳本有「當」字。

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❶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❷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弒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❸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❹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有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人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❶「子滿」，今通行本《左傳》作「子蒲」。下同。
❷「是」，原作「非」，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❸「子」，原作「氏」，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❹「魯」上，原衍「請」字，今據《呂氏春秋》刪。

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❶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禄，無以食魚；不受得禄，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户甕牖，揉桑以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❷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絶。晏子使人應

❶「摶」，明翻本、四庫本作「搏」。下「摶」字同。
❷「葉」上，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有「桑」字。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絶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圄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非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内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彊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内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絶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絶彊齊之大輔。楚既絶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

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清爲濁，不忍見汙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❶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❶「事」下，陳本、四庫本有「世」字。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爲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爲子田

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争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❶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也？」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❷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❸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

❶「聖」，原漫漶不清，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補。
❷「冶」，原作「治」，今據明翻本、四庫本改。
❸「無」，原無，據四庫本補。

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❶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鮑焦衣弊膚見，潔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己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

❶ 「以吾」，《吕氏春秋》、《列子》作「吾義」，義長。

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宫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宫。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脱。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併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胄者爲祟。❶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噣，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筴。唯君圖之。」景

❶「胄」下，《史記》、《説苑》有「不遂」二字。

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爲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吴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爲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爲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爲栘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説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禄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絶，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橈，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第七終

新序卷第八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義勇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因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絶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趍而至，遇萬於門，携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趍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脱劒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

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趍出，授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亨。」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之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脱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耻，不義。」辭賞從處，❶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❷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

---

❶「從」，疑當作「徙」，形近而誤。《説苑》「辭賞從處」作「負其母南徙於楚」。

❷「惠王之叔」，四庫本作「昭王之子」。

不從也。今子將弒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爲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争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争，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弒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内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爲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衆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嚻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絶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嚻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絶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絶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禄。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禄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禄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❶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内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❷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劒，齊諸軾而斷之。❸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悦，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

❶「君」，原作「召」，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❷「芊」，陳本作「芋」。
❸「軾」，原作「軫」，今據四庫本改。

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没爾家，宜止之，請爲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返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卷第八終

新序卷第九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
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齊桓公時，江國、黄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黄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絶，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爲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黄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德衰，❶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

❶「德」，原無，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迎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下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宫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宫

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國兼并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彊，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粮，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願君圖之！」秦伯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爲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

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貫，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爲申之會，與諸侯伐吴，起章華之臺，爲乾谿之役，百姓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棄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大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後歸之。昭公濟漢水，沉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吴。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栢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

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計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❶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謷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❷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

❶「負非」，《商君書》作「見負」。
❷「拘」，原作「更」，今據陳本、四庫本改。

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❶不循古；殷夏之滅也，❷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彊，❸遂封鞅爲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絶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垂仁而帝。故仁恩，謀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錯與張子争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❹張子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説。」對曰：「親魏善楚，❺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❻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❼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

---

❶「湯武」，原作「湯王」，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❷「殷夏」，原作「殷湯」，今據明翻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❸「取」，陳本作「政」。

❹「欲」，原作「以」，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❺「魏」，原作「衛」，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及下文改。

❻「楚」，原作「韓」，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❼「倫」，原作「偷」，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顧争於戎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彊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彊，富厚而制諸侯，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黄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黄歇適至，聞其計。是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黄歇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

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入邢，❶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吴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親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智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智伯瑶於叢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吴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絶腸，折頞摺頸，身首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臣束子爲群虜者，相及

❶「入」，原作「仁」，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内矣。❶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作「南面攻楚」。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❷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入地於齊，❸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桱《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摇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

❶「内」，原作「者」，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❷「禁」，原作「楚」，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❸「主」，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王」。

「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黄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黄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爲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爲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内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構，發鄭朱入秦，秦内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構秦，秦已内鄭朱矣，虞卿以爲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❶愛王而不攻乎？」❷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❸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

❶「亡」，《戰國策》、《史記》均作「王以」。
❷「王」，原作「主」，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❸「攻」，《戰國策》、《史記》作「以」。

與，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❶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求割，❷王將與之乎？不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與無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

❶「幣」，原作「弊」，今據陳本、鐵華本、四庫本改。

❷「求」，原作「來」，今據明翻本、四庫本改。

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與之。」❶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説也，王慎勿與！」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説，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

❶「如」，原作「必」，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耶？」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棄捐相印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九終

新序卷第十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戰。南陽守齮保宛城，《史》作：「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兵，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風争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争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史》作「料」。勇《史》有「悍」字。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户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厮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説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厮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

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巵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巵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義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説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皋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酈生説漢王曰：「方今燕、趙已復，唯齊

未下。今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間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説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説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與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實，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横以爲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説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横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楚必斂袵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求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史》作：「放牛桃林之陰，示天下不復輸積。」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尺寸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雖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駡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内，張子房之謀也。「楚雖無彊」，《漢史》作「楚唯無彊」。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二君之功，子房之謀也。❶一作「張子房之謀也」。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鬭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户。」乃封良爲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摇動之心。於是高皇

❶「子」上，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有「張」字。

帝在雒陽南宮上臺，❶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即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倍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脱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

❶「雒」，原作「南」，今據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改。

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肴、澠，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❶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説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狶、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吴、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侯，封之二千户。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

---

❶「故宛」，明翻本、四庫本作「胡宛」，《史記》作「胡苑」。

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争，未能得堅決者也。吕侯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吕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争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❶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異，❷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吕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吕澤所。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説引古，以死争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來爾。」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起去。上目

❶「義」，原作「議」，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及下文改。

❷「異」上，四庫本有「大」字。

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説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吕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爾。上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彊爲妻子計，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上自將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争鋒。」因説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起，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耶？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悦，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慢也。❶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

❶「慢」，明翻本、陳本、四庫本作「侵」。

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効，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静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鋭，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俔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逸，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静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檣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彊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猋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

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史》有「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漢史》作：「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按兵覆衆，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絶，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粮乏。不至千里，人馬絶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漢史》作：「不至千里，❶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❷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鋭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凋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

❶ 「作不」，原作「不作」，今據鐵華本、《漢書》改。
❷ 「擊」下，明翻本、陳本、四庫本有「之」字。

屬，寇盜滿山，天下摇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爲策曰：「古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謀以逆京師。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稍自消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絶遊説之路，❶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詿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❷而合從之事絶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第十終

❶「遊説之」，原漫漶不清，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❷「以」，原漫漶不清，今據明翻本、陳本、鐵華本、四庫本補。

黄丕烈跋一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蘋傳録何校宋本《新序》，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其真矣。繼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本來，留閲信宿。校首册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未及增入，未知何所校之宋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澗蘋堂兄抱冲處，係陽山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甜橋巷李氏。余所見宋本第一卷末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每葉幾行，每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間有殊異，未知何故。余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故以樣本還之，不及窺厥全豹，大爲恨事。自後書友來，必曰：「此書爲物主攜往他處，將不久留於江南境矣，盍如其直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氏物。渠與畢秋颿制府相友善，宋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不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艷其宋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閲。書友允吾請。至冬季，果以北宋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異書之沓至，後更勝於前，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承被火災後，爲治家計最急。省他費購書，室人交徧讁我，亦置若罔聞而已。今届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爲五册。書中有板刻硃印温公訓子語一紙，爲信陽王氏四部堂識，足見藏書家珍重之意。因裱托，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追述得書顛末，并著

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訛誤，是在目見而又心細，方盡讀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望日，書於王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黄丕烈識。

黄丕烈跋二

嘉慶辛酉秋九月望後一日，觀書於東城蔣氏，見有宋刻本《新序》，爲陽山顧大有所藏，方悟何校所據即此本矣。初見時，覺板刻字形與余所收似不甚異。及借歸參閲，乃知前所云所校，又與刻本間有殊異者，皆顧本有以亂之也。即如卷九中「是後桓公信壞德衰」，衍一「德」字；「殷夏之滅也」，訛「湯」爲「夏」字；「張子房之謀也」句，下脱「楚雖無彊，《漢史》作『楚唯無彊』」小注十一字。此在卷十中。其錯誤迭出。他遇宋諱，如「殷」，如「竟」，如「完」，如「構」，皆未缺筆。每葉上填大小字數，下注刻工姓名，皆與余本異。雖行款悉同，而字形活變，不能斬方，彼此相較，真如優孟衣冠矣。始知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氣已失，不必在異代也。則此本之可貴，逾勝於初得時。書友之索重直，若有先知者耶。蕘圃氏又識。

金錫爵跋

嘉慶庚午十一月，借居陶陶室，蕘圃先生出眎宋槧諸書，皆見所未見，而此本尚不與焉。他日予得蔣氏宋本《新序》，急乞假以校讀之，知蕘圃已先于辛酉年據校矣。以此本爲初刻，蔣本爲覆刻。審定之確，無是過。其記異同，曰衍曰脱，亦道其實。曰誤，予以爲正不誤也。唯「湯」易「夏」，當别記，不應改本文。而蕘圃墨守初刻，必以不同初刻者即爲誤，予未敢信。跋而還之。陶陶室先後得二宋本《陶集》，故名其室，并及。嘉興金錫爵記。

黄丕烈跋三

蔣本《新序》，余定爲覆刻者，前跋已詳之。頃㽦庭金君從蔣氏購歸，與余攤書對讀，知兩書實出兩刻。如「信壞德衰」，蔣本擠一「德」字，文理爲順，於原本則衍矣。兹又隨手勘及如「盈海者矣」，蔣本「者」作「内」，此原本作「者」，朱筆校改「内」字，是又據後出之本改之也。以余所見所聞，如高注《戰國策》、歐陽忞《輿地廣記》、劉向《古列女傳》，同一宋本，而皆各有異。世非一刻，即文非一例，在各存其真可耳。《國策》、《輿地廣記》、《列女傳》，余實其一，而此外藏于他所者，或得諸聞，或得諸見，不能爲兩美之合，亦造物有以使之然也。㽦庭先後來吴中，而皆獲至精之本以去，可謂識寶者。而以余訂交如㽦庭，談書又得一良友，寒齋數日之叙，百宋一廛中，添一段佳話。他日攤書對讀圖成，豈異「長毋相忘」册邪！此五硯樓事。并誌于此，以告後之讀是書者。庚子季冬五日，宿雨初霽，丕烈書。

說苑

〔西漢〕劉向 撰

朱蘇南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説苑》二十卷，西漢劉向撰。劉向（前七七年—前六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縣（今屬江蘇沛縣）人，西漢著名經學家、文學家和目録學家。劉向是楚元王劉交四世孫，宣帝時任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時，由於議論時政，彈劾宦官和外戚專權誤國，兩度下獄，並免爲庶人。成帝即位，重新得到任用，先爲護左都水使，旋升光禄大夫，官至中壘校尉，校閲中秘群書。劉向一生「爲人簡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身爲劉氏宗室，政治上始終反對宦官和外戚秉政，一直受到這兩類當權者的排擠，晚年主要從事典籍的校勘整理，是西漢繼董仲舒、司馬遷之後的大學者，他在文化上傑出的貢獻是領導並親自參與了對文獻典籍的全面整理，奠定了我國校勘學、目録學的基礎，並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方法，一直爲後世沿用。其子劉歆，繼承父業，在劉向目録學著作《别録》基礎上終撰成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目録學著作《七略》。劉向著述有《别録》、《疾讒》、《世頌》、《洪範五行傳》、《新序》、《説苑》、《世説》等九種六十七篇。流傳至今的僅有《新序》、《説苑》、《列女傳》三種。（《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傳》）

《説苑》是劉向在整理文獻典籍過程中，「兼綜九流，牢籠百家」，採擷各家材料編撰而成的，《四庫全書總目》稱其書「皆録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此書既反映了西漢末年新儒家百家歸一的學術風格，也全面體現了作者選賢與能、經邦治國的儒家政治理想。爲闡明主旨，作者在書中往往援引各家學術主張，「捃拾衆説，各據本文，偶爾失於參校」，因此多爲後人詬病，「然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四庫全書總目》語）。《説苑》自成書後各史志均見著録，除《宋史·藝文志》歸入子部雜家，

《漢書・藝文志》以下的各史藝文志或經籍志都歸在子部儒家類，這大致反映出此書的學術源流與傾向。及至唐初，《説苑》仍以完整的形式流傳。宋初，《説苑》曾一度散佚，《崇文總目》關於《説苑》情況的説明是：「今存者五篇，餘皆亡。」此後不久，曾鞏校理皇家藏書，從士大夫家搜求到十五篇，經過補充整理，大體恢復了原書舊觀。晁公武《郡齋讀書記》認爲卷二十《反質》是曾鞏析十九卷《修文》爲上下兩篇，以足二十篇之數。陸游《渭南文集》又記李德芻之言説：「館中《説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可見曾鞏整理《説苑》後百餘年間，此書又經過整理，所闕《反質》一篇，終以高麗進本補足。因此後來傳世的仍是足本。敦煌石室文獻中《説苑・反質》篇殘卷，起自「秦始皇既兼天下」一則，迄至卷末，内容與今本相同，只有文字小異。這是今傳本爲足本的有力證據。不過，「今本雖無缺篇，而篇有佚章，章有佚句」，實非完書。（向宗魯《説苑校證・佚文輯補》）

自北宋曾鞏之後，整理刊刻《説苑》者代有其人。現存《説苑》版本源流大致可分爲三個系統。一、宋廿二行本系統，主要包括北宋刻本（原爲清人黄丕烈舊藏，後爲海源閣所藏，爲諸本最善者，惜已散失）；元大德七年雲謙刻本；明抄本。二、南宋咸淳本系統，主要包括南宋咸淳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明覆刻咸淳本；元大德陳仁子刻本；明程榮刻《漢魏叢書》本；明吴勉學刻本。三、元本至明刻本系統，主要包括元刊十三行本殘卷；明初十三行本；明初九行十九字大字本；明楚藩刊本；明何良俊刻本；明天一閣《新序》、《説苑》合刻本；明嚴翼刻本。《説苑》版本的三個系統只有一個源頭，即北宋時期重集之後的完整二十卷本，廿二行本是最接近於原貌的刻本。（參見徐建委：劉向《説苑》版本源流考，《文獻》二〇〇八第二期）明抄本源自廿二行本，曾爲平湖葛氏傳樸堂收藏，咸淳本以下「諸本以明鈔爲最善」（向宗魯

《説苑校證・敘例》)，後收入《四部叢刊》。近年，於敦煌文獻中發現的《辨物》、《反質》兩個殘卷屬與唐寫本，在文獻學上也頗具意義，可以校訂今本的一些訛誤。

《説苑》與同時代的古籍相比，文字較淺顯，受重視的程度也不如當時的經史著作，所以問世以來注者寥寥。清代主要有盧文弨《説苑拾補》、俞樾《説苑平議》、孫詒讓《説苑札迻》等。近代以來，《説苑》一書重要的整理本有向宗魯《説苑校證》、趙善詒《説苑疏證》、劉文典《説苑斠補》、左松超《説苑集證》等。向著《説苑校證》是整理《説苑》的集大成之作。此次整理《説苑》，用《四部叢刊》影印之明抄本爲底本，以南宋咸淳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簡稱「咸淳本」)、元大德雲謙刻本(簡稱「大德本」)、明程榮《漢魏叢書》刻本(簡稱「程本」)爲校本，卷十八、二十以校敦煌殘卷爲主，分別參考《敦煌研究》二〇〇七年第三期刊王繼如《伯二八七二號考證——敦煌文獻新發現〈説苑〉殘卷》(簡稱「伯二八七二」)、《一九八三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下》刊李永寧《敦煌文物研究所藏〈説苑・反質篇〉殘卷校勘》(簡稱「敦煌抄卷」)，同時參考盧文弨《説苑拾補》(簡稱「《拾補》」)，吸收向宗魯《説苑校證》(簡稱「《校證》」)等整理本的正確意見，目的是爲讀者提供一部良善可信的讀本。由於校點者水平所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指正。

校點者　朱蘇南

說苑序

南豐曾鞏

劉向所序《説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爲二十篇，❶正其脱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爲此書，奏之，欲以爲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爲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虚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爲於世，忘其枉己而爲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爲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爲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爲己」，

❶「篇」上，原有「五」字，據咸淳本、大德本删。

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❶

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説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❶「也」下，咸淳本、程本有「編校書籍臣曾鞏上」八字。

説苑卷第一[1]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浄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静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

[1] 此下咸淳本、大德本題有「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劉向上」一行。以下各卷同，不再出校。

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爲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

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用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

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争，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説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❶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❷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

❶「主」，程本作「王」。

❷「王」，劉文典《説苑斠補》云：「當爲『主』。」《校證》作「主」。

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

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禄，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禄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旁，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

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禄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禄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斯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强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絶聖，國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

者,何以食爲。」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吴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

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絶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

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内。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用三牲焉，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説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爲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其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

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管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管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❶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

❶「范」，原作「苑」，據咸淳本、大德本改。

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蔓，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駟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顔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❶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

❶「有」下，《校證》據《群書治要》引《晏子春秋》補「食」字。

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己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

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毁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上蔽主，以争爵禄，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爲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强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脱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説苑卷第二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絶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禄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諫，❶然而敢犯主之顔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禄，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

❶「諫」，程本作「道」。《校證》疑當作「諛」。

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

忠正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名。」❶湯曰：「何謂臣而不名？」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

❶「名」，原作「臣」，據咸淳本改。下「名」字同。

相？」李克曰：「季成子爲相。」翟黄作色不悦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於子之君也，❶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爲相。」翟黄不悦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内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黄迮然而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黄默然變色，内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于義獲天下之至憂也，❷而子以爲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鎮簟席，❸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

❶「我」上，《拾補》據《韓詩外傳》三補「子之言」三字。
❷「于」，程本作「子」。
❸「鎮」，原避明英宗諱缺，據咸淳本、大德本補。

下抵車而待之。翟黄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黄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轝之厚也？」翟黄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吴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黄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矣。」

齊威王遊於瑶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爲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其説。」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説。」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黚涿子爲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墨，而於齊足

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❶而九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

❶「刁」，咸淳本、大德本作「刀」。

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可謂内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❶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❷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之，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

❶「朝寒」上，《校證》據《晏子春秋・内篇雜上》補「公曰」二字。

❷「吾」，《拾補》疑當作「君」，《晏子春秋・内篇問上》、《新序・雜事五》、《論衡・定賢》作「君」。

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悦，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禄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❶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内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

❶ 下「臣」字上，《校證》據《拾補》補「君」字，「臣」字屬下讀。

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爲常？」[1]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

從命利君爲之順，從命病君爲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

[1]「爲」，咸淳本、大德本作「與」。

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藐而疏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

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爲人煩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説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陭，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吴子，吴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陳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悦，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説，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

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内，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説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❶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

❶「聞」上，孫詒讓《札迻》據《太平御覽》四一三、《孔子家語·六本》等補「不」字。

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而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❶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宫，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人之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遥乎無方之内，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絶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❷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❸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别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

❶「不馴」，程本作「難成」。
❷「心」，《校證》據《淮南子·修務》改作「静」。
❸「建」，《校證》據《淮南子·修務》改作「逮」。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苦；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别，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爲糞心？博學多聞。何爲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

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於諸侯者，❶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❷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

❶「開」，王謨《增訂漢魏叢書》本作「聞」。

❷「知」上，《拾補》據《大戴禮記·勸學》、《尚書大傳略說》補「誰」字，宜從。

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不敢卧。」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謂以汝之所能，❶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内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

❶「謂」，原作「請」，據咸淳本改。

❷「德」，《校證》據《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改作「聽」。

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墻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❶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❷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❶「行」，俞樾《説苑平議》據《韓詩外傳》二謂衍。

❷「熾」，原避明仁宗朱高熾諱缺，據咸淳本、大德本補。下同，不再出校。

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毋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❶國之基也，❷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

❶「世太子」，《校證》據《渚宮舊事》一删「太」字。
❷「基」，原爲避明宣帝朱瞻基諱而空缺，據諸本補。下同，不再出校。

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

子路曰：「不能勤苦，❶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

❶ 「勤」上，《拾補》云：「《御覽》四百二十一有『甘』字。」《校證》據上下文例補「甘」字。

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禄。今説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❶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

❶「子」，咸淳本、大德本作「予」。《校證》據《孔子家語·在厄》改作「君」。

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内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

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

君，❶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

❶「父」，原作「子」，據咸淳本改。

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

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❶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禄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❷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

❶「荷」，俞樾《說苑平議》疑爲「符」之誤。
❷「之」上，《校證》據《太平御覽》六三三補「止」字。

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歜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别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

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争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争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説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❶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强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

❶「甚」下，《拾補》云《孔子家語·好生》有「矣思其人必愛其樹」。

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爲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辠，❶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内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毁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内，

❶「辠」，咸淳本作「辜」。

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君之施惠，不亦小

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書言尚德緩刑，❶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❷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遏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❸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虚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内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

❶ 「吏」，《拾補》據《漢書》改作「史」。
❷ 「受」下，原有「命」字，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删。
❸ 「生」，原作「王」，據咸淳本、大德本改。

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鷇之卵不毁，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措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强，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人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争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

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乎？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盗。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内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❶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

❶ 二「古」字，《拾補》依文意改作「吾」，《校證》引《韓詩外傳》九證成其説。

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内，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❶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

❶「失」，原作「夫」，今據咸淳本、大德本改。

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禄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虚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❶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宜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

❶「厄」，原作「尼」，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强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人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黧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

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邪？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人言施一人，猶爲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

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❶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❶「孝」，《拾補》：「《御覽》二百一作『李』。」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絶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强。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飡，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飢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絶，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飡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耶！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

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吴、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吴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吴，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公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徒卒道出，分背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子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襄子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子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宫，襄子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子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❶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説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説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况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

❶「購」下，原衍一「購」字，今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刪。

哭，❶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絶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絶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

❶「龜」，俞樾《説苑平議》據《史記・趙世家》認爲衍文。

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鄙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爲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悦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絶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吴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❶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吴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吴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吴，智伯命造舟爲

❶「甯」，《拾補》據《戰國策·衛策》及本書《權謀》篇疑爲「南」之誤。

梁。吴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❶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吴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爲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❷吾嘗富三千萬者再，

❶「爲梁」，《校證》據《太平御覽》四七九以爲衍文。

❷「貴」，程本作「薦」。

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❶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争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❷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❶「注」，《校證》據《藝文類聚》五九改作「涇」。
❷「怒」，原作「恕」，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説苑卷第七

政　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❶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内，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强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❷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❶「先」，原作「光」，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❷「善不勸」下，《校證》據《拾補》補「惡不懼」三字。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絶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禄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虚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

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户説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鬭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

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吕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賑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

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❶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内，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宋君，❷宋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

❶「平」，原作「乎」，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❷「宋」，原作「梁」，《拾補》：「《家語・賢君篇》作『宋』，是。」今據改。下二「宋」字同。

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宋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❶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惑其君，❷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

❶ 「諭」，《校證》據《拾補》、俞樾《說苑平議》等謂當作「論」。

❷ 「周」下，原有「公」字，《拾補》：「衍『公』字。《大傳》、《韓非》、《家語》、《集語》皆無。」今據刪。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❶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❷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

❶「扱」，《校證》據《拾補》改作「投」。
❷「弟」，《拾補》據《孔子家語·弟子行》改作「兄」。

霽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説，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禄雖少，霽霽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　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　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　今臣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　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　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　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　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　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❶無奪無伐，無

❶「子」，《拾補》據《孔子家語・辯政篇》改作「天」。

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内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愼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黄鐘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

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禄，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禄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内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❶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復槁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槁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❶「察」，《校證》據《群書治要》改作「案」。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❶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説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争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禄，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食之。寡人學惽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

❶「有」下，《校證》據《韓非子·喻老》、《金樓子·立言下》補「獻」字。

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之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❶孔子又見

❶「未」，咸淳本、大德本作「來」。

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争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

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佚之路興矣。

説苑卷第八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吕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有莘，[1]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况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强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絶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

[1]「有」，咸淳本、大德本、程本作「千」。《拾補》引孫志祖云當作「干」。

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絶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强中國，敗强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强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吴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弒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産、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强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强楚之患。故虞有宫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存乎審己而任賢也。❶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内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内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强

❶「存」，咸淳本、大德本、程本作「在」。

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説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❶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於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嶁，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❷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

❶「道之」，《拾補》據《太平御覽》四七四改作「乞食」。
❷「見」，咸淳本作「是」。

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吴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弑於匠麗之宮。❶威王以齊强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❷任李兑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吴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己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説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

❶「匠」，原作「巨」，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❷「餓」下，程本有「死」字。

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户。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❶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吴，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❶「平」，《校證》據《拾補》改作「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鋭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胸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悋，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蒭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❶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

❶「河」上，《校證》據《拾補》補「西」字。

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❶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❶「雨」，《校證》據《韓詩外傳》七改作「而」。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説，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

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諸大夫曰：❶「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禄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禄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

---

❶「諸」，咸淳本、大德本、程本無此字。

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争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共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

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絶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于子坐，❶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于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❷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悦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

❶「于」，程本作「午」。下同。

❷「急張」，《拾補》云：「急張倒，當從宋本乙。」

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❶楚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内，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臣以爲無良臣故也。❷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

❶「眄」，《拾補》：「『眄』疑『盼』，下同。」

❷上「臣」字，原作「君」，據咸淳本改。

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荊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❶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荊，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荊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荊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❶「昭」，《拾補》：「『昭』爲『景』誤。《御覽》三百二十三作『景』，下同。」當是。

説苑卷第九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顔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顔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説，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内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曰：「吾鐘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鼓鐘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❶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❷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❸而峻城闕；❹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

❶「下」，《校證》據《拾補》改作「不」。
❷「顧」，《校證》據《太平御覽》四五六改作「願」。
❸「盡」，《校證》據《拾補》及《太平御覽》四五六改作「畫」。
❹「而」，《校證》據俞樾《説苑平議》改作「不」。

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强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鬭，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鬭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宫。毐

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蔾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

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❶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己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予同耕，❷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己來，汝將諫邪？」諸御己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己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己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己！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己，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己，訖

❶「里」，程本作「重」。下同。
❷「予」，程本作「子」。

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❶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❷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禄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

❶ 「乎」，《校證》據《拾補》改作「子」，屬下。

❷ 「陂」，程本作「波」。

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荊文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❶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荊，兼國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荊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

❶「舟」，程本注：「一作『丹』。」

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❶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

❶「反」，原作「及」，據咸淳本、程本改。

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❶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

❶「天」，《校證》據《群書治要》刪。

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吴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强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吴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吴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吴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吴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吴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争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吴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繆乎？」吴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吴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吴，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吴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❶是商所以興

❶「古人有顛越不恭」下，《校證》據《史記·伍子胥傳》補「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兹邑」。

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吾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❶臣恐其相

❶「此」，原作「比」，據程本改。

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况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芈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説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絶而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

言，一舉必脱。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劙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絶，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吴王不聽，卒死丹徒。

吴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

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敬慎❶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誡無詬,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❷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毁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宫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

❶「敬慎」,《校證》云:「《治要》作『法誡』,《郡齋讀書志》亦作『法誡』,蓋皆由避宋諱改。」

❷「先」,《校證》據《群書治要》、《韓詩外傳》三改作「失」。

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❶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静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攲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攲。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

❶「不」，原作「接」，據程本改。

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何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强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毁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争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

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内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

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内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内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效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强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

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强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内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説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

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説乎？」父曰：「有説。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禄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强？」對曰：「不如秦强。」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强，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

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❶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❷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

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晉

❶「賢」，《校證》據《荀子·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六、《鄧析子·轉辭》改作「貴」。

❷「勇猛」，咸淳本作「猛勇」。

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脱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絶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争者。人皆趨

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

子曰：「黄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黄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黄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灑，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

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顔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寛以静。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室，大都王宫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

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1]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沖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1] 「葉」，《校證》據孫詒讓《札迻》改爲「桑」。

說苑卷第十一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强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

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吴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吴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吴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吴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吴，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强，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

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虚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説則生，無説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説。臣聞夫周德始産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黄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劍，涉血履

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乎？』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説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

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❶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❷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真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闘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

❶「顧見」，《校證》據《拾補》改作「碩鼠」。
❷「三」，原作「二」，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❶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❷大夫擁鍾錘，縣令執桴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説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䓣芘，張翠盖，而㩉犀尾，班麗袿衽。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説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説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❸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

❶「乘」，原作「勝」，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❷「遊」，《拾補》據《北堂書鈔》一〇六、《太平御覽》五七二改作「流」。

❸「中洲」，《校證》據《藝文類聚》七一、《太平御覽》五七二、七七二等改作「洲中」。

幾頑而不絶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皙乃揄脩袂，❶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皙？臣何以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絶，不及四鄰，詘折儐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絶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❶「揄」，《校證》據《拾補》改作「揄」。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❶「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身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悦。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吴，吴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吴善用之。釁蚠黄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黄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

❶ 「而」上，《校證》據《藝文類聚》四四、《北堂書鈔》一〇九、《太平御覽》五七九等補「下」字。

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❶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説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説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説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説，汝亦知之乎？』文竊説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

❶「樂達」，《校證》據《拾補》改作「欒逞」。下同。

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

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❶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

❶「請」，原作「謂」，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❶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❷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説襄公，襄公不説，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説襄公，襄公不説，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説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

❶「挺」，《拾補》改作「莛」，《校證》改作「梃」。

❷「禮」，原作「理」，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

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説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宫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宫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遇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

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❶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❷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顙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

❶「死」，《校證》據《史記·鄭世家》改作「所」。
❷「王」，大德本作「主」，《戰國策·魏策》無此字。

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祲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寳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寳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文侯悦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毋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

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

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❶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

❶「失」，《校證》改作「夫」。

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以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悦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悦，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

臣之服也。」❶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争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曰「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吴，吴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盖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吴王惡乎存？」然後吴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吴，吴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憱然避位。吴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

❶ 下「臣」字，原脱，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補。

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橛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

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熟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❶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歜絶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勃。」王曰：「刁先生應之。」刁勃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吴，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吴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誡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❶「海」，咸淳本作「滹」，程本作「漢」。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❶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❷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❸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絶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悦曰：「寡人今者得兹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

❶「月」，原作「日」，據程本改。《校證》據《拾補》及《北堂書鈔》四〇、《吕氏春秋・召類》改作「月」。

❷「象」，《校證》據《拾補》改作「衆」。

❸「幣」，原作「弊」，據咸淳本、大德本、程本改。下「幣」字同。

説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❶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

❶「謙」，原作「溢」，據咸淳本、程本改。

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❶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宫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❷「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

❶「美」，大德本作「善」。

❷「子」，咸淳本、程本無此字。

「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❶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

❶「國」，《校證》據《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改作「圖」。

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没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説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墻者爲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❶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❶「來」，《校證》據《太平御覽》四五〇改作「東」。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户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己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内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

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吴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在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堗，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録言曲堗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説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堗

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❶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與。任增曰：「何爲不與？」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與。」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

❶「千」，原作「十」，據咸淳本、程本改。

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兹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

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❶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

❶ 「詐」上，《校證》據《韓非子・難一》、《淮南子・人間》補「君其」二字。

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吴之禍也。夫吴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吴，吴必與我。與我，則吴可取也。」越王從之。吴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吴、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吴有越，越必有吴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吴、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吴王曰：「吾聞義兵不服，❶仁人不以餓飢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糴。三年，吴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吴。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❷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

❶ 「服」上，《校證》據《拾補》及《吕氏春秋・長攻》補「攻」字。

❷ 「盟」，《校證》據《拾補》改作「血」。

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❶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

❶「贊諸屬」，孫詒讓《札迻》改作「贊」。

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疏；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❶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

---

❶「質」，原作「智」，據程本改。

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❶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

❶「白」，《校證》據《太平御覽》四五〇云當作「月」。

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内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❶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争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❶「殆非封也」，《校證》據《拾補》補作「殆非會封者也」。

說苑卷第十四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❶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吴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吴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

❶「戴」，咸淳本、大德本、程本作「載」。

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吴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吴。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鬭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盖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宫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宫邊子。南宫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

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簴。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

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内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顔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睢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説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説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説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吴，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吴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吴無道，兵强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吴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

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禄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禄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❶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

❶「虞」下，《校證》據《太平御覽》四二九補「丘」字。

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横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駮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内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内，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吴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❶「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

❶「子」下，《校證》據《孔子家語・好生》云當有「曰」字。

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説苑卷第十五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吴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吴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禄。損其有

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强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强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内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强楚，師大敗，擠辱不行，大爲天下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内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

面再拜稽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横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謡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寳，金銀黄帶，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枝體也。心猶與則枝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内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可待也。」乃

❶「金銀黄帶」，《校證》據《拾補》改作「黄金横帶」。

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衆；❶練其精鋭，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黄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❷如影與響，如龙之守户，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軨，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

❶「畢」，程本作「卑」。
❷「復」，《校證》云當作「優」。

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説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

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❶「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❶「伐」下，《校證》云：「疑脱『太公望曰』四字，《世紀》作『太公曰』，《外紀》用此文，亦有『太公』二字。」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予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❶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爲？」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内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❷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五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皆服於吳矣。

❶「楚見」，《校證》據《太平御覽》十云當作「見楚」。

❷「崇」，《校證》據《拾補》以爲衍字。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爲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産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顔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盗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

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説苑卷第十六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

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爲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鋭，事不兩隆。❶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爲大，❷不予無以合親。親疏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也。

❶「隆」，咸淳本作「降」。

❷「大」，《校證》據《北堂書鈔》二七、《太平御覽》四七二引《六韜》改作「人」。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政不險。

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

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貴之；德之所在，天下歸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毁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栢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絶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爲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噎之故，絶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虚説勿稱。謀先事則昌，事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爲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爲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爲善者天報以德，爲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爲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爲善者得道，爲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僞不長，喜虚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爲草，以身爲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爲死，無禮者亦相爲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

與亡期，亡自至。踒人日夜願一起，盲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爲。慎終如始，常以爲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卒。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❶方而不能圜，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壞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毁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慠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賞。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妄，患在於先唱。

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嘷。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

❶「任」，《校證》據《新序・節士》、《淮南子・說山》、《文子・上德》改作「往」。

矛戟。❶爲善不直，必終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没，交情乃出。德義在前，甲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絶易，請人絶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毁爲聲。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上來，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如勿爲；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争勿争，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❷聰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毁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

❶「矛」，程本作「柔」。
❷「謀」上，《校證》據《金匱》補「智者」二字。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强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禄多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禄，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洒然。女工修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浄無爲，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禄。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毁形爲耻，君子以毁義爲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明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爲量，事人以老爲程。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猶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禄。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

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絶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强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呑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

也。騰虵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鶩，處地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説苑卷第十七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禄。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强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絶，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强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爲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强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

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吴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吴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吴，❶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説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説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爲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罪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❶「吴」，《校證》據《拾補》改作「齊」。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埶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選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艘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説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能説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間紡，曾不如瓦磚。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鏌鋣，拂鍾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説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自渡，能爲王者之説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説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

學遠射者，參矢而發，❶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顯士。

麋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内無筋骨之强，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黄泉，上墾晞土。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一也。

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❶「矢」，《校證》據《淮南子·説山》以爲當作「天」。下「矢」字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于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于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吕，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飢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

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吴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説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

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没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顔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❶太子爲烹鮑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鮑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❷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況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❸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

❶「太」，《校證》據《拾補》及《太平御覽》九三八改作「本」，下同。

❷「於惡」上，《校證》據《拾補》及《太平御覽》九三八補「比於善，自進之階也；比」九字。

❸「蓋」，咸淳本作「其」。

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孔子見榮啟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争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争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禄，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

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强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宫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

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没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❶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

❶「閉」，程本作「閑」。

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嵬嶵，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温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温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問之夫子：❶「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❶「問」，原作「聞」，據程本改。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禄，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年必得禄矣。

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争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

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❶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❶「主」，咸淳本、大德本俱作「王」，《太平御覽》一七四所引亦作「王」。

説苑卷第十八

辨　物

顔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虚、危、營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内者，以

官名別。其根荄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其常，離其時，則爲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主四時者：❶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❷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❸下布之民；主秋者虚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藉，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絶者，以其動之時也。❹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修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星茀大角，❺大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宫，野禽戲庭，都門内崩。天變動於上，群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❶「古者有」至「是以亡也」，伯二八七二作另章。
❷「下布之民」上，伯二八七二有「而」字。下二「下布之民」上同。
❸「于」，伯二八七二作「乎」，下二「于」字同。
❹「動」，伯二八七二作「樹」。
❺「大」，原作「太」，據伯二八七二改。下「大」字同。

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❶齊曰青州。❷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❸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震，❹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❺源必塞，國必亡。❻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❼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

❶「燕」下，伯二八七二有「北」字。
❷「齊」，伯二八七二作「濟北」。
❸「者」下，伯二八七二有「在」字。
❹「今三川震」，伯二八七二作「今川是震」。
❺「壯」，伯二八七二作「在」。
❻「國」上，伯二八七二有「原塞」二字。
❼「塞」上，伯二八七二有「又」字。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偏于群神矣。」

齊景公爲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栢常騫曰：「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其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栢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焉。」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栢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栢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辭曰：「騫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見乎？」[1]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絶，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騫俯，有間，

[1]「名」，《校證》據《拾補》及《晏子春秋·内篇雜下》改作「兆」。

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亦《春秋》之不畏强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絶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

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毁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毁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龠，十龠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吕。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黄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修，惟仁是行，宇

内和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❶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黄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黄冕，帶黄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兹，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虚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

❶「鶴植鴛鴦思」，《拾補》據《說文》改作「鸛顙鴛思」。

觀彼威儀，遊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凰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 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内史過曰：「是何故？ 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蕪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禄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豐

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也。」王曰：「吾其奈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盈其違。離民怒神怨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

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❶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

❶「木」下，《拾補》據《國語・魯語》、《孔子家語・辨物》補「石」字。

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黄熊入於寢門，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産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鮌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黄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已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産，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❶「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吾聞之曰：『大國無道，❷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内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

❶「侯」，《拾補》據《國語・晉語二》改作「族」。

❷「無」，依文意似衍。《拾補》據《國語・晉語》删。

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虎所以不動者，爲駮馬也，固非主君之德義也。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

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修百官，立太子，君將

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禄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絶，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王，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宫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

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别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温，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游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别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

「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况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九

修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

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❶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

❶「一而復者」，《校證》疑當作「一而不復者也」。

通古今之道，❶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黼，大夫黻，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攖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

❶「然」下，《拾補》據《白虎通・爵》補「否」字。

者，所以悦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悦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悦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静，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内悦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❶《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説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别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内心不變。内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

❶「玉」，咸淳本作「五」。

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❶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

「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宫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箒之事，敢不敬拜。」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

❶「上」，《拾補》據《大戴禮·公冠》改作「士」。

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别，大小之德異矣。

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它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❶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

❶「命」，《校證》據《韓詩外傳》卷六疑爲衍文。

飭輿駢馬。❶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争，不争則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❷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

❶「飭」，《校證》據《尚書大傳·唐傳》、《韓詩外傳》六改作「飾」。

❷「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校證》據《拾補》改作「春曰苗，秋曰蒐」。並下「春蒐」作「秋蒐」。

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❶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皐陶爲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倕爲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❶「獮」，《校證》據《拾補》删。下「獮」字同。

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此之謂也。弧之爲言豫也。❶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唅實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唅、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❷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

❶「弧」，《校證》謂當作「射」。
❷「取」，《校證》據《拾補》改作「本」。

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壙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援琴而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禄，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毉。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矜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役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齋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將入户，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户，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聲。先人之色，不絶於目；聲音咳唾，不絶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齋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慯慯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虚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

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内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内，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褐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内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内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不知，聞識博而辭不争，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争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

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伶倫作爲音律。❶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日含少。❸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

❶「伶」，咸淳本、大德本俱作「泠」。
❷「嶰」，咸淳本、大德本俱作「解」。
❸「日」，《拾補》改作「曰」。

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鐘徵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大吕，大吕生夷則，夷則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吕、太簇、夾鐘、沽洗、仲吕、蕤賓爲上，❶林鐘、夷則、南吕、無射、應鐘爲下。❷大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沽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吕，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酳酬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

❶「上」下，《校證》據《太平御覽》卷五六五補「生」。

❷「下」下，《校證》據《太平御覽》卷五六五補「生」。

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奔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❶而民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

❶「奔」，程本作「諧」。

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飾聽過。❶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修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壯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

❶「聽」，《拾補》云：「後人以《樂記》之文注此下，今當爲衍文。」

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鍾聲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聲動人，而怒

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改，進矣。」❶

❶「進」，原作「過」，據咸淳本、大德本改。

說苑卷第二十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户，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季氏之旅。《易》稱「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物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争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

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争鬬之患起。争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内質矣。」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顔色不悦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宫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❶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

❶「黻」上，《校證》依《拾補》據《太平御覽》八二〇補「黼」字。

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宫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❶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大治馳道，❷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厭先王宫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❸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宫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帷

❶「靡」，敦煌抄卷作「奢泰」。
❷「大治」，原作「治大」，據敦煌抄卷改。
❸「上」，原作「山」，據敦煌抄卷改。

帳，❶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朐界中，❷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❸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❹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❺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

❶「磬」，敦煌抄卷作「鼓」。
❷「朐」下，原有「山」字，據敦煌抄卷刪。
❸「下」上，原有「天」字，據敦煌抄卷、《群書治要》刪。
❹「悉」，敦煌抄卷作「實」。
❺「禹」，敦煌抄卷作「堯」。

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摇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❶下凌三王。棄素樸，❷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亦使陛下自知也。」❸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❹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原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泆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泆者，久飢之詭也。❺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泆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❻而富足者爲淫泆，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❼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

❶「帝」，原作「常」，據敦煌抄卷、程本改。
❷「樸」，敦煌抄卷作「業」。
❸「亦」，原作「欲」，據敦煌抄卷改。
❹「歎」下，敦煌抄卷有「息」字。
❺「久飢之詭」，敦煌抄卷、《群書治要》作「文飾之耗」。
❻「貧」下，敦煌抄卷、《群書治要》有「民侈則貧」四字。
❼「替」，敦煌抄卷作「督之」。

秦穆公問由余曰：❶「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斬木而裁之。❷銷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以爲侈，❸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爲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爲茵褥，觴勺有彩，爲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没，殷、周受之。作爲大器，❹而建九傲，❺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❻君好文章，而服者彌少。❼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❽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爲由余請期，以疎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❾因爲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爲

❶「問」上，原衍「閑」字，據敦煌抄卷删。
❷「木」上，敦煌抄卷有「山」字。
❸「以爲」，原無，據敦煌抄卷補。
❹「器」，敦煌抄卷作「路」。
❺「傲」，敦煌抄卷作「遊」。
❻「二」，敦煌抄卷作「三」。
❼「少」，原作「侈」，據敦煌抄卷改。
❽「聲」，敦煌抄卷作「樂」。
❾「三九」，《韓非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史記・秦本紀》作「二八」，當是。敦煌抄卷作「二人」，似是「二八」之誤。

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❶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❷左帶羽玉具劍，❸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❹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郄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隣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𢡟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❺不能爲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衆色，挂之以犀象，❼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❽「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❾田差對曰：「臣聞：説

❶「奢主能聽賢納諫」，敦煌抄卷作「能聽臣諫」。
❷「適」，敦煌抄卷、《藝文類聚》六七作「過」。
❸「羽」下，敦煌抄卷有「間」字。
❹「上戴」，敦煌抄卷作「戴上」。
❺「無」上，敦煌抄卷有「爲」字。
❻「傳」，敦煌抄卷作「侍」。
❼「挂」，敦煌抄卷作「樹」。
❽「問田差」，敦煌抄卷作「曰」。
❾「爾三過」至「何爲也」，敦煌抄卷作「寡人爲此車三年題千溢車成立之殿下令群臣得觀焉今子三過而不壹觀何也」。

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❶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殿矣，❷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❸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❹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❺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太也。❻《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❼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

❶「災」上，敦煌抄卷有「火」字。
❷「殿」，原作「辟」，據敦煌抄卷改。
❸「者」上，敦煌抄卷有「而藏」二字。
❹「汰」，敦煌抄卷作「大」，咸淳本、大德本俱作「沃」。
❺「桂之漿」，敦煌抄卷作「桂蠹之醬」。
❻「奢太」，敦煌抄卷作「敢大」，咸淳本、大德本作「奢大」。
❼「白」，敦煌抄卷作「帛」。「冠」下，敦煌抄卷有「以」字。

孫它諫曰：❶「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它慙而退。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❷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❸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❹惡聞嬉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❺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❻「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❼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❽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❾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

❶「它」，敦煌抄卷作「忌」。下「它」字同。
❷「子」，敦煌抄卷作「主」。下「子」字同。
❸「白」，敦煌抄卷作「豹」。
❹「可」下，敦煌抄卷有「無民其可」四字。
❺「治」，敦煌抄卷作「恃」。
❻「叔」，敦煌抄卷無，與《左傳》合。
❼「稷」，敦煌抄卷作「緵」。
❽「國之昏」，敦煌抄卷作「國家之昏亂」。
❾「者」上，敦煌抄卷有「利」字。

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❶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❷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❸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

❶「流」上，敦煌抄卷有「而」字。
❷「貧善」，敦煌抄卷作「貨養」。
❸「變」，敦煌抄卷作「反」。

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魯有儉者，瓦鬲煮食，❶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❷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悦，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❸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❹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❺

晏子病，將死，斷楹内書焉。❻謂其妻曰：「楹語也，❼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❽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❾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

❶「瓦鬲煮食」，敦煌抄卷作「煮甂中之食」。
❷「鉶」，敦煌抄卷作「形」，咸淳本作「鉦」，大德本作「瓴」。
❸「喜如此乎」，敦煌抄卷作「爲受嘉如此」。
❹「好諫」至「其親」，敦煌抄卷作「利謀思其君美食思其親」。
❺「以饌」至「親也」，敦煌抄卷作「以爲煮瓦甂之厚也食美故念吾親也」。
❻「斷」，敦煌抄卷作「鑿」。「内」，敦煌抄卷作「納」。
❼「語也」，原誤倒，據敦煌抄卷乙正。
❽「可」，原無，據敦煌抄卷補。
❾「窮乎窮乎窮也」，敦煌抄卷作「國窮窮乎窮」。

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❶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説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❷如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❸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❹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❺宣見夫子居家庭，❻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❼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❽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剪髮。遊不用之國，❾欲無窮，可得乎？」

---

❶「以」下，敦煌抄卷有「求」字。

❷「聽言者」，敦煌抄卷作「辨聽者」。

❸「子」，敦煌抄卷作「女何爲」。

❹「投」，敦煌抄卷作「抱」。

❺「學」下，敦煌抄卷有「而居夫子之門乎」。

❻「家」，原作「宫」，據敦煌抄卷改。

❼「宣其學而已」，敦煌抄卷作「宣其學已宣其學已」。

❽「屨爲」至「剪髮」，敦煌抄卷作「屨爲履而越人跣行縞爲冠而越人被髮」。

❾「遊」上，敦煌抄卷有「以子之所長」五字。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孫欽善 王 勇 李祚唐 劉立志 梁運華 李解民

本册責任編委 谷 建

